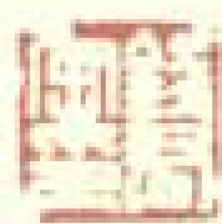
〔重刊訂正本〕

中國醫學大成

錢君匋題



〔四十八〕

〔重刊訂正本〕

中國醫學大成

（四八）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中國醫學大成（全套共五十冊）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四五〇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刷十廠印刷

開本七八七×一〇九二　三十二開　精裝

總字數一二，七九〇，〇〇〇　總印張八六二

一九九〇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九〇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重刊本草衍義　〔宋〕寇宗奭　撰

藥徵　〔日〕吉益東洞　撰

藥徵續編　〔日〕村井杶　著

原　編　曹炳章

總審定　裘沛然

總審閱　蕭敏材　朱邦賢　沈麗君

重刊訂正《中國醫學大成》序

《中國醫學大成》一書，我鄉先輩四明曹炳章先生所輯集，爲發揚中醫學，保存古醫籍，以饗同道並惠後學作也。曹氏纂集是書時，正值西學東漸，國內淺見倖進之徒，競尙浮華，大肆鞭撻我國文化固有之精英，如民族醫學，悉在消滅之列，中醫學不絕如縷。而先生乃在此時從事中醫叢書巨著之編輯，姑不論其學術價値，獨其保存民族文化精粹之苦心孤詣令人可敬，其卓識遠見，又何其可欽也。

楊志一在原書序中有說：『大凡學術之成立，歷久而不敗者，必有其眞實之價値在。』善哉言乎！中華民族立國數千年而得以生存繁衍，如無優秀之文化及可貴之醫學，則亦何逃於優勝劣敗之例。尤

其在科學迅猛發展之今日，百技更新，而古老之中醫藥學日益引起國內外有識之士之重視。各類中醫藥研究所之建立，亦爲保護人民健康之需要，順應世界醫學發展之潮流而設。凡此種種，夫豈偶然。

惟中醫學歷史悠久，濫觴於炎黃，昌盛於漢唐，歷代醫家多有創見，其學術經驗載於文獻者浩如煙海，遺佚者可弗論，僅就先生纂集之時，存書尚達萬種，學者既不能盡讀，又無力購置，且諸書精粗雜糅，版本文字舛誤殊多，使學習中醫者常興望洋之嘆。先生乃爲之博採精選，上自先秦，下迄近代，凡理論、方藥、臨床各科咸備，別爲十三類，書計三百六十五種，分醫經、藥物、診斷、方劑、通治、外感病、內科、外科、婦科、兒科、針灸、醫案及外集雜著各類。其中傷科、眼科及五官病歸入外科，推拿、手術歸入針灸，醫論、醫話、醫史歸入雜著。所收各書，皆中醫要籍，大都內

容精粹，切合實用，版本亦從精選，並加句斷。各書之首，皆列著作校刊略歷及內容提要，以便讀者入門粗知梗之助。

中醫學歷來叢書頗少，是書搜羅廣而選擇精，洵爲前所未有之巨著。惜全書印刊未半而抗戰軍興，烽煙迷漫，醫籍出版被迫中輟。而已印行之一百三十六種，今亦散佚不全。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爲應學者需求，重爲付梓，並影印以存原貌。書中明顯錯訛者，由我院及中醫文獻研究所等有關單位專業人員校勘改正，使之益臻完善。

夫文以載道，中醫學爲我國醫學之重要財富，文獻則是寶庫中之重要內容。故有志斯道者，務求先通中醫之理論法則、方藥效用和臨床處置，使對中醫學有全面之理解，更須驗之臨床，以汲取其理論精華與豐富經驗。學問之事，原恃艱苦以求而非獵取可得。昔張仲景勤求古訓，博採衆方；孫思邈青衿之歲，高尙是典，白首之

年，未嘗釋卷；葉香岩以不讀破萬卷，不敢輕言醫。茲三人者，皆由勤奮好學而成一代高醫，故學習中醫宜下一番札實工夫。在此基礎上運用現代科學技術研究和整理中醫學，才有闡明和提高希望。中西醫結合，亦將另具特色。以務實精神，走中醫現代化循序而進之道路，勇於繼承，敢於創新，使傳統醫學有所發現與創造。苟能如此，不僅爲祖國爭光，並將爲人類造福。

本叢書一百三十六種，分爲五十册；每册後並皆附有全部書目。它的出版，爲中醫和愛好中醫者提供珍貴之醫學文獻，讀者勤習而深研之，必能奠定中醫學根柢，大有助於中醫事業之繼承與發展。

裘沛然

一九八八年六月作於上海中醫學院

〔宋〕寇宗奭 撰

重刊本草衍義

中國醫學大成

重刊本草衍義提要

宋、政和中醫官通直郎收買藥材所辨驗藥材寇宗奭撰。晁公武讀書志。陳直齋書錄解題皆有著錄。政和六年。提舉荆武北路常平等事劉亞夫申投尙書省太醫學博士李康看詳狀申有旨轉一官。添差充收買藥材所辨驗藥材。宣和元年。其姪宣敎郎知解州解縣丞寇約鏤本印行。宗奭里貫無考。以劄付及卷六礬石條、菊花水條。卷十三桑寄生條推之。知其曾官杭州、永耀、順安軍等處。由承直郎澧州司戶進書轉一官而已。宗奭以禹錫所修愼微所續本草尙有差失。因參考諸家事實。忝以目驗。覈以情理。拾遺糾謬。援引辨證。發明良多。凡名未用而意義已盡者。皆不編入。其所辨證。如東壁土、取太陽少火之壯。冬灰、取冬令燒灼之久。水味不因菊花而香。鼴鼠不能遺溺生子。玉泉爲玉漿之譌。石中黃子爲黃水之誤。皆能實事求是。切實證明。洵本草之功臣。醫林之津筏也。東垣、丹溪諸公。皆尊信之。故丹溪有衍義補遺之作。惟以蘭花爲蘭草。卷丹爲百合。微有差誤耳。宋時嘗與證類本草別本單行。自金人張存惠採附證類本草之中。金元刻本仍之。單

行本殆絕版矣。歸安陸公心源。藏有南宋麻沙本。完全無缺。爰收刊本集。以廣其傳。

序

本草衍義二十卷。宋通直郎添差充收買藥材所辨驗藥材寇宗奭撰。晁公武讀書志陳直齋書錄解題皆著於錄。政和六年。提舉荊湖北路常平等事劉亞夫申投尚書省太醫學博士李康看詳狀申有旨轉一官添差充收買藥材所辨驗藥材。宣和元年。其姪宣教郎知解州解縣丞寇約鏤板印行。宗奭里貫無考。以劄付及卷六礬石條、菊花水條、卷十三桑寄生條推之。知其曾官杭州、永耀、順安軍等處。由承直郎澧州司戶進書轉一官而已。神農本草之名。始見於梁七錄。凡三百六十五種。陶隱居又增三百六十五種。是爲名醫別錄。唐顯慶中命蘇恭等參考得失。增一百一十四種。是爲唐本草。宋太祖命劉翰等以醫家嘗用有效者增一百三十三種。是爲開寶重定本草。仁宗命掌禹錫等再加校正。增一百種。是爲嘉祐補註本草。蜀人唐慎微博採羣書。增六百餘種。是爲經史證類本草。徽宗又命曹孝忠刊正之。是爲政和重修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宗奭以禹錫所修慎微所續尚有差失。因考諸家。參以目驗。拾遺糾謬。著爲此書。凡名未用而意義已盡者皆

不編入。其所辨證。如東壁土取太陽少火之壯。冬灰取冬令燒灼之久。水味不因菊花而香。鼹鼠不能遺溺生子。玉泉爲玉漿之譌。石中黃子爲黃水之譌。皆能實事求是。疏通證明。洵乎本草之功臣。醫林之津筏也。宋時與證類本草別本單行。自金人張存惠採附證類本草之中。明人因之而單行本遂微。余所藏爲南宋麻沙本。本完善無缺。因重梓以廣其傳。

光緒三年歲在彊圉赤奮若仲冬之月歸安陸心源撰

本草衍義目錄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卷十七

卷十八

卷十九

卷二十

本草衍義

卷一　序例上

衍義總敍

天地以生成爲德。有生所甚重者身也。身以安樂爲本。安樂所可致者。以保養爲本。世之人必本其本。本則本必固。本既固。疾病何由而生。夭橫何由而至。此攝生之道。無逮於此。夫草木無知。猶假灌溉。矧人爲萬物之靈。豈不資以保養。然保養之義。其理萬計。約而言之。其術有三。一養神。二惜氣。三隄疾。忘情去智。恬澹虛無。離事全真。內外無寄。如是則神不內耗。境不外惑。真一不雜。則神自寧矣。此養神也。抱一元之本根。固歸精之真氣。三焦定位。六賊忘形。識界既空。大同斯契。則氣自定矣。此惜氣也。飲食適時。溫涼合度。出處無犯於八邪。寤寐不可以勉強。則身自安矣。此隄疾也。二者甚易行。然人自以謂難行而不肯行。如此雖有長生之法。人罕敦尚。遂至永謝。是以疾病交攻。天和頓失。聖人憫之。故假以保救之術。輔以蠲

痾之藥。俾有識無識。咸臻壽城。所以國家編撰聖惠。校正素問。重定本草。別爲圖經。至於張仲景傷寒論。及千金、金匱、外臺之類。粲然列於書府。今復考拾天下醫生。補以名職。分隸曹屬。普救世人之疾苦。茲蓋全聖至德之君。合天地之至仁。接物厚生。大賚天下。故野無遺逸之藥。世無不識之病。然本草二部。其間撰著之人。或執用己私。失於商較。致使學者。檢據之間。不得無惑。今則併考諸家之說。參之實事。有未盡厥理者。衍之以臻其理。（如東壁土倒流水冬灰之類）隱避不斷者。伸之以見其情。（如水自菊下過而水香鼴鼠溺精墜地而生子）文簡誤脫者。證之以明其義。（如玉泉石蜜之類）諱避而易名者。原之以存其名。（如山藥避本朝諱及唐避代宗諱）使是非歸一。治療有源。檢用之際。曉然無惑。是以搜求訪緝者。十有餘年。採拾衆善。診療疾苦。和合收蓄之功。率皆周盡。矧疾爲聖人所謹。無常不可以爲醫。豈容易言哉。宗奭常謂疾病所可憑者醫也。醫可據者方也。方可恃者藥也。苟知病之虛實。方之可否。若不能達藥性之良毒。辨方宜之早晚。真僞相亂。新陳相錯。則曷由去道人陳宿之蠱。（唐甄立言仕爲太常丞善醫術有道人心腹懣煩彌二歲診曰腹有蠱誤食髮而然令餌雄黃一劑少選吐一蛇如拇無目燒之有髮氣乃愈）生張果駢潔之齒。（唐張果詔見元宗謂高力士曰吾聞飲堇無苦者奇士也時天寒取以飲果三進頹然曰非佳酒乃寢頃視齒燋縮顧左右取鐵如意擊墜之藏帶中更出藥傅其齗良久齒已生粲然駢潔帝益神之）此

書之意。於是乎作。今則編次成書。謹依二經類例。分門條析。仍衍序例爲三卷。內有名未用及意義已盡者。更不編入。其神農本經。名醫別錄。唐本先附。今附新補新定之目。緣本經已著目錄內更不聲說。依舊作二十卷。及目錄一卷。目之曰本草衍義。若博愛衛生之士。志意或同。則更爲詮修。以稱聖朝好生之德。時政和六年丙申歲記。

本草之名。自黃帝岐伯始。其補注總敘言。舊說本草經者。神農之所作而不經。平帝紀元始五年。舉天下通知方術本草者。所在軺傳遣詣京師。此但見本草之名。終不能斷自何代而作。又樓護傳稱護少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本草之名。蓋見於此。是尤不然也。世本曰。神農嘗百草以和藥濟人。然亦不著本草之名。皆未臻厥理。嘗讀帝王世紀曰。黃帝使岐伯嘗味草木。定本草經。造醫方以療衆疾。則知本草之名。自黃帝岐伯始。其淮南子之言神農嘗百草之滋味。一日七十毒。亦無本草之說。是知此書乃上古聖賢。具生知之智。故能辨天下品物之性味。合世人疾病之所宜。後之賢智之士。從而和之者。又增廣其品至一千八十二名。補注本草稱一千八十二種然一種有分兩用者有三用者其種字爲名字於義方允 可謂大備。然其閒注說不盡。或捨理別

趣者往往多矣。是以衍摭餘義。期於必當。非足以發明聖賢之意。冀有補於闕疑。

夫天地既判。生萬物者。惟五氣爾。五氣定位。則五味生。五味生。則千變萬化。至於不可窮已。故曰生物者氣也。成之者味也。以奇生則成而耦。以耦生則成而奇。寒氣堅。故其味可用以耎。熱氣耎。故其味可用以堅。風氣散。故其味可用以收。燥氣收。故其味可用以散。土者冲氣之所生。冲氣則無所不和。故其味可用以緩。氣堅則壯。故苦可以養氣。脈耎則和。故鹹可以養脈。骨收則強。故酸可以養骨。筋散則不攣。故辛可以養筋。肉緩則不壅。故甘可以養肉。堅之而後可以耎。收之而後可以散。欲緩則用甘。不欲則弗用。用之不可太過。太過亦病矣。古之養生治疾者。必先通乎此。不通乎此。而能已人之疾者。蓋寡矣。

夫安樂之道。在能保養者得之。況招來和氣之藥少。攻決之藥多。不可不察也。是知人之生。須假保養。無犯和氣。以資生命。纔失將護。便致病生。苟或處治乖方。旋見顛越。防患須在閑日。故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此聖人之預戒也。

攝養之道。莫若守中。守中則無過與不及之害。經曰。春秋冬夏。四時陰陽。生病起於過用。蓋不適其性而強去爲逐。強處卽病生。五臟受氣。蓋有常分。用之過耗。是

以病生。善養生者。既無過耗之弊。又能保守真元。何患乎外邪所中也。故善服藥。不若善保養。不善保養。不若善服藥。世有不善保養。又不善服藥。倉卒病生。而歸咎於神天。噫。是亦未嘗思也。可不謹歟。

夫未聞道者。放逸其心。逆於生樂。以精神徇智巧。以憂畏徇得失。以勞苦徇禮節。以身世徇財利。四徇不置。心爲之病矣。極力勞形。躁暴氣逆。當風縱酒。食嗜辛鹹。肝爲之病矣。飲食生冷。溫涼失度。久坐久臥。大飽大飢。脾爲之病矣。呼叫過常。辨爭陪答。冒犯寒暄。恣食鹹苦。肺爲之病矣。久坐濕地。強力入水。縱慾勞形。三田漏溢。腎爲之病矣。五病既作。故未老而羸。未羸而病。病至則重。重則必斃。嗚呼。是皆弗思而自取之也。衞生之士。須謹此五者。可致終身無苦。經曰。不治已病治未病。正爲此矣。

夫善養生者養內。不善養生者養外。養外者實外以充快悅澤。貪欲恣情爲務。殊不知外實則內虛也。善養內者實內。使臟腑安和。三焦各守其位。飲食常適其宜。故莊周曰。人之可畏者。衽席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若能常如是畏謹。疾病何緣而起。壽考焉得不長。賢者造形而悟。愚者臨病不知。誠可畏也。

夫柔情難縮而不斷。不可不以智惠決也。故幃箔不可不遠。斯言至近易。其事至難行。蓋人之智惠淺陋。不能勝其貪欲也。故佛書曰。諸苦所因貪欲爲本。若滅貪欲。何所依止。是知貪欲不滅。苦亦不滅。貪欲滅。苦亦滅。聖人言近而指遠。不可不思。不可不懼。善攝生者。不勞神。不苦形。神形既安。禍患何由而致也。

夫人之生。以氣血爲本。人之病。未有不先傷其氣血者。世有童男室女。積想在心。思慮過當。多致勞損。男則神色先散。女則月水先閉。何以致然。蓋愁憂思慮則傷心。心傷則血逆竭。血逆竭。故神色先散。而月水先閉也。火既受病。不能榮養其子。故不嗜食。脾既虛則金氣虧。故發欬嗽。既作水氣絕。故四肢乾。木氣不充。故多怒。鬢髮焦筋痿。俟五臟傳遍。故卒不能死。然終死矣。此一種於諸勞中最爲難治。蓋病起於五臟之中。無有已期。藥力不可及也。若或自能改易心志。用藥扶接。如此則可得九死一生。舉此爲例。其餘諸勞。可按脈與證而治之。

夫治病有八要。八要不審。病不能去。非病不去。無可去之術也。故須審辨八要。庶不違誤。其一曰虛。五虛是也。脈細皮寒氣少泄利前後飲食不入此爲五虛二曰實。五實是也。脈盛皮熱腹脹前後不通悶瞀此五實也三曰冷。臟腑受其積冷是也。四曰熱。臟腑受其積熱是也。五曰邪。非臟

腑正病也。六曰正。非外邪所中也。七曰內病不在外也。八曰外病不在內也。既先審此八要。參知六脈。審度所起之源。繼以望聞問切。加諸病者。未有不可治之疾也。夫不可治者有六失。失於不審。失於不信。失於過時。失於不擇醫。失於不識病。失於不知藥。六失之中。有一於此。卽爲難治。非止醫家之罪。亦病家之罪也。矧又醫不慈仁。病者猜鄙。二理交馳。於病何益。由是言之。醫者不可不慈仁。不慈仁則招禍。病者不可猜鄙。猜鄙則招禍。惟賢者洞達物情。各就安樂。亦治病之一說耳[一]

合藥分劑。料理法則。中言凡方云用桂一尺者。削去皮畢重半兩爲正。既言廣而不言狹。如何便以半兩爲正。且桂卽皮也。若言削去皮畢。卽是全無桂也。今定長一尺。闊一寸。削去皮上麤虛無味者。約爲半兩。然終不見當日用桂一尺之本意。亦前人之失也。

序例藥有酸、鹹、甘、苦、辛五味。寒、熱、溫、涼四氣。今詳之。凡稱氣者。卽是香臭之氣。其寒熱溫涼。則是藥之性。且如鵝條中云。白鵝脂性冷。不可言其氣冷也。況自有藥性論。其四氣則是香、臭、臊、腥。故不可以寒熱溫涼配之。如蒜、阿魏、鮑魚、汗韈。則其氣臭。雞、魚、鴨、蛇。則其氣腥。腎、狐狸、白馬莖、裩近隱處、人中白。則其氣臊。沉、檀、龍、麝。

則其氣香。如此則方可以氣言之。其序例中氣字。恐後世誤書。當改爲性字。則於義方允。

今人用巴豆皆去油訖生用。茲必爲本經言生溫熟寒。故欲避寒而即溫也。不知寒不足避。當避其大毒。矧本經全無去油之說。故陶隱居云熬令黃黑。然亦太過矣。日華子云。炒不如去心膜。煮五度換水。各煮一沸爲佳。其杏仁、桃仁、葶藶、胡麻。亦不須熬至黑。但慢火炒令赤黃色。斯可矣。

凡服藥多少。雖有所說。一物一毒。服一丸如細麻之例。今更合別論。緣人氣有虛實。年有老少。病有新久。藥有多毒少毒。更在逐事斟量。不可舉此爲例。但古人凡設例者。皆是假令。豈可執以爲定法。

本草第一序例言。犀角、羚羊角、鹿角。一概末如粉。臨服內湯中。然今昔藥法中有生磨者。煎取汁者。且如丸藥中用蠟。取其能固護藥之氣味。勢力全備。以過關鬲而作效也。今若投之蜜相和。雖易爲丸劑。然下咽亦易散化。如何得到臟中。若其間更有毒藥。則便與人作病。豈徒無益。而又害之。全非用蠟之本意。至如桂心於得更有上虛軟甲錯處可削之也。凡此之類。亦更加詳究。

今人用麻黃。皆合擣諸藥中。張仲景方中。皆言去上沫。序例中言。先別煑三兩沸。掠去其沫。更益水如本數。乃內餘藥。不爾。令人發煩。甚得用麻黃之意。醫家可持此說。然云折去節。令通理寸剉之。寸剉不若碎剉如豆大爲佳。藥味易出。而無遺力也。

陶隱居云。藥有宣、通、補、洩、輕、重、澀、滑、燥、濕。此十種今詳之。惟寒熱二種。何獨見遺。如寒可去熱。大黃、朴消之屬是也。如熱可去寒。附子、桂之屬是也。今特補此二種。以盡厥旨。

本草衍義

卷二　序例中

人之生。實陰陽之氣所聚耳。若不能調和陰陽之氣。則害其生。故寶命全形篇論曰。人以天地之氣生。又曰。天地合氣。命之曰人。是以陽化氣。陰成形也。夫遊魂爲變者。陽化氣也。精氣爲物者。陰成形也。陰陽氣合。神在其中矣。故陰陽應象大論曰。天地之動靜。神明爲之綱紀。卽知神明不可以陰陽攝也。易所以言陰陽不測之謂神。蓋爲此矣。故曰神不可大用。大用卽竭。形不可大勞。大勞則斃。是知精氣神人之大本。不可不謹養。智者養其神。惜其氣。以固其本。世有不謹衞生之經者。動皆觸犯。既以犯養生之禁。須假以外術保救。不可坐以待斃。本草之經。於是興焉。既知保救之理。不可不窮保救之事。衍義於是存焉。二者其名雖異。其理僅同。欲使有知無知。盡臻壽域。率至安樂之鄉。適是意者。求其意而可矣。

養心之道。未可忽也。六欲七情。千變萬化。出沒不定。其言至簡。其義無窮。而以一

心對無窮之事。不亦勞乎。心苟不明。不爲物所病者。未之有也。故明達之士。遂至忘心。心既忘矣。則六欲七情無能爲也。六欲七情無能爲。故內事不生。內事不生。故外患不能入。外患不能入。則本草之用。實世之蒭狗耳。若未能達是意而至是地。則未有不緣六欲七情而起憂患者。憂患既作。則此書一日不可闕也。愚何人哉。必欲斯文絕人之憂患乎。

右、隱居以謂凡篩丸散藥畢。皆更合於臼中。以杵擣數百遍。如此恐乾末湔蕩。不可擣。不若令力士合研爲佳。又曰。凡湯酒膏中用諸石。皆細擣之如粟。亦可以葛布篩令調勻。並以綿裹內中。其雄黃、朱砂輩細末如粉。今詳之。凡諸石雖是湯酒中。亦須稍細。藥力方盡出。效亦速。但臨服須澄濾後再下火。不爾。恐遺藥力不見效。湯酒中尙庶幾。若在服食膏中。豈得更如粟也。不合如此立例。當在臨時應用詳酌爾。又說㕮咀兩字。唐本注謂爲商量斟酌。非也。嘉祐復符陶隱居說爲細切。亦非也。儒家以謂有含味之意。如人以口齒咀嚙。雖破而不塵。但使含味耳。張仲景方多言㕮咀。其義如此。

病人有既不洞曉醫藥。復自行臆度。如此則九死一生。或醫人未識其病。或以財

勢所迫。占奪強治。如此之輩。醫家病家。不可不察也。要在聰明賢達之士掌之。則病無不濟。醫無不功。世間如此之事甚多。故須一一該舉。以隄或然。

夫人有貴賤少長。病當別論。病有新久虛實。理當別藥。蓋人心如面。各各不同。惟其心不同。臟腑亦異。臟腑既異。乃以一藥治衆人之病。其可得乎。故張仲景曰。又有土地高下不同。物性剛柔飡居亦異。是故黃帝興四方之問。岐伯舉四治之能。臨病之功。宜須兩審。如是則依方合藥。一槪而用。亦以踈矣。且如貴豪之家。形樂志苦者也。衣食足則形樂心慮多則志苦。岐伯曰。病生於脈。形樂則外實。志苦則內虛。故病生於脈。所養既與貧下異。憂樂思慮不同。當各遂其人而治之。後世醫者。直委此一節。閉絕不行。所失甚矣。嘗有一醫官。暑月與貴人飲。貴人曰。我昨日飲食所傷。今日食減。醫曰。可餌消化藥。佗人當服十丸。公當減其半。下嚥未久。踈逐不已。幾致斃。以此較之。虛實相遼。不可不察。故曰病當別論。又有一男子。暑月患血痢。醫者妄以涼藥逆制。專用黃連、阿膠、木香藥治之。此藥始感便治則可。今病久腸虛。理不可服。踰旬不已。幾致委頓。故曰理當別藥。如是論之。誠在醫之通變。又須經歷。則萬無一失。引此為例。餘可效此。

凡用藥必須擇州土所宜者。則藥力具用之可據。如上黨人參、川蜀當歸、齊州半夏、華州細辛。又如東壁土、冬月灰、半天河水、熱湯漿水之類。其物至微。其用至廣。蓋亦有理。若不推究厥理。治病徒費其功。終亦不能活人。聖賢之意不易盡知。然捨理何求哉。

凡人少長老。其氣血有盛壯衰三等。故岐伯曰。少火之氣壯。壯火之氣衰。蓋少火生氣。壯火散氣。況復衰火不可不知也。故治法亦當分三等。其少日服餌之藥。於壯老之時。皆須別處之。決不可忽也。世有不留心於此者。往往不信。遂致困危。哀哉。

今人使理中湯丸。倉卒之間。多不效者何也。是不知仲景之意。爲必效藥。蓋用藥之人有差殊耳。如治胸痺心中痞堅氣結胸滿脅下逆氣搶心。理中湯主之。人參、朮、乾薑、甘草四物等共一十二兩。水八升。煮取三升。每服一升。日三服。以知爲度。或作丸須雞子黃大。皆奇效。今人以一丸如楊梅許服之。病既不去。乃曰藥不神。非藥之罪。用藥者之罪也。今引以爲例。他可倣此。然年高及素虛寒人當遂宜減甘草。

夫高醫以蓄藥爲能。倉卒之間。防不可售者所須也。若桑寄生、桑螵蛸、鹿角膠、天靈蓋、虎膽、蟾酥、野駝、螢、蓬蘽、空青、婆娑石、石蠏、冬灰、臘雪水、松黃之類。如此者甚多。不能一一遍舉。唐元澹字行冲。嘗謂狄仁傑曰。下之事上。譬富家儲積以自資也。脯、腊、膎、胰。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疾疢。門下充旨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可乎。仁傑笑曰。公正吾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也。然粱公因事而言。獨譬之以藥。則有以見天下萬物之中。尤不可闕者也。知斯道者。知斯意而已。

凡爲醫者。須略通古今。粗守仁義。絕馳騖能所之心。專博施救拔之意。如此則心識自明。神物來相。又何必戚戚沽名。齪齪求利也。如或不然。則曷以致姜撫沽譽之慙。逋華佗之矜能受戮乎。

嘗讀唐方技傳有云。醫要在視脈。唯用一物攻之。氣純而愈速。一藥偶得他藥相制。弗能專力。此難愈之驗也。今詳之。病有大小新久虛實。豈可止以一藥攻之。若初受病小。則庶幾。若病大多日。或虛或實。豈得不以他藥佐使。如人用硫黃。皆知此物大熱。然石性緩。倉卒之間。下咽不易便作效。故智者又以附子、乾薑、桂之類相佐使以發之。將併力攻疾。庶幾速效。若單用硫黃。其可得乎。故知許嗣宗之言。

未可全信。賢者當審度之。
夫用藥如用刑。刑不可誤。誤卽干人命。用藥亦然。一誤卽便隔生死。然刑有鞫司。鞫成然後議定。議定然後書罪。蓋人命一死不可復生。故須如此詳謹。今醫人纔到病家。便以所見用藥。若高醫識病知脈。藥又相當如此。卽應手作效。或庸下之流。孟浪亂投湯劑。逡巡便致困危。如此殺人。何太容易。世間此事甚多。良由病家不擇醫。平日未嘗留心於醫術也。可不懼哉。

本草衍義

卷三　序例下

治婦人雖有別科。然亦有不能盡聖人之法者。今豪足之家。居奧室之中。處幃幔之內。復以帛幪手臂。既不能行望色之神。又不能殫切脈之巧。四者有二闕焉。黃帝有言曰。凡治病察其形氣色澤。形氣相得。謂之可治。色澤以浮。謂之易已。形氣相失。謂之難治。色夭不澤。謂之難已。又曰診病之道。觀人勇怯。骨肉皮膚。能知其情。以爲診法。若患人脈病不相應。既不得見其形。醫人止據脈供藥。其可得乎。如此言之。不能盡其術也。此醫家之公患。世不能革。醫者不免盡理質問。病家見所問繁。不爲醫業不精。往往得藥不肯服。似此甚多。扁鵲見齊侯之色。尚不肯信。況其不得見者乎。嗚呼。可謂難也已。

又婦人病溫已十二日。診之其脈六七至而澁。寸稍大。尺稍小。發寒熱。頰赤口乾。不了了。耳聾。問之病後數日。經水乃行。此屬少陽熱入血室也。若治不對病。則必

死。乃按其證。與小柴胡湯服之。二日又與小柴胡湯加桂枝乾薑湯。一日寒熱遂已。又云我臍下急痛。又與抵黨丸微利。臍下痛痊。身漸涼和。脈漸勻。尙不了了。乃復與小柴胡湯。次日云我但胸中熱燥。口鼻乾。又少與調胃承氣湯。不得利。次日又云心下痛。又與大陷胸丸半服。利三行。而次日虛煩不寧。時妄有所見。時復狂言。雖知其尙有燥屎。以其極虛。不敢攻之。遂與竹葉湯去其煩熱。其夜大便自通。至曉兩次。中有燥屎數枚。而狂言、虛煩盡解。但咳嗽、唾沫。此肺虛也。若不治。恐乘虛而成肺痿。遂與小柴胡去人參、大棗、生薑加乾薑五味子湯。一日咳減。二日而病悉愈。已上皆用張仲景方。

有婦人病吐逆。大小便不通。煩亂。四肢冷。漸無脈息。一日半與大承氣湯兩劑。至夜半漸得大便通。脈漸生。翌日乃安。此關格之病極難治。醫者當謹審也。經曰。關則吐逆。格則不得小便。如此。亦有不得大便者。

有小兒病虛滑。食略化。大便日十餘次。四肢柴瘦。腹大。食訖又饑。此疾正是大腸移熱於胃。善食而瘦。又謂之食㑊者。時五六月間。脈洪大。按之則絕。今六脈既單洪。則夏之氣獨然。按之絕則無胃氣也。經曰。夏脈洪。洪多胃氣少曰病。但洪無胃

氣曰死。夏以胃氣爲本。治療失於過時。後不逾旬果卒。

有人病久嗽、肺虛生寒熱。以款冬花焚三兩。俟煙出。以筆管吸其煙。滿口則嚥之。至倦則已。凡數日之間。五七作差。

有人病瘧月餘。日又以藥吐下之。氣遂弱。疾未愈。觀其病與脈。乃夏傷暑。秋又傷風。乃與柴胡湯一劑。安。後又飲食不節。寒熱復作。此蓋前以傷暑。今以飲食不謹。遂致吐逆不食。脇下牽急而痛。寒熱無時。病名痰瘧。以十棗湯一服。下痰水數升。明日又與理中湯二錢。遂愈。

有人苦風痰頭痛。顫掉吐逆。飲食減。醫以爲傷冷物。遂以藥溫之不愈。又以丸藥下之。遂厥。復與金液丹。後譫言。吐逆顫掉。不省人事。若見鬼。循衣摸床。手足冷。脈伏。此胃中有結熱。故昏瞀不省人。以陽氣不能布於外。陰氣不持於內。卽顫掉而厥。遂與大承氣湯。至一劑乃愈。方見仲景。後服金箔丸。方見删繁。

有男子年六十一。脚腫生瘡。忽食猪肉不安。醫以藥利之。稍愈。時出外中風。汗出後。頭面暴腫。起紫黑色。多睡。耳輪上有浮泡小瘡。黃汁出。乃與小續命湯中加羌活一倍。服之遂愈。

有人年五十四。素羸多中寒。近服兔絲有效。小年常服生硫黃數斤。脈左上二部右下二部弦緊有力。五七年來病右手足筋急拘攣。言語稍遲。遂與仲景小續命湯加薏苡仁一兩。以治筋急。减黃芩、人參、芍藥各半。以避中寒。杏仁只用一百五枚。後云尚覺大冷。因令盡去人參、芍藥、黃芩三物。却加當歸一兩半。遂安。今人用小續命湯者。比比皆是。既不能逐證加減。遂至危殆。人亦不知。今小續命湯世所須也。故舉以爲例。可不謹哉。

夫八節之正氣。生活人者也。八節之虛邪。殺人者也。非正氣則爲邪。非真實則爲虛。所謂正氣者。春溫夏熱秋涼冬寒。此天之氣也。若春在經絡。夏在肌肉。秋在皮膚。冬在骨髓。此人之氣也。在處爲實。不在處爲虛。故曰若以身之虛。逢時之虛邪不正之氣。兩虛相感。始以皮膚經絡。次傳至臟腑。逮於骨髓。則藥力難及矣。如此則醫家治病正宜用藥抵截散補。防其深固而不可救也。又嘗須保護胃氣。舉斯爲例。餘可倣此。

本草衍義

卷四

玉泉

經云。生藍田山谷。採無時。今藍田山谷無玉泉。泉水古今不言採。又曰服五斤。古今方水不言斤。又曰一名玉札。如此則不知定是何物。諸家所解更不言泉。但爲玉立文。陶隱居雖曰可消之爲水。故名玉泉。誠如是。則當言玉水。亦不當言玉泉也。蓋泉具流布之義。別之則無所不通。易又曰山下出泉。蒙如此則誠非止水。終未臻厥理。今詳泉字乃是漿字。於義方允。漿中既有玉。故曰服五斤。去古既遠。亦文字脫誤也。採玉爲漿。斷無疑焉。且如書篇尙多亡逸。況本草又在唐堯之上。理亦無怪。謂如蚍含。本草誤爲蚍全。唐本注云。全字乃是含字。陶見誤本改爲含。尙如此不定。後有鐵漿。其義同此。又道藏經有金飫玉漿之文。唐李商隱有瓊漿未飲結成冰之詩。是知玉誠可以爲漿。又荆門軍界有玉泉寺。中有泉。與尋常泉水

無異。亦不能治病。寺中日用此水。又西洛有萬安山。山腹閒有寺曰玉泉。嘗兩登是山。有玉泉之疑。寺僧皆懵不能答。寺前有泉一派。供寺中用。泉竇皆青石。與諸井水無異。若按别本注。玉泉、玉之泉液也。以仙室玉池中者爲上。如此則舉世不能得。亦漫立此名。故知别本所注。爲不可取。又有燕玉出燕北。體柔脆如油和粉色。不入藥。當附於此。

丹砂

今人謂之朱砂。辰州朱砂。多出蠻峒。錦州界狤獠峒老鴉井。其井深廣數十丈。先聚薪於井滿。則縱火焚之。其青石壁迸裂處。即有小龕。龕中自有白石床。其石如玉。床上乃生丹砂。小者如箭鏃。大者如芙蓉。其光明可鑒。研之鮮紅。砂泊床大者重七八兩至十兩者。晃州亦有。形如箭鏃帶石者得自土中。非此之比也。此物鎮養心神。但宜生使。煉服少有不作疾者。亦不減硫黃輩。又一醫流服伏火者數粒。一旦大熱。數夕而斃。李善勝嘗鍊朱砂爲丹。經歲餘沐浴再入鼎。誤遺下一塊。其徒丸服之。遂發懵冒。一夕而斃。其生朱砂。初生兒便可服。因火力所變。遂能殺人。可不謹也。

空青

功長於治眼。仁廟朝嘗詔御藥院。須中空有水者。將賜近戚。久而方得。其楊梅青。治翳極有功。中亦或有水者。其用與空青同。第有優劣耳。今信州穴山而取。世謂之楊梅青。極難得。

綠青

即石綠是也。其石黑綠色者佳。大者刻爲物形。或作器用。又同硇砂。作吐風涎藥。驗則驗矣。亦損心肺。

雲母

古雖有服錬法。今人服者至少。謹之至也。市廛多折作花朵以售之。今惟合雲母膏。治一切癰毒瘡等。惠民局別有法。

石鍾乳

蕭炳云。如蟬翼爪甲者爲上。如鵝管者下。經既言乳。今復不取乳。此何義也。蓋乳取其性下。不用如鴈齒者。謂如烏頭、附子。不用尖角之義同。但明白光潤輕鬆色如錬消石者佳。服錬別有法。

朴消

是初採掃得。一煎而成者。未經再鍊治。故曰朴消。其味酷澀。所以力堅急不和。可以熟生牛馬皮。及治金銀有僞。葛洪治食鱠不化。取此以蕩逐之。臘月中出新瓦罐。滿注熟水。用朴消二升投湯中攪散。掛北簷下。俟消滲出罐外。羽收之。以人乳汁調半錢。掃一切風熱毒氣攻注目瞼外及發於頭面四支腫痛。應手神驗。

芒消

經云生於朴消。乃是朴消以水淋汁澄清。再經熬鍊。減半傾木盆中。經宿遂結芒。有廉稜者。故其性和緩。古今多用以治傷寒。

消石

是再煎鍊時。已取訖芒消。凝結在下如石者。精英既去。但餘滓而已。故功力亦緩。惟能發煙火。唐本注。蓋以能消化諸石。故名消石。煎柳枝湯煑三周時。卽伏火湯。耗卽又添柳枝湯。

英消

是消之精英者。其味甘。卽馬牙消也。別有法鍊治而成。由其煎鍊。故其味亦別。治

五藏積熱。然四物本出於一物。由此煎鍊。故分出精麤。所以其用亦不相遠。

礬石

今坊州礬。務以野火燒過石。取以煎礬。色惟白不逮晉州者。皆不可多服。損心肺。却水故也。水化書紙上纔乾。水不能濡。故知其性却水。治涎藥多須者。用此意爾。火枯爲粉。貼嵌甲牙縫中血出如衄者。貼之亦愈。

滑石

今謂之畫石。以其軟滑可寫畫。淋家多用。若暴得吐逆不下食。以生細末二錢匕。溫水服。仍急以熱麪半盞押定。

紫石英

明徹如水精。其色紫而不勻。張仲景治風熱瘈瘲。及驚癇瘈瘲。風引湯紫石英、白石英、寒水石、石膏、乾薑、大黃、龍齒、牡蠣、甘草、滑石等分混合㕮（五彼切）咀（子與切）。以水一升。煎去三分。食後量多少溫呷。不用滓。服之無不效者。

白石英

狀如紫石英。但差大而六稜。白色如水精。紫白二石英。當攻疾可暫煑汁用。未聞

久服之益。張仲景之意。只令㕮咀不爲細末者。豈無意焉。其久服更宜詳審。

赤石脂

今四方皆有。以舌試之。粘着者爲佳。有人病大腸寒滑。小便精出。諸熱藥服及一斗二升未甚效。後有人教服赤石脂、乾薑各一兩。胡椒半兩同爲末。醋糊丸。如梧桐子大。空心及飯前米飲下五七十丸。終四劑遂愈。

白石脂

有初生未滿月小兒多啼叫。致臍中血出。以白石脂末貼之卽愈。未愈。微微炒過。放冷再貼。仍不得剝揭。

石中黃子

石中黃子。此又字誤也。子當作水。況當條自言未成餘糧黃濁水。焉得却名之子也。若言未乾者。亦不得謂之子也。子字乃水字無疑。又曰太一餘糧者。則是兼石言之者也。今醫家用石中黃。只石中乾者及細末者卽便是。若用禹餘糧石。卽用其殼。故本條言一名石腦。須火燒醋淬。如此卽是石中黃水爲一等。石中黃爲一等。太一餘糧爲一等。斷無疑焉。

婆娑石

今則轉爲摩娑石。如淡色石綠。間微有金星者佳。磨之色如淡乳汁。其味淡。又有豆斑石。亦如此石。但於石上有黑斑點。無金星。

無名異

今圖經曰本經云。味甘平。治金瘡折傷。生肌肉。今云味鹹寒。消腫毒癰腫。與本經所說不同。疑別是一種。今詳上文三十六字。未審今云字下即不知是何處云也。

菩薩石

出峨嵋山中。如水精明澈。日中照出五色光。如峨嵋普賢菩薩圓光。因以名之。今醫家鮮用。

本草衍義

卷五

金屑

不曰金而更加屑字者。是已經磨屑可用之義。如玉漿之義同。本經不解屑爲未盡。蓋須烹鍊鍛屑爲薄。方可研屑入藥。陶隱居云凡用銀屑。以水銀和成泥。若非鍛屑成薄。焉能以水銀和成泥也。獨不言金屑。亦其闕也。生金有毒。至於殺人。仍爲難解。有中其毒者。惟鷓鴣肉可解。若不經鍛屑。則不可用。顆塊金。卽穴山或至百十尺見伴金石。其石褐色。一頭如火燒黑之狀。此定見金也。其金色深赤黃。麩金卽在江沙水中淘汰而得。其色淺黃。此等皆是生金也。得之皆當銷鍊。麩金耗折少。塊金耗折多。入藥當用塊金。色旣深則金氣足。餘更防罨製成及點化者。如此焉得更有造化之氣也。若本朝張永德。字抱一。并州人。五代爲潞帥。淳化二年。改并州。初寓睢陽有書生鄰居臥病。永德療之獲愈。生一日就永德求汞五兩。卽

置鼎中。賁成中金。永德懇求藥法。生曰君當貴。吾不吝此。慮損君福。鍛工畢。升言祥符年嘗在禁中。爲方士王捷鍛金。以鐵爲金。凡百餘兩爲一餅。輻解爲八段。謂之鴉觜金。初自冶中出。色尚黑。由是言之。如此之類。乃是水銀及鐵用藥製成。非造化所成功冶。焉得不差。殊如惠民局合紫雪用金。蓋假其自然金氣爾。然惡錫。又東南方金色深。西南方金色淡。亦土地所宜也。入藥故不如色深者。然得餘甘子。則體柔亦相感。

銀屑

金條中已解屑義。銀本出於礦。須煎鍊而成。故名熟銀。所以於後別立生銀條也。其用與熟銀大同。世有術士。能以朱砂而成者。有鉛汞而成者。有焦銅而成者。非復更有造化之氣。豈可更入藥。既有此類。不可不區別。其生銀即是不自礦中出。而特然自生者。又謂之老翁鬚。亦取像而言之耳。然銀屑經言有毒。生銀經言無毒。釋者漏略不言。蓋生銀已生發於外。無蘊鬱之氣。故無毒。礦銀尚蘊蓄於石中。鬱結之氣全未敷暢。故言有毒。亦惡錫。

水銀

水銀入藥。雖各有法。極須審謹。有毒故也。婦人多服絕娠。今人治小兒驚熱涎潮。往往多用。經中無一字及此。亦宜詳諦。得鉛則凝。得硫黃則結。併棗肉研之則散。別法煅爲膩粉。粉霜唾研斃虱。銅得之則明。灌屍中則令尸後腐。以金銀銅鐵置其上則浮。得紫河車則伏。唐韓愈云。太學博士李千。遇信安人方士柳賁能燒水銀爲不死藥。以鉛滿一鼎。按中爲空。實以水銀。蓋封四際。燒爲丹砂。服之下血。比四年。病益急。乃死。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傳者不說。今直取目見親與之游。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爲世誡。工部尚書歸登自說。既服水銀得病。若有燒鐵杖自顛貫其下。摧而爲火射竅節以出。狂痛號呼乞絕。其茵席得水銀。發且止。唾血十數年以斃。殿中御史李虛中疽發其背死。刑部尚書李遜謂余曰。我爲藥誤。遂死。刑部侍郎李建一旦無病死。工部尚書孟簡邀我於萬州屏人曰。我得秘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棗肉爲丸服之。別一年而病。後有人至訊之曰。前所服藥誤。方且下之。下則平矣。病二歲卒。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金吾將軍李道古以柳賁得罪。食賁藥五十死海上。此可爲誡者也。蘄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

可不可也。五穀三牲鹽醯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強食。今惑者皆曰五穀令人夭。當務減節。臨死乃悔。嗚呼哀也已。今有水銀燒成丹砂。醫人不曉。研爲藥衣。或入藥中。豈不違誤。可不謹哉。

水銀粉

下涎藥。并小兒涎潮瘈瘲多用。然不可常服及過多。多則其損兼行。若兼驚。則尤須審謹。蓋驚爲心氣不足。不可下。下之裏虛。驚氣入心不可治。若其人本虛。便須禁此一物。謹之至也。

雄黃

非金苗。今有金窟處無雄黃。金條中言金之所生。處處皆有。雄黃豈處處皆得也。別法治蛇蛟。焚之燻蛇遠去。又武都者。鐫磨成物形。終不免其臭。唐甄立言。仕爲太常丞。有道人病心腹懣煩。彌二歲。診曰。腹有蠱。誤食髮而然。令餌雄黃一劑。少選吐一蛇如拇無目。燒之有髮氣。乃愈。此殺毒蟲之驗也。

雌黃

雌黃入藥最稀。服石者宜審諦。治外功多。方士點化術多用。亦未聞其終始如何。

畫工或用之。

石硫黃

今人用治下元虛冷。元氣將絕。久患寒泄。脾胃虛弱。垂命欲盡。服之無不效。中病當便已。不可盡劑。世人蓋知用而爲福。不知用久爲禍。此物損益兼行。若俱棄而不用。當倉卒之間。又可闕乎。或更以法製。拒火而又常服者。是亦弗思也。在本朝則不言如此服㞋。但專治婦人不知者。往往更以酒服。其可得乎。或臟中久冷。服之先利。如病勢危急。可加丸數服。少則不效。仍加附子、乾薑、桂。

陽起石

如狼牙者佳。其外色不白如薑石。其大塊者亦內白。治男子婦人下部虛冷。腎氣乏絕。子藏久寒。須水飛研用。凡石藥冷熱皆有毒。正宜斟酌。

飛水石

又謂之寒水石。紋理通徹。人或磨刻爲枕。以備暑月之用。入藥須燒過。或市人燒入膩粉中以亂真。不可不察也。陶隱居言夏月能爲冰者佳。如此則舉世不能得。似乎失言。

石膏

二書分辨不決。未悉厥理。詳本經元無方解石之說。正緣唐本注石膏、方解石大體相似。因此一說。後人遂惑。經曰。生齊山山谷及齊盧山、魯蒙山。採無時。卽知他處者爲非。今圖經中又以汾州者編入。前後人都不詳。經中所言。細理白澤者良。故知不如是。則非石膏也。下有理石條中經云。如石膏順理而細。又可明矣。今之所言石膏、方解石。二者何等。有順理細文。又白澤者。有是則石膏也。無是則非石膏也。仍須是經中所言州土者。方可入藥。餘皆偏見。可略不取。仲景白虎湯中服之如神。新校正仲景傷寒論後。言四月已後。天氣熱時。用白虎者是也。然四方氣候不齊。又歲中氣運不一。方所既異。雖其說甚雅。當此之時。亦宜兩審。若傷寒熱病。或大汗後脈洪大。口舌燥。頭痛。大渴不已。或着暑熱。身痛倦怠。白虎湯服之無不效。

磁石

色輕紫。石上皸澁。可吸連針鐵。俗謂之熁鐵石。養益腎氣。補塡精髓。腎虛耳聾目昏皆用之。入藥須燒赤醋焠。其玄石卽磁石之黑色者也。多滑淨。其治體大同小

異。不可不分而爲二也。磨針鋒則能指南。然常偏東。不全南也。其法取新纊中獨縷。以半芥子許蠟綴於針腰。無風處垂之則針常指南。以針橫貫燈心浮水上。亦指南。然常偏丙位。蓋丙爲大火。庚辛金受其制。故如是。物理相感耳。

理石

如長石。但理石如石膏。順理而細。其非順理而細者爲長石。治療亦不相遠。

鐵礦

鐵於礦中鍊出者謂之生鐵。鐵落、斷而落者也。鑐鐵、鐵炒熟鐵也。剛鐵、鍊鐵。去滓者也。鐵精、針沙、鐵漿。已上三等取汁。各依經用。鐵華粉、鐵粉。已上二等燒煆取。馬啣、秤錘、車轄、杵鋸。已上五等。特以其意使之耳。其生鐵既自火中煉石而出。世謂之生鐵。亦如炒脂麻取油。謂之生油。其義亦同。白油麻條中已著鐵粉以生薑汁調擦眉上生眉毛。鋼鐵今用柔鐵屈盤。乃以生鐵陷其間。泥封煉之鍛令相入謂之團鋼。又曰灌鋼。此蓋草創之鋼。亦不免僞也。蓋生鐵之堅。及三四鍊則生鐵亦自熟。却是柔鐵。而天下莫以爲非。磁州鍊坊方識真鋼。凡鐵之有鋼。如麵之有筋。濯洸揉麵既盡筋乃見。鍊鋼亦然。恆取精鐵一百餘斤。每鍛一火。稱之遂輕。累鍛

稱之至於不減耗。此則純鋼也。實鐵之精純者。雖百鍊不耗矣。其色清明。磨瑩之則黯黯而清且黑。亦有鍊之盡。全無鋼者。繫地之所產精粗爾。前所謂鐵精者。其說有二。陶隱居言出鍛竈中。如塵紫色輕者爲佳。亦以摩瑩銅器用之。日華子又云。犂鑱尖浸水中名爲鐵精。本條既言化銅。則隱居所說是。蓋鍛竈中塵紫摩銅則明。浸犂鑱尖水非是。

食鹽

素問曰。鹹走血。故東方食魚鹽之人多黑色。走血之驗。故可知矣。病嗽及水者。宜全禁之。北狄用以淹尸。取其不壞也。至今如此。若中蚯蚓毒。當以鹽洗沃。亦宜湯化飲汁。其燒剎金銀鎔汁作藥。仍須解州池鹽爲佳。齒縫中多血出。常以鹽湯嗽即已。益齒走血之驗也。

太陰玄精石

合他藥塗大風疾。別有法。陰證傷寒。指甲面色青黑。六脈沉細而疾。心下脹滿結硬。躁渴虛汗不止。或時狂言。四支逆冷。咽喉不利。腹疼。亦須佐他藥兼之。圖經本草已有法。惟出解州者良。

蜜陀僧

堅重椎破如金色者佳。

桃花石

有赤白兩等。有赤地淡白點如桃花片者。有淡白地有淡赤點如桃花片者。人往往鐫磨爲器用。今人亦罕服食。

花乳石

其色如硫黃。本經第五卷中已著。今出陝華閒。於黃石中間有淡白點。以此得花之名。今惠民局花乳石散者是此物。陝人又能鐫爲器。圖經第二卷中易其名爲花蘂石。是卻取其色黃也。更無花乳之名。慮歲久爲世所惑。故書之。

珊瑚

治瞖目。今人用爲點眼筋。有一等紅油色。有細縱紋可愛。又一種如鉛丹色。無縱紋爲下。入藥用紅油色者。嘗見一本高尺許。兩枝直上。分十餘歧。將至其顛。則交合連理。仍紅潤有縱紋。亦一異也。波斯國海中有珊瑚洲。海人乘大舶墮鐵網水底。珊瑚所生磐石上。白如菌。一歲而黃。三歲赤。枝幹交錯。高三四尺。鐵發其根繫

網。船上紋而出之。失時不取則腐。

馬腦

非石非玉。自是一類。有紅白黑色三種。亦有其紋如纏絲者。出西裔者佳。彼土人以小者碾爲好玩之物。大者碾爲器。今古方入藥絕可用此物。西方甚重。故佛經多言之。其馬口吐出。既知謬言。不合編入。

石花

白色。圓如覆大馬杓。上有百十枝。每枝各槎牙分歧如鹿角。上有細文起。以指撩之。錚錚然有聲。此石花也。多生海中石上。世方難得。家中自有一本。後又於大相國宮中見一本。然其體甚脆。不禁觸擊。本條所注皆非是。

石蟹

直是今之生蟹。更無異處。但有泥與麤石相着。凡用須去其泥幷麄石。止用蟹磨合他藥。點目中。須水飛。

石蚍

本經不收。始自開寶本草添附。其色如古牆上土。盤結如楂梨大。中空兩頭巨細。

一等無蓋。不與石蟹同類。蟹則真蟹也。蚘非真蚘。今人用之絕少。

本草衍義

卷六

青琅玕

書曰。三危既宅。三危、西裔之山也。厥貢惟球琳琅玕。孔穎達以謂琅玕石似玉。新書亦謂三苗西戎。西域記云。天竺國正出此物。陶隱居謂爲未名大丹名。既是大丹名。則本經豈可更言煑煉服之。又曰可化爲丹。陶不合遠引非此琅玕也。唐本注云。是瑠璃之類。且瑠璃火成之物。琅玕又非火成。經曰生蜀郡平澤。安得同類言之。其説愈遠。且佛經所謂瑠璃者。正如鬼谷珠之礐乃火成之物也。今人絶不見用。

礐石　特生礐石

博物志及陶隱居皆言此二石鸛取之以壅卵。如此則是一物也。隱居又言仙經不云特生。則止是前白礐石。今補注但隨文解義。不見特生之意。蓋二條止是一

物。但以特生不特生爲異耳。所謂特生者。不附著他石爲特耳。今用者絕少。惟兩字。礜石入藥。然極須謹用。其毒至甚。及至論鸛巢中者。又却從謬說。鸛巢中皆無此石。乃曰鸛常入水冷。故取以壅卵。如此則鸕鶿、鴈、鶩之類。皆食於水。亦自繁息生化。復不用此二石。其說往往取俗士之言。未嘗究其實而窮其理也。嘗官於順安軍。親檢鸛巢。率無石。矧礜石焉得處處有之。然治久積及久病胸腹冷有功。直須謹用。蓋其毒不可當。

代赭

方士爐火中多用。丁頭光澤堅實。赤紫色者佳。白堊、卽白善土。京師謂之白土子。方寸許切成段。鬻於市。人得以浣衣。今人合王瓜等分爲末。湯點二錢服。治頭痛。赤土、今公府用以飾椽柱者。水調細末一二錢服。以治風瘮。

大鹽

新者不苦。久則鹹苦。今解州鹽池所出者。皆成斗子。其形大小不等。久亦苦。海水煎成者但味和。二鹽互有得失。入藥及金銀作多用大鹽及解鹽。傍海之人多黑色。蓋日食魚鹽。此走血之驗也。齒縫中出血。鹽湯嗽之。及接藥入腎。北虜以鹽淹

尸使不腐。

戎鹽

戎鹽成垛裁之。如枕細白。味甘鹹。亦功在却血。入腎。治目中瘀赤澀昏。

鉛丹

本謂之黃丹化鉛而成。別有法。唐本注炒錫作。然經稱鉛丹。則炒錫之說誤矣。亦不爲難辨。蓋錫則色黯暗。鉛則明白。以此爲異。治瘧及久積皆用。

粉錫

粉錫、胡粉也。又名定粉。止泄痢積聚及久痢。

鉛霜

鉛霜、圖經已著其法。治上膈熱涎塞。塗木瓜失酸味。金尅木也。

古文錢

古銅焦赤有毒。治目中瘴瘀腐蝕壞肉。婦人橫逆產。五淋多用。非特爲有錫也。此說非是。今但取景王時大泉五十。及寶貨秦半兩。漢莢錢大小五銖。吳大泉五百。大泉當千。宋四銖二銖。及梁四柱。北齊常平五銖爾。後其品尙多。如此之類方可

用。少時常自患暴赤目腫痛。數日不能開。客有教以生薑一塊。洗淨去皮。以古青銅錢刮取薑汁就錢稜上點。初甚苦。熱淚蔑面。然終無損。後有患者。教如此點。往往疑惑。信士點之。無不獲驗。一點遂愈。更不可再作。有瘡者不可用。

金牙

今方家絕不用。以此故商客無利不販賣。醫者由是委而不用。兼所出惟蜀郡有之。蓋亦不廣也。餘如經。

石灰

水調一盞如稠粥。揀好糯米粒全者。半置灰中。半灰外。經宿。灰中米色變如水精。若人手面上有黑黶子及紋刺。先微微以針頭撥動。置少許如水精者於其上。經半日許。黶汁自出。剔去藥不用。且不得着水。三二日愈。又取新硬石灰一合。以醋炒調如泥。於患偏風牽口喎邪人口脣上不患處一邊塗之。立便牽正。

冬灰

諸家止解灰而不解冬。亦其闕也。諸灰一烘而成。惟冬灰則經三四月方徹爐。灰既曉夕燒灼。其力得不全燥烈乎。而又體益重。今一爇而成者體輕。蓋火力劣。故

不及冬灰耳。若古緊面少容方中用九燒益母灰。蓋取此義。如或諸方中用桑灰。自合依本法。旣用冬灰則須爾。唐本注云。冬灰本是藜灰。未知別有何說。又湯火灼。以餅爐中灰細羅。脂麻油調。羽掃。不得着水。仍避風。

伏龍肝

婦人血露。蠶沙一兩炒。伏龍肝半兩。阿膠一兩。同爲末。溫酒調。空肚服二三錢。以知爲度。本條中有東壁土。陳藏器云。取其東壁土久乾也。今詳之。南壁土亦向陽久乾也。何不取。蓋東壁常先得曉日烘炙。日者太陽眞火。故治瘟瘧。或曰何不取午盛之時南壁土。而取日初出東壁土者何也。火生之時其氣壯。故素問云。少火之氣壯。及其當午之時。則壯火之氣衰。故不取。實用此義。或曰何以知日者太陽眞火。以水精珠或心凹銅鑑。向日射之。以艾承接其光聚處火出。故知之。

半天河水

半天河水、一水也。然用水之義有數種。種各有理。如半天河水、在上天澤水也。故治心病鬼疰狂邪氣惡毒。臘雪水、大寒水也。故解一切毒。治天行時氣。溫疫熱癇。丹石發。酒後暴熱。黃疸。井華水、清冷澄徹水也。故通九竅。洗目膚瞖。酒後熱痢。後

世又用東流水。取其快順疾速。通關下鬲也。倒流水、取其回旋留止。上而不下也。

菊花水

本條見南陽酈縣北潭水。其源悉芳。菊生被崖水爲菊味。此說甚怪。且菊生於浮土上。根深者不過尺。百花之中。此特淺露。水泉莫非深遠而來。況菊根亦無香。其花當九月十月間。止三兩旬中。焉得香入水也。若因花而香。其無花之月。合如何也。殊不詳。水自有甘淡鹹苦。焉知無有菊味者。嘗官於永耀間。沿幹至洪門北山下古石渠中。泉水清徹。衆官酌而飲其味。與惠泉山水等。亦微香。世皆未知之。烹茶無相宜。由是知泉脈如此。非緣浮土上所生菊能變泉味。博識之士宜細詳之。

漿水

漿水不可同李實飲。令人霍亂吐利。

熱湯

助陽氣。行經絡。患風冷氣痹人。多以湯濼脚至膝上厚覆。使汗出周身。然別有藥。亦終假湯氣而行也。四時暴泄利。四支冷。臍腹疼。深湯中坐浸至腹上頻頻作。生陽佐藥無速於此。虛寒人始坐湯中必戰仍常令人伺守。

硇砂

金銀有僞。投鎔鍋中。其僞物盡消散。矧人腹中有久積。故可潰腐也。合他藥治目中瞖。用之須水飛過。入虀器中。於重湯中煑其器。使自乾殺其毒。及去其塵穢。

蓬砂

含化嚥津。治喉中腫痛。鬲上痰熱。初覺便治。不能成喉痺。亦緩取效可也。南番者。色重褐。其味和。其效速。西戎者。其色白。其味焦。其功緩。亦不堪作銲。

薑石

薑石所在皆有。須不見日色。旋取微白者佳。治丁腫殊效。

自然銅

有人飼折翅雁。後遂飛去。今人打撲損。研極細。水飛過。同當歸、沒藥各半錢。以酒調頻服。仍以手摩痛處。

石鷰

今人用者如蜆蛤之狀。色如土堅重則石也。既無羽翼。焉能自石穴中飛出。何故只墮沙灘上。此說近妄。唐本注永州土崗上掘深丈餘取之。形如蚶而小。重如石。

則此自是一物。餘說不可取。漬虛積藥中多用。

砒霜

瘧家或用。纔過劑則吐瀉兼作。須濃研菉豆汁仍兼冷水飲。得石腦油即伏。今信州鑿坑井下取之。其坑常封鎖。坑中有濁綠水。先絞水盡。然後下鑿取生砒。謂之砒黃。其色如牛肉。或有淡白路。謂石非石。謂土非土。磨研酒飲。治癖積氣有功。纔見火便有毒。不可造次服也。取砒之法。將生砒就置火上。以器覆之。令砒煙上飛着覆器。遂凝結纍然下垂如乳。尖長者爲勝。平短者次之。圖經言大塊者。其大塊者已是下等。片如細屑者極下也。入藥當用如乳尖長者。直須詳謹。

浮石

水飛治目中瞖。今皮作家用之磨皮上垢。無出此石。石蠏條中云。浮石平無毒。止渴治淋。殺野獸毒。合於此條收入。

金星石　銀星石

治大風疾別有法。須燒用。金星石於蒼石內。外有金色麩片。銀星石有如銀色麩片。又一種深青色堅潤。中有金色如麩片。不入藥。工人碾爲器。或婦人首飾。餘如

經。

石腦油

真者難收多滲蝕器物。今入藥最少。燒煉或須也。仍常用有油韝去器貯之。又研生砒霜。入石腦油再研如膏。入甜鍋子內用淨瓦片子蓋定。置火上。俟鍋子紅泣盡油出之。又再研再入油再上火。凡如此共兩次。即砒霜伏。

本草衍義

卷七

赤箭

赤箭、天麻苗也。然與天麻治療不同。故後人分之爲二。經中言八月採根曝乾。故知此卽苗也。

天門冬

麥門冬之類。雖曰去心。但以水漬漉。若周潤滲入肌。俟軟緩緩擘取。不可浸出脂液。其不知者。乃以湯浸一二時。柔卽柔矣。然氣味都盡。用之不效。乃曰藥不神。其可得乎。治肺熱之功爲多。其味苦但專泄而不專收。寒多人禁服。餘如二經。

麥門冬

麥門冬根上子也。治心肺虛熱。幷虛勞客熱。亦可取苗作熟水飮。

蒼朮

其長如大拇指。肥實。皮色褐。氣味辛烈。須米泔浸洗。再換泔浸二日。去上麄皮。白朮、麄促。色微褐。氣味亦微辛苦而不烈。古方及本經止言朮。未見分其蒼白二種也。只緣陶隱居言朮有兩種。自此人多貴白者。今人但貴其難得。惟用白者。往往將蒼朮置而不用。如古方平胃散之類。蒼朮爲最要藥。功尤速。殊不詳。本草元無白朮之名。近世多用。亦宜兩審。稽康曰。聞道人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亦無白字。

地黃

葉如甘露子。花如脂麻花。但有細斑點。北人謂之牛嬭子。花莖有微細短白毛。經只言乾生二種。不言熟者。如血虛勞熱。產後虛熱。老人中虛燥熱。須地黃者。生與生乾常慮大寒。如此之類。故後世改用熟者。蒸曝之法。以細碎者洗出研取汁。將麄地黃蒸出曝乾。投汁中。浸三二時。又曝再蒸。如此再過爲勝。亦不必多。此等用乾生二種。功治殊別。陶但云擣汁和蒸。殊用工意不顯其法。不注治療。故須悉言耳。

菖蒲

世又謂之蘭蓀。生水次。失水則枯。根節密者氣味足。有人患遍身生熱毒瘡。痛而不痒。手足尤甚。然至頸而止。粘着衣被。曉夕不得睡。痛不可任。有下俚教以菖蒲三斗剉。日乾之椿羅爲末。布蓆上使病瘡人恣臥其間。仍以被衣覆之。旣不粘着衣被。又復得睡。不五七日之間。其瘡如失。後自患此瘡。亦如此用。應手神驗。其石菖蒲根絡石而生者節乃密。入藥須此等。

澤瀉

澤瀉其功尤長於行水。張仲景曰。水搐渴煩。小便不利。或吐或瀉。五苓散主之。方用澤瀉。故知其用長於行水。本經又引扁鵲云。多服病人眼。誠爲行去其水。張仲景八味丸用之者。亦不過引接桂附等歸就腎經。別無他意。凡服澤瀉散人。未有不小便多者。小便旣多。腎氣焉得復實。今人止洩精多不敢用。

山藥

按本草上一字犯英廟諱。下一字曰蕷。唐代宗名豫。故改下一字爲藥。今人遂呼爲山藥。如此則盡失當日本名。慮歲久以山藥爲別物。故書之。此物貴生乾方入藥。其法冬月以布裹手。用竹刀子剮去皮。於屋簷下風逕處盛竹篩中。不得見日

色。一夕乾五分。俟全乾收之。惟風緊則乾速。所以用乾之意。蓋生濕則滑。不可入藥。熟則只堪啗。亦滯氣。餘如經。

菊花

近世有二十餘種。惟單葉花小而黃。綠葉色深小而薄。應候而開者是也。月令所謂菊有黃華者也。又□州白菊單葉者亦入藥。餘醫經不用。專治頭目風熱。今多收之作枕。

甘草

枝葉悉如槐。高五六尺。但葉端微尖而糙澁。似有白毛。實作角。生如相思角。作一本生。子如小扁豆。齒嚙不破。今出河東西界。入藥須微炙。不爾亦微涼。生則味不佳。

人參

今之用者。皆河北榷場博易到。盡是高麗所出。率虛軟味薄。不若潞州上黨者。味厚體實。用之有據。土人得一窠。則置於版上。以色絲纏繫根頗纖長。不與榷場者相類。根下垂有及一尺餘者。或十歧者。其價與銀等。稍爲難得。

石斛

細若小草。長三四寸。柔韌。折之如肉而實。今人多以木斛渾行。醫工亦不能明辨。世又謂之金釵石斛。蓋後人取象而言之。然甚不經。將木斛折之中虛。如禾草長尺餘。但色深黃光澤而已。真石斛治胃中虛熱有功。

牛膝

今西京作畦種。有長三尺者最佳。與蓯蓉浸酒服益腎。竹木刺入肉。嚼爛罨之卽出。

細辛

細辛用根。今惟華州者佳。柔韌極細直。深紫色。味極辛。嚼之習習如椒。治頭面風痛。不可闕也。葉如葵葉亦黑。非此則杜蘅也。杜蘅葉形如馬蹄下。故俗云馬蹄香。蓋根似白前。又似細辛。襄漢間一種細辛。極細而直。色黃白乃是鬼督郵。不可用。

茈胡

本經並無一字治勞。今人治勞方中。鮮有不用者。嗚呼。凡此誤世甚多。嘗原病勞有一種真藏虛損。復爲邪熱。邪因虛而致勞。故曰勞者牢也。當須斟酌用之。如經

驗方中治勞熱青蒿煎丸。用茈胡正合宜耳。服之無不效。熱去卽須急已。若或無熱。得此愈甚。雖至死。人亦不怨。目擊甚多。日華子又謂補五勞七傷。藥性論亦謂治勞乏羸瘦。若此等病。苟無實熱。醫者執而用之。不死何待。注釋本草。一字亦不可忽。蓋萬世之後。所誤無窮耳。苟有明哲之士。自可處治。中下之學。不肯考究。枉致淪沒。可不謹哉。可不戒哉。如張仲景治寒熱往來如瘧狀。用柴胡湯正合其宜。

薏苡仁

此李商隱太倉銘中所謂薏苡似珠。不可不虞者也。取仁用。本經云。微寒主筋急拘攣。拘攣有兩等。素問註中。大筋受熱。則縮而短。縮短故攣急不伸。此是因熱而拘攣也。故可用薏苡仁。若素問言因寒卽筋急者。不可更用此也。凡用之須倍於他藥。此物力勢和緩。須倍加用卽見效。蓋受寒卽能止人筋急。受熱故使人筋攣。若但熱而不曾受。又亦能使人筋緩。受濕則又引長無力。

車前

陶隱居云。其葉擣取汁服。療洩精大誤矣。此藥甘滑利小便。走泄精氣。經云主小便亦下氣。有人作菜食。小便不禁。幾爲所誤。

茺蔚子

葉至初春亦可煑作菜食。凌冬不凋悴。唐武后九燒與灰入緊面藥。九燒之義。已具冬灰條中。

木香

專泄決胸腹間滯塞冷氣。他則次之。得橘皮、肉豆蔻、生薑相佐使絕佳。效尤速。又一種嘗自岷州出塞。得生青木香。持歸西洛。葉如牛蒡但狹長。莖高三四尺。花黃一如金錢。其根則青木香也。生嚼之極辛香。尤行氣。

菟絲子

附叢木中。即便蔓延。花實無綠葉。此爲草中之異。其上有菟絲。下有茯苓之說未必耳。已於茯苓條中具言之。

巴戟天

巴戟天本有心。乾縮時偶時落。或可以抽摘。故中心或空。非自有小孔子也。今人欲要中間紫色則多僞。以大豆汁沃之。不可不察。外堅難染。故先從中間紫色。有人嗜酒日須五七盃。後患脚氣甚危。或敎以巴戟半兩。糯米同炒。米微轉色。不用

米。大黃一兩剉炒同爲末。熟蜜爲丸。溫水服五七十丸。仍禁酒遂愈。

本草衍義

卷八

肉蓯蓉

圖經以謂皮如松子有鱗。子字當爲㱿。於義爲允。又曰。以酒淨洗。去黑汁作羹。黑汁既去。氣味皆盡。然嫩者方可作羹。老者苦入藥。少則不效。

蒺藜

蒺藜有兩等。一等杜蒺藜。卽今之道傍布地而生。或生牆上。有小黃花。結芒刺。此正是牆有茨者。花收摘蔭乾爲末。每服二三錢。飰後以溫酒調服。治白癜風。又一種白蒺藜。出同州沙苑牧馬處。黃紫花作莢。結子如羊內腎。補腎藥今人多用。風家惟用刺蒺藜。

防風　黃耆

防風、黃耆。世多相須而用。唐許胤宗爲新蔡王外兵參軍。王太后病風不能言。脈

沉難對。醫告術窮。胤宗曰餌液不可進。即以黃耆、防風煮湯數十斛置床下。氣如霧熏薄之是夕語。

千歲虆

唐開元末。訪隱民姜撫已幾百歲。召至集賢院。言服常春藤。使白髮還鬒。則長生可致。藤生太湖終南。往往有之。帝遣使多取。以賜老臣。詔天下使自求之。擢撫銀青光祿大夫。號沖和先生。又言終南山有旱藕。餌之延年。狀類葛粉。帝取之作湯餅。賜大臣右驍騎將軍甘守誠曰。常春者。千歲虆也。旱藕者。杜蒙也。方家久不用。撫易名以神之。民間以酒漬藤。飲者多暴死。乃止。撫內慙。請求藥牢山。遂逃去。今書之以備世疑。

黃連

今人多用治痢。蓋執以苦燥之義。下俚但見腸虛滲泄。微似有血。便即用之。更不知止。又不顧寒熱多少。但以盡劑爲度。由是多致危困。若氣實初病。熱多血痢。服之便止。仍不必盡劑也。或虛而冷。則不須服。餘如經。

藍實

即大藍實也。謂之蓼藍非是。爾雅所說。是解諸藥等毒。不可闕也。實與葉兩用。注不解實。只解藍葉。爲未盡經所說盡矣。藍一本而有數色。刮竹青綠雲碧青藍黃。豈非青出於藍。而青於藍者也。生葉汁解藥毒。此即大葉藍。又非蓼藍也。蓼藍即堪揉汁染翠碧。花成長穗細小淺紅色。

景天

陶隱居既云。今人皆盆盛養之於屋上。即知是草藥。又言廣州城外有一株。云可三四圍。呼爲慎火木。既曰云。即非親見也。蓋是傳聞。亦非誤耳。乃陶之輕聽也。然極易種。但折生枝置土中。頻澆溉。旬日便下根。濃研取汁。塗火心瘡甚驗。乾爲末水調。掃游風赤瘇瘨熱者。

蒲黃

蒲黃處處有。即蒲槌中黃粉也。今京師謂槌爲蒲棒。初得黃細羅取蕊。別貯以備他用。將蒲黃水調爲膏。擘爲塊。人多食之。以解心臟虛熱。小兒尤嗜。涉月則燥色味皆淡。須蜜水和。然不可多食。令人自利。不益極虛人。

蘭草

諸家之說異同。是曾未的識。故無定論。葉不香惟花香。今江陵鼎澧州山谷之間頗有。山外平田卽無。多生陰地。生於幽谷。益可驗矣。葉如麥門冬而闊且韌。長及一二尺。四時常青。花黃。中間葉上有細紫點。有春芳者爲春蘭。色深。秋芳者爲秋蘭。色淡。秋蘭稍難得。二蘭移植小檻中置座右。花開時滿室盡香。與他花香又別。唐白樂天有種蘭不種艾之詩。正爲此蘭矣。今未見用者。未經蘇注。八月花白。此卽澤蘭也。

茵蔯蒿

張仲景治傷寒熱甚發黃者。身面悉黃。用之極效。又一僧因傷寒後發汗不徹。有留熱。身面皆黃多熱。期年不愈。醫作食黃治之。治不對。病不去。問之食不減。尋與此藥服五日。病減三分之一。十日減三分之二。二十日病悉去。方用山茵蔯、山梔子各三分。秦艽、升麻各四錢。末之。每用三錢。水四合。煎及二合。去滓。食後溫服。以知爲度。然此藥以茵蔯蒿爲本。故書之。

決明子

苗高四五尺。春亦爲蔬。秋深結角。其子生角中如羊腎。今湖南北人家園圃所種

甚多。或在村野成段種。蜀本圖經言。葉似苜蓿而闊大。甚爲允當。

芎藭

今出川中大塊。其裏色白。不油色。嚼之微辛甘者佳。他種不入藥。止可爲末煎湯沐浴。此藥今人所用最多。頭面風不可闕也。然須以他藥佐之。沈括云。予一族子。舊服芎藭。醫鄭叔熊見之云。芎藭不可久服。多令人暴死。後族子果無疾而卒。又朝士張子通之妻病腦風。服芎藭甚久。亦一旦暴亡。皆目見者。此蓋單服耳。若單服既久。則走散真氣。既使他藥佐使。又不久服。中病便已。則何能至此也。

五味子

今華州之西至秦州皆有之。方紅熟時。採得蒸爛研。濾汁去子。熬成稀膏。量酸甘入蜜。再火上待蜜熟。俟冷器中貯。作湯。肺虛寒人可化爲湯。時時服。作果可以寄遠。本經言溫。今食之多致虛熱。小兒益甚。藥性論以謂除熱氣。日華子又謂暖水臟。又曰除煩熱。後學至此多惑。今既用之治肺虛寒。則更不取除煩熱之說。則下藥亦用之。入藥生曝不去子。

旋花

旋花蔓生。今之河北京西關陝田野中甚多。最難鋤艾。治之又生。世又謂之皷子花。言其形肖也。四五月開花。亦有多葉者。其根寸截置土下。頻灌漑。方涉旬。苗已生。蜀本圖經是矣。

本草衍義

卷九

當歸

廣雅云。山蘄姑芹當歸也。似芹而麄大。說文云。蘄草也。生山中者名薜。音百新書圖經以謂當歸芹類也。在平地者名芹。生山中麄大者名當歸。若然則今川蜀皆以平地作畦種。尤肥好多脂肉。不以平地山中爲等差。但肥潤不枯燥者佳。今醫家用此一種爲勝。市人又以薄酒洒使肥潤。不可不察也。藥性論云。補女子諸不足。此說盡當歸之用矣。

芍藥

芍藥。全用根。其品亦多。須用花紅而單葉。山中者爲佳。花葉多卽根虛。然其根多赤色。其味澀。若或有色白麄肥者益好。餘如經。然血虛寒人禁此一物。古人有言曰。減芍藥以避中寒。誠不可忽。

生薑

治暴嗽氣。嚼三兩皂子大下嚥定。屢服屢定。初得寒熱痰嗽。燒一塊冷嚙之。終日間嗽自愈。暴赤眼無瘡者。以古銅錢刮淨薑上。取汁於錢脣點目熱淚出今日點來日愈。但小兒甚懼。不須疑。已試良驗。

麻黃

出鄭州者佳。剪去節半兩。以蜜一匙匕同炒良久。以水半升煎。俟沸去上沫。再煎去三分之一。不用滓病瘡疱倒黶黑者。乘熱盡服之。避風伺其瘡復出。一法用無灰酒煎。但小兒不能飲酒者難服。然其效更速。以此知此藥入表也。

葛根

澧鼎之間。冬月取生葛以水中揉出粉。澄成垜。先煎湯使沸。後擘成塊下湯中。良久色如膠。其體甚韌。以蜜湯中拌食之。擦少生薑尤佳。大治中熱酒渴病。多食行小便。亦能使人利。病酒及渴者得之甚良。彼之人又切入煑茶中以待賓。但甘而無益。又將生葛根煑熟者作果賣。虔吉州南安軍亦如此賣。

栝樓實

九月十月間取穰。以乾葛粉拌焙乾。銀石器中熳火炒熟爲末。食後。夜臥。以沸湯點一二錢服。治肺燥熱渴。大腸秘。其根與貝母、知母、秦艽、黄芩之類。皆治馬熱。

苦參

有朝士苦腰重。久坐。旅拒十餘步。然後能行。有一將佐謂朝士曰。見公日逐以藥揩齒。得無用苦參否。曰始以病齒用苦參已數年。此病由苦參入齒。其氣味傷腎。故使人腰重。後有太常少卿舒昭亮用苦參揩齒。歲久亦病腰。自後悉不用。腰疾皆愈。此皆方書舊不載者。有人病遍身風熱細疹。痒痛不可任。連胸頸臍腹及近隱處皆然。涎痰亦多。夜不得睡。以苦參末一兩。皂角二兩。水一升。揉濾取汁。銀石器熬成膏。和苦參末爲丸。如梧桐子大。食後溫水服二十至三十丸。次日便愈。

石龍芮

今有兩種。水中生者葉光而末圓。陸生者葉有毛而末銳。入藥須生水者。陸生者又謂之天灸。取少葉揉繫臂上。一夜作大泡如火燒者是。惟陸生者補陰不足。莖常冷失精。餘如經。

瞿麥

入政散用瞿麥。今人爲至要藥。若心經雖有熱而小腸虛者。服之則心熱未退而小腸別作病矣。料其意者。不過爲心與小腸爲傳送。故用此入小腸藥。按經、瞿麥並不治心熱。若心無大熱。則當止治其心。若或制之不盡。須當求其屬以衰之。用入政散者。其意如此。

白芷

白芷、菹是也。出吳地者良。經曰能蝕膿。今人用治帶下。腸有敗膿。淋露不已。腥穢殊甚。遂至臍腹更增冷痛。此蓋爲敗膿血所致。卒無已期。須以此排膿。白芷一兩。單葉紅蜀葵根二兩。芍藥根白者、白礬各半兩。礬燒枯別研。餘爲末。同以蠟丸。如梧子大。空肚及飯前米飲下十丸或十五丸。俟膿盡。仍別以他藥補之。

杜衡

用根似細辛。但根色白。葉如馬蹄之下。市者往往亂細辛。須如此別之。爾雅以謂似葵而香是也。將杜衡與細辛相對。便見真僞。况細辛惟出華州者良。杜衡其色黃白拳局而脆。乾則作團。

紫苑

紫苑用根。其根柔細紫色。益肺氣。經具言之。唐本注言無紫苑時。亦用白苑。白苑卽女苑也。今本草無白苑之名。蓋唐修本草時已删去。

百合

張仲景用治傷寒壞後百合病須此也。莖高三尺許。葉如大柳葉。四向攢枝而上。其顛卽有淡黃四花。四垂向下覆長蘂。花心有檀色。每一枝顛。須五六花。子紫色。圓如梧子。生於枝葉間。每葉一子。不在花中。此又異也。根卽百合。其色白。其形如松子殼。四向攢生。中間出苗。

酸漿

今天下皆有之。苗如天茄子。開小白花。結青殼。熟則深紅。殼中子大如櫻。亦紅色。櫻中復有細子。如落蘇之子。食之有青草氣。此卽苦耽也。今圖經又立苦耽條。顯然重復。本經無苦耽。

蠡實

陶隱居云。方藥不復用。俗無識者。本經諸家所注。不相應。若果是馬藺。則日華子不當更言。亦可爲蔬菜食。蓋馬藺其葉馬牛皆不食。爲纔出土葉已硬。況又無味。

豈可更堪人食也。今不敢以蠡實爲馬藺子。更俟博識者。

石香菜

石香菜處處有之。不必山巖石縫中。但山中臨水附崖處或有之。九月十月尚有花。

本草衍義

卷十

款冬花

百草中惟此不顧冰雪。最先春也。世又謂之鑽凍。雖在冰雪之下。至時亦生芽。春時人或採以代蔬。入藥須微見花者良。如已芬芳則都無力也。今人又多使如筋頭者。恐未有花爾。有人病咳多日。或教以然款冬花三兩枚。於無風處以筆管吸其烟滿口則嚥之。數日效。

牡丹

用其根上皮。花亦有緋者。如西洛潛溪緋是也。今禁苑又有深碧色者。惟山中單葉花紅者爲佳。家椑子次之。若移枝接者不堪用。爲其花葉既多。發奪根之氣也。何以知之。今千葉牡丹。初春留花稍多。來年花枝并葉便瘦。多是開不成。市人或以枝梗皮售於人。其乖殊甚。

女苑

一名白苑。或者謂爲二物非也。唐刪去白苑之條。甚合宜。陶能言不能指說性狀。餘從經中所說甚明。今直取經。

澤蘭

按補注云。葉如蘭。今蘭葉如麥門冬。稍闊而長。及一二尺無枝梗。殊不與澤蘭相似。澤蘭纔出土便分枝梗。葉如菊。但尖長。若取其香嗅則稍相類。既謂之澤蘭。又曰生汝南大澤傍。則其種本別。如蘭之說誤矣。

地楡

性沉寒。入下焦。熱血痢則可用。若虛寒人及水瀉白痢。卽未可輕使。

白前

保定肺氣。治嗽多用。白而長於細辛。但麄而脆。不似細辛之柔。以溫藥相佐使則尤佳。餘如經。

土瓜

體如栝樓。其殼徑寸。一種長二寸許。上微圓。下尖長。七八月間熟。紅赤色。殼中子

如螳螂頭者。今人又謂之赤雹子。其根卽土瓜根也。於細根上又生淡黃根，三五相連。如大指許。根與子兩用。紅子同白土子治頭風。

薺苨

今陝州採爲脯。別有法。甚甘美。兼可寄遠。古人以謂薺苨似人參者是。此解藥毒甚驗。

積雪草

今南方多有。生陰溼地。不必荆楚。形如水荇而小。面亦光潔。微尖爲異。今人謂之連錢草。蓋取象也。其葉各生。擣爛。貼一切熱毒癰疽等。秋後收之。蔭乾爲末。水調。

莎草

其根上如棗核者。又謂之香附子。亦入印香中。亦能走氣。今人多用。雖生於莎草根。然根上或有或無。有薄皽皮。紫黑色。非多毛也。刮去皮則色白。若便以根爲之。則誤矣。其味苦。

惡實

惡實是子也。今謂之牛蒡。未去萼時。又謂之鼠粘子。根謂之牛菜。疎風壅涎唾多。

咽鬲不利。微炒。同入荆芥穗各一兩。甘草炙半兩。併爲末。食後夜臥湯點二錢服。當緩取效。子在蕚中。蕚上有細鈎。多至百十謂之芒。則誤矣。根長一二尺。粗如拇指。煑爛爲茹。

大小薊

大小薊皆相似。花如髻。但大薊高三二尺。葉皺。小薊高一尺許。葉不皺。以此爲異。小薊。山野人取爲蔬。甚適用。雖有微芒。亦不能害人。

艾葉

艾葉乾擣。篩去青滓。取白。入石硫黃爲硫黃艾。灸家用。得米粉少許。可擣爲末。入服食藥。入硫黃別有法。

陟釐

陟釐、今人治爲苔脯堪啗。京城市者甚多。然治渴疾。仍須禁食鹽。餘方家亦罕用。

菟葵

綠葉如黃蜀葵。花似拗霜甚雅。形如至小者。初開單葉蜀葵。有檀心。色如牡丹姚黃蘂。則蜀葵也。唐劉夢得還京云。唯菟葵燕麥動搖春風者是也。

白藥

白藥、今爲治馬肺熱藥有效。

蘹香子

今人止呼爲茴香。治膀胱冷氣。及㿉痛。亦調和胃氣。唐本注似老胡荽。此誤矣。胡荽葉如蛇床。蘹香徒有葉之名。但散如絲髮特異。諸草枝上時有大青蟲形如蠶。治小腸氣甚良。

鬱金

鬱金不香。今人將染婦人衣最鮮明。然不奈日炙。染成衣則微有鬱金之氣。

肉豆蔻

對草豆蔻言之。去殼只用肉。肉油色者佳。枯白味薄瘦虛者下等。亦善下氣。多服則泄氣。得中則和來其氣。

茅香

茅香花白。根如茅。但明潔而長。可作浴湯。同藁本尤佳。仍入印香中。合香附子用。

青黛

青黛乃藍爲之。有一婦人患臍下腹上下連二陰遍滿生溼瘡。狀如馬瓜瘡。他處並無。熱痒而痛。大小便澀。出黄汁。食亦減。身面微腫。醫作惡瘡治。用鰻鱺魚、松脂、黄丹之類。藥塗上。瘡愈熱。痛愈甚。治不對。故如此。問之。此人嗜酒貪啗。喜魚蟹發風等物。今急用温水洗拭去膏藥。尋以馬齒莧四兩。爛研細入青黛一兩。再研勻塗瘡上。即時熱減。痛痒皆去。仍服八正散。日三服。分敗客熱。每塗藥得一時久。藥已乾燥。又再塗新濕藥。凡如此及日減三分之一。五日減三分之二。自此二十日愈。既愈而問曰。此瘡何緣至此。曰中下焦蓄風熱毒氣。若不出。當作腸癰內痔。仍常須禁酒及發風物。然不能禁酒。後果然患內痔。

零陵香

零陵香至枯乾猶香。入藥絕可用。婦人浸油飾髮。香無以加。此即蕙草是也。

天麻

天麻用根。須別藥相佐使。然後見其功。仍須加而用之。人或蜜漬爲果。或蒸煑食。用天麻者深思之則得矣。苗則赤箭也。

葦撥

蓽撥走腸胃中冷氣嘔吐。心腹滿痛。多服走泄真氣。令人腸虛下重。

使君子

紫黑色。四稜高瓣深。今經中謂之稜瓣深。似令人難解。秋末冬初。人將入鼎澧。其仁味如椰子肉。經不言用仁。爲復用皮。今按文味甘即是用肉。然難得仁。蓋絕小。今醫家或兼用殼。

蜜蒙花

利州路甚多。葉冬亦不凋。然不似冬青。蓋柔而不光潔不深。綠花細碎。數十房成一朵。冬生春開。此木也。今居草部。恐未盡善。

本草衍義

卷十一

大黃

大黃損益。前書已具。仲景治心氣不足。吐血衄血。瀉心湯用大黃、黃芩、黃連。或曰心氣既不足矣。而不用補心湯。更用瀉心湯何也。答曰。若心氣獨不足。則不當須吐衄也。此乃邪熱。因不足而客之。故吐衄。以苦泄其熱。就以苦補其心。蓋兩全之。有是證者用之無不效。量虛實用藥。

桔梗

治肺熱。氣奔促。嗽逆肺癰排膿。陶隱居云。俗方用此。乃名薺苨。今別有薺苨。所謂亂人參者便是。非此桔梗也。唐本注云。陶引薺苨亂人參謬矣。今詳之非也。隱居所言。其意止以根言之。所以言亂人參。唐本注却以苗難之。乃本注誤矣。

甘遂

今惟用連珠者。然經中不言。此藥專於行水攻決爲用。入藥須斟酌。

葶藶

葶藶用子。子之味有甜苦兩等。其形則一也。經既言味辛苦。卽甜者不復更入藥也。大槩治體皆以行水走泄爲用。故曰久服令人虛。蓋取苦泄之義。其理甚明。藥性論所說盡矣。但不當言味酸。

蕘花

今京洛間甚多。張仲景傷寒論。以蕘花治利者。以其行水也。水去則利止。其意如此。然今人用時。當以意斟酌。不可使過與不及也。仍須是有是證者方可用。

旋復花

葉如大菊。又如艾蒿。八九月有花大如梧桐子。花淡黃綠。繁茂。圓而覆下。亦一異也。其香過於菊。行痰水。去頭目風。其味甘苦辛。亦走散之藥也。其旋花四月五月有花。別一種。非此花也。第八卷已具。

藜蘆

藜蘆爲末細調。治馬疥癬。

烏頭　烏喙　天雄　附子　側子

凡五等。皆一物也。止以大小長短似像而名之。後世補虛寒則須用附子。仍取其端平而圓大及半兩以上者。其力全不僭。風家即多用天雄。亦取其大者。以其尖角多熱性。不肯就下。故取敷散也。此用烏頭、附子之大略如此。餘三等則量其材而用之。其炮製之法。經方已著。

射干

此乃荀子所說西方之木。名曰射干者也。注復引本草曰。不合以射干爲木。殊不知五行止以水火木金土而言之。故儒者以草木皆木也。金鉛皆金也。糞土皆土也。灰火皆火也。水池皆水也。由是言之。卽非佛經所說火宅喻之獸。及阮公所云臨層城者之木。況本經亦曰一名草薑。故知是草無疑。今治肺氣喉痺爲佳。日華子曰。大小似高良薑。赤黃色。此得之。

半夏

今人惟知去痰。不言益脾。蓋能分水故也。脾惡溼。溼則濡而困。困則不能制水。經曰溼勝則瀉。一男子夜數如廁。或教以生薑一兩碎之。半夏湯洗。與大棗各三十

枚。水一升，瓷瓶中慢火燒爲熟水。時時呷。數日便已。

蜀漆

常山苗也。治瘧多吐人。其他亦未見所長。此草也。慮歲久人或別有異論。故預云。餘如經。

常山

蜀漆根也。亦治瘧吐痰。如雞骨者佳。

青葙子

經中並不言治眼。藥性論始言之。能治肝臟熱毒衝眼。赤障青盲。蕭炳云理眼。日華子云益腦髓。明耳目鎮肝。今人多用之治眼。殊不與經意相當。

白歛　白及

古今餌服方少有用者。多見於斂瘡方中。二物多相須而行。

草蒿

今青蒿也。在處有之。得春最早。人剔以爲蔬。根赤葉香。今人謂之青蒿。亦有所別也。但一類之中。又取其青者。陝西綏銀之間有青蒿。在蒿叢之間。時有一兩窠迥

然青色。土人謂之爲香蒿。莖葉與常蒿一同。但常蒿色淡青。此蒿色深青。猶青故氣芬芳。恐古人所用以深青者爲勝。不然。諸蒿何嘗不青。

本草衍義

卷十二

連翹

亦不至翹出衆草下。濕地亦無。太山山谷間甚多。今止用其子。折之其間片片相比如翹。應以此得名爾。治心經客熱最勝。尤宜小兒。

白頭翁

生河南洛陽界及新安土山中。性溫。止腹痛。暖腰膝。唐本注及藥性論甚詳。陶隱居失於不審。宜其排叱也。新安縣界兼山野中屢嘗見之。正如唐本注所說。至今本處山中人賣白頭翁丸。言服之壽考。又失古人命名之意。

䕡茹

䕡茹治疥。馬疥尤善。服食方用者至少。

羊蹄

經不言根。圖經加根字。處處有。葉如菾中菠蔆。但無歧而色差青白。葉厚。花與子亦相似。葉可潔擦硇滷器。根取汁塗疥癬。子謂之金喬麥。燒煉家用以制鉛汞。又剉根研絞汁。取三二匙。水半盞煎一二沸。溫溫空肚服。治產後風秘殊驗。

蒴藋

蒴藋與陸英。既性味及出產處不同。治療又別。自是二物。斷無疑焉。况蒴藋花白。子初青如菉豆顆。每朵如盞面大。又平生有一二百子。十月方熟紅。豈得言剩出此條。孟浪之甚也。

夏枯草

今又謂之鬱臭。自秋便生。經冬不瘁。春開白花。中夏結子遂枯。古方丸燒灰合緊面藥。初生嫩時作菜食之。須浸洗淘去苦水。治瘰癧鼠漏。

蚤休

蚤休無旁枝。止一莖。挺生高尺餘。顛有四五葉。葉有歧。似虎杖。中心又起莖。亦如是生葉。惟根入藥用。

虎杖

根微苦。經不言味。此草藥也。蜀本圖經言作木。高丈餘。此全非虎杖。大率皆似寒菊。然花葉莖蘂差大爲異。仍莖葉有淡黑斑。自六七月旋旋開花。至九月中方已。花片四出。其色如桃花。差大。外微深。陝西山麓水次甚多。今天下暑月多煎根汁爲飲。不得甘草。則不堪飲。藥性論云和甘草煎。嘗之甘美。其味甘。即是甘草之味。非虎杖也。論其攻治則甚當。

馬勃

此唐韓退之所謂牛溲馬勃。俱收並蓄者也。有大如斗者。小亦如升杓。去膜。以蜜揉拌。少以水調呷。治喉閉咽痛。

虵莓

今田野道傍處處有之。附地生葉。如覆盆子。但光潔而小。微有皺紋。花黃。比蒺藜花差大。春末夏初。結紅子如荔枝色。餘如經。

苎根

如蕁麻。花如白楊而長。成穗生。每一朵。凡數十穗。青白色。

菰根

蒲類。四時取根。擣絞汁用。河朔邊人。止以此苗飼馬。曰菰蔣及作薦。花如葦。結青子。細若青麻黃長幾寸。彼人收之。合粟爲粥。食之甚濟饑。此杜甫所謂願作冷秋菰者是也。爲其皆生水中及岸際。多食亦令人利。

藩草

爾雅曰。藩、䕯音蔓子。左傳亦曰一薰一藩。十年尙猶有臭者。是此草。

牽牛子

諸家之說。紛紛不一。陶隱居尤甚。言花狀如䕷豆。殊不相當。花朵如鼓子花。但碧色。日出開。日西合。今注又謂其中子類喬麥。亦非也。蓋直如木猴梨子。但黑色。可微炒擣。取其中粉一兩。別以麩炒去皮尖者桃仁末半兩。以熟蜜和丸如梧桐子。溫水服三二十丸。治大腸風祕壅熱。若澀不可久服。亦行脾腎氣故也。

萞麻子

萞麻子作朵生。從下旋旋開花而上。從下結子。宛如牛身之蜱。取子炒熟。去皮爛嚼。臨睡服三二枚。漸加至十數枚。治瘰癧必效。

葎草

葎草、葛勒蔓也。治傷寒汗後虛熱。剉。研取生汁。飲一合愈。

獨行根

苗蔓生。子則馬兜零也。根扁。其嗅稍似葛根。細擣水調傅丁腫。後有馬兜零條。

芭蕉

三年已上卽有花。自心中出。一莖止一花。全如蓮花。葉亦相似。但其色微黃綠。從下脫葉。花心但向上生。常如蓮樣。然未嘗見其花心。剖而視之亦無藥。悉是葉但花頭常下垂。每一朵自中夏開。直至中秋後方盡。凡三葉開則三葉脫落。北地惜其種。人故少用。縷其苗爲布。取汁婦人塗髮令黑。餘說如經。

蒲公草

今地丁也。四時常有花。花罷飛絮。絮中有子。落處卽生。所以庭院閒亦有者。蓋因風而來也。

水紅子

不以多少微炒一半。餘一半生用。同爲末。好酒調二錢。日三服。食後夜臥各一服。治瘰癧瘡破者。亦治水。今大率與水紅相似。但枝低爾。今造酒。取以水浸汁。和麵

作麴。亦假其辛味。

角蒿

莖葉如青蒿。開淡紅紫花。花大約徑三四分。花罷結角。子長二寸許。微彎。苗與角治口齒絕勝。

雀麥

今謂之鷰麥。其苗與麥同。但穗細長而疎。唐劉夢得所謂菟葵鷰麥動搖春風者也。

骨碎補

苗不似薑。薑苗如葦梢。此物苗每一大葉。兩邊小葉槎牙。兩兩相對。葉長有尖瓣。餘如經。

馬兜零

蔓生。附木而上。葉脫時零尙垂之。其狀如馬項鈴。故得名。然熟時則自拆。拆開有子全者。採時須入九月閒。治肺氣喘急。

燈心草

陝西亦有蒸熟。乾則拆取中心穰然燈者。是謂之熟草。又有不蒸。但生乾剝取者爲生草。入藥宜用生草。

威靈仙

治腸風。根性快。多服疏人五臟真氣。

何首烏

兼黑髭鬢。與蘿蔔相惡。令人髭鬢早白。治腸風熱多用。

五倍子

今染家亦用。口瘡以末摻之。便可飲食。

金櫻子

經九月十月。熟時採。不爾。復令人利。

萱草

根洗淨研汁一盞。生薑汁半盞相和。時時細呷。治大熱衄血。

葫蘆巴

本經云。得蘹香子、桃仁。治膀胱氣甚效。嘗合。惟桃仁麩炒。各等分。半以酒糊丸。半

爲散。每服五七十丸。空心食前鹽酒下。散以熱米飲調下。與丸子相間空心服。日各一二服。

金星草

丹石毒發於背。及一切癰腫。每以根葉一分。用酒一大盞。煎汁服。不惟下所服石藥。兼毒去瘡愈。如不欲酒。將末一二分。新汲水調服。以知爲度。

木賊

細剉。微微炒擣爲末。沸湯點二錢。食前服。治小腸膀胱氣。緩緩服必效。

本草衍義

卷十三

茯苓

乃樵斫訖多年松根之氣所生。此蓋根之氣味。噎鬱未絕。故爲是物。然亦由土地所宜與不宜。其津氣盛者。方發泄於外。結爲茯苓。故不抱根而成物。旣離其本體。則有苓之義。茯神者。其根但有津氣而不甚盛。故止能伏結於本根。旣不離其本。故曰茯神。此物行水之功多。益心脾不可闕也。或曰松旣樵矣。而根尚能生物乎。答曰。如馬勃、菌、五芝、木耳、石耳之類。皆生於枯木石糞土之上。精英未淪。安得不爲物也。其上有菟絲。下有茯苓之說。甚爲輕信。

琥珀

今西戎亦有之。其色差淡而明徹。南方者色深而重濁。彼土人多碾爲物形。若謂千年茯苓所化。則其間有沾着蠅蟲蜂蟻。宛然完具者。是極不知也。地里誌云。林

邑多琥珀。實松脂所化耳。此說爲勝。但土地有所宜不宜。故有能化有不能化者。張茂先又爲燒蜂窠所作。不知得於何處。以手摩熱。可以拾芥。餘如經。

松黃

一如蒲黃但其味差淡。治產後壯熱。頭痛頰赤。口乾唇焦。多煩燥渴。昏悶不爽。松花、川芎、當歸、石膏、蒲黃五物等同爲末。每服二錢。水二合。紅花二捻。同煎七分去滓。粥後溫溫細呷。松子多海東來。今關右亦有。但細小味薄。與柏子仁同治虛秘。

柏

取脂以療馬瘑疥。今未見用柏湍者。老人虛秘。柏子仁、大麻子仁、松子仁等分。同研溶白蠟丸。桐子大。以少黃丹湯服二三十丸。食前。嘗官陝西。每登高望之。雖千萬株皆一一西指。蓋此木爲至堅之木。不畏霜雪。得木之正氣。他木不逮也。所以受金之正氣所制。故一一向之。

桂

桂大熱。素問云。辛甘發散爲陽。故漢張仲景桂枝湯。治傷寒表虛。皆須此藥。是專用辛甘之意也。本草第一又云。療寒以熱藥。故知三種之桂。不取菌桂、牡桂者。蓋

此二種。性止溫而已。不可以治風寒之病。獨有一字桂。本經言甘辛大熱。此正合素問辛甘發散爲陽之說。尤知菌牡二桂不及也。然本經止言桂。仲景又言桂枝者。蓋亦取其枝上皮。其木身粗厚處亦不中用。諸家之說。但各執己見。終無證據。今又謂之官桂。不知緣何而立名。慮後世爲別物。故書之。又有桂心。此則諸桂之心。不若一字桂也。

楓香

與松脂皆可亂乳香。尤宜區別。楓香微黃白色。燒之尤見真僞。兼能治風癮疹痒毒。水煎熱渫洗。

乾漆

若濕漆藥中未見用。凡用者皆乾漆耳。其濕者在燥熱及霜冷時則難乾。得陰濕雖寒月亦易乾。亦物之性也。若霑漬人以油治之。凡驗漆惟稀者以物蘸起細而不斷。斷而急收起。又塗於乾竹上蔭之速乾者並佳。餘如經。

蔓荊實

諸家所解蔓荊、牡荊紛亂不一。經既言蔓荊。明知是蔓生。卽非高木也。既言牡荊。

則自是木上生者。況漢書郊祀志所言。以牡荊莖爲幡竿。故知蔓荊卽子大者是。又何疑焉。後條有欒荊。此卽便是牡荊也。子青色如茱萸。不合更立欒荊條。故文中云。本草不載。亦無別名。但有欒花。功用又別。斷無疑焉。注中妄稱石荊當之。其說轉見穿鑿。

桑寄生

新舊書云。今處處有之。從官南北。實處處難得。豈歲歲窠斫摘踐之苦。而不能生邪。抑方宜不同也。若以爲鳥食物子落枝節間。感氣而生。則麥當生麥。穀當生穀。不當但生此一物也。又有於柔滑細枝上生者。如何得子落枝節間。由是言之。自是感造化之氣。別是一物。古人當日惟取桑上者。實假其氣耳。又云今醫家鮮用。此極誤矣。今醫家非不用也。第以難得眞桑上者。嘗得眞桑寄生。下嚥必驗如神。向承乏吳山。有求藥於諸邑者。乃遍令人搜摘。卒不可得。遂以實告。甚不樂。蓋不敢以僞藥罔人。鄰邑有人僞以他木寄生送之。服之逾月而死。哀哉。

沉香木

嶺南諸郡悉有之。旁海諸州尤多。交幹連枝。崗嶺相接。千里不絕。葉如冬青。大者

合數人抱木性虛柔。山民或以構茅廬。或爲橋梁。或爲飯甑尤佳。有香者百無一二。蓋木得水方結。多在折枝枯榦中。或爲沉。或爲煎。或爲黃熟。自枯死者謂之水盤香。今南恩高竇等州。惟產生結香。蓋山民入山見香木之曲榦斜枝。必以刀斫成坎。經年得雨水所漬。遂結香。復以鋸取之。刮去白木。其香結爲斑點。遂名鷓鴣斑。燔之極清烈。沉之良者。惟在瓊崖等州。俗謂之角沉、黃沉。乃枯木中得者。宜入藥用。依木皮而結者謂之青桂。氣尤清。在土中歲久不待刓剔而成者。謂之龍鱗。亦有削之自卷。咀之柔韌者。謂之黃蠟沉。尤難得也。然經中止言療風水毒腫。去惡氣。餘更無治療。今醫家用以保和衛氣。爲上品藥。須極細爲佳。今人故多與烏藥磨服。走散滯氣。獨行則勢弱。與他藥相佐。當緩取效有益無損。餘藥不可方也。

薰陸香

薰陸香、木葉類棠梨。南印度界阿吒釐國出。今謂之西香。南番者更佳。此卽今人謂之乳香。爲其垂滴如乳。鎔塌在地者。謂之塌香。皆一也。

丁香

日華子云。治口氣。此正是御史所含之香。治胃寒及脾胃冷氣不和。有大者名母

丁香。氣味尤佳。爲末。縫紗囊如小指。實末內陰中。主陰冷病。中病便已。

柏木

今用皮。以蜜勻炙。與青黛各一分同爲末。入生龍腦一字研勻。治心脾熱。舌頰生瘡。當摻瘡上。有涎即吐。又張仲景柏皮湯。無不驗。傷寒論中已著。

辛夷

先花後葉。即木筆花也。最先春。以其花未開時。其花苞有毛。光長如筆。故取像曰木筆。有紅紫二本。一本如桃花色者。一本紫者。今入藥。當用紫色者。仍須未開時收取入藥。去毛苞。

榆皮

今初春先生莢者是。去上皺澀乾枯者。將中間嫩處剉乾磑爲粉。當歉歲。農將以代食。葉青嫩時收貯。亦用以爲羹茹。嘉祐年過豐沛。人闕食。鄉民多食此。

蕪荑

有大小兩種。小蕪荑即榆莢也。揉取仁。醞爲醬。味尤辛。入藥當用大蕪荑。別無種。然小蕪荑醞造多假。以外物相和。切須擇去也。治大腸寒滑及多冷氣。不可闕。

酸棗

酸棗微熱。經不言用仁。仍療不得眠。天下皆有之。但以土產宜與不宜。嵩陽子曰、酸棗縣卽滑之屬邑。其木高數丈。味酸。醫之所重。今市人賣者皆棘子。此說未盡。殊不知小則爲棘。大則爲酸棗。平地則易長。居崖塹則難生。故棗多生崖塹上。久不樵。則成榦。人方呼爲酸棗。更不言棘。徒以世人之意如此。在物則曷若是也。其實一本。以其不甚爲世所須。及礙塞行路。故成大木者少。多爲人樵去。然此物纔及三尺。便開花結子。但窠小者氣味薄。本大者氣味厚。又有此別。今陝西臨潼山野所出者亦好。亦土地所宜也。並可取仁。後有白棘條。乃是酸棗未爲大時枝上刺也。及至長成。其刺亦少。實亦大。故棗取大木。刺取小窠也。亦不必強分別爾。

槐實

槐實止言實。今當分爲二。實本出莢中。若擣莢作煎者。當言莢也。莢中子大如豆。堅而紫色者實也。今本條不析出莢與莢中子。蓋其用各別。皆疎導風熱。

槐花

今染家亦用。收時折其未開花。煮一沸。出之釜中。有所澄下稠黃滓。滲漉爲餅。染

色更鮮明。治腸風熱瀉血佳甚。不可過劑。

枸杞

枸杞當用梗皮。地骨當用根皮。枸杞子當用其紅實。是一物有三用。其皮寒。根大寒。子微寒。亦三等。此正是孟子所謂性由杞柳之杞。後人徒勞分別。又爲之枸棘。茲強生名耳。凡杞未有無棘者。雖大至有成架。然亦有棘。但此物小則多刺。大則少刺。還如酸棗及棘其實皆一也。今人多用其子。直爲補腎藥。是曾未考究經意。當更量其虛實冷熱用之。

本草衍義

卷十四

龍眼

經曰。一名益智。今專爲果。未見入藥。補注不言。神農本草編入木部中品。果部中復不曾收入。今除爲果之外。别無龍眼。若謂爲益智子。則專調諸氣。今爲果者復不能也。矧自有益智條。違不相當。故知木部龍眼。卽便是今爲果者。按今注云。甘味歸脾。而能益智。此說甚當。

厚朴

今西京伊陽縣及商州亦有。但薄而色淡。不如梓州者厚而紫色有油。味苦。不以薑製。則棘人喉舌。平胃散中用最調中。至今此藥盛行。旣能溫脾胃氣。又能走冷氣。爲世所須也。

猪苓

行水之功多。久服必損腎氣。昏人目。果欲久服者。更宜詳審。

竹葉

凡諸竹與筍性皆微寒。故知葉其用一致。本經不苦。筍及苦竹性。若取瀝作油。亦不必強擇也。張仲景竹葉湯用淡竹筍難化不益脾。鄰家一小兒方二歲。偶失照管。壯熱喘粗。不食多睡。仰頭呻吟。微嘔逆瞑目多驚。凡三五日。醫作慢驚治之。治不對病不愈。忽然其母誤將有巴豆食藥作驚藥。化五丸如麻子大嚾之。稍久大吐。有物噎於喉中。乳媼以指摘出之。約長三寸。粗如小指。乃三日前臨堦曝者乾筍筍。是夜諸證皆定。次日但以和氣藥調治遂安。其難化也如此。經曰問而知之者謂之工。小兒不能問。故爲難治。醫者當愼謹也。

枳實

枳實、枳殼一物也。小則其性酷而速。大則其性詳而緩。故張仲景治傷寒倉卒之病。承氣湯中用枳實。此其意也。皆取其疏通決泄破結實之義。他方但導敗風壅之氣。可常服者。故用枳殼。其意如此。

山茱萸

與吳茱萸甚不相類。山茱萸色紅、大如枸杞子。吳茱萸如川椒。初結子時。其大小亦不過椒。色正青。得名則一。治療又不同。未審當日何緣如此命名。然山茱萸補養腎臟。無一不宜。經與注所說備矣。

吳茱萸

須深湯中浸去苦烈汁。凡六七過。始可用。今文與注及注中藥法皆不言。亦漏落也。此物下氣最速。腸虛人服之愈甚。

梔子

仲景治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若劇者。必反覆顛倒。心中懊憹。梔子豉湯治之。虛故不用大黃。有寒毒故也。梔子雖寒無毒。治胃中熱氣。既亡血亡津液。腑藏無潤養。內生虛熱。非此物不可去。張仲景傷寒論已著。又治心經留熱。小便赤澀。去皮山梔子、火炮大黃、連翹、甘草炙等分。末之。水煎三二錢七。服之無不效。

檳榔

二書所說甚詳。今人又取尖長者入藥。言其快銳速效。屢嘗試之。果如其說。

合歡花

其色如今之醮暈線。上半白。下半肉紅。散垂如絲。爲花之異。其緑葉至夜則合。又謂之夜合花。陳藏器、日華子皆曰皮殺蟲。又曰續筋骨。經中不言。

秦椒

此秦地所生者。故言秦椒。大率椒株皆相似。秦椒但葉差大。椒粒亦大而紋低。不若蜀椒皺紋高爲異也。然秦地亦有蜀種椒。如此區別。

衞矛

所在山谷皆有之。然未嘗於平陸地見也。葉絕少。其莖黄褐色。若蘗皮。三面如鋒刃。人家多燔之遣祟。方家用之亦少。

紫葳

今蔓延而生。謂之爲草。又有木身。謂之爲木。又須物而上。然榦不逐冬斃。亦得木之多也。故分入木部爲至當。唐白樂天詩。有木名凌霄。擢秀非孤標。由是益知非草也。本經又云。莖葉味苦。是與瞿麥别一種甚明。唐本注云。且紫葳、瞿麥皆本經所載。若用瞿麥根爲紫葳。何得復用莖葉。此說盡矣。然其花赭黄色。本條雖不言其花。又却言莖葉味苦。則紫葳爲花。故可知矣。

蕪荑

性溫。治大腸寒滑不可闕也。須佐以他藥爲丸服。溫而散走寒氣。

茗苦梌

今茶也。其文有陸羽茶經。丁謂北苑茶錄。毛文錫茶譜。蔡宗顏茶山節對。其說甚詳。然古人謂其芽爲雀舌、麥顆。言其至嫩也。又有新芽一發便長寸餘。微粗如針。惟牙長爲上品。其根幹水土力皆有餘故也。如雀舌、麥顆。又下品。前人未盡識。誤爲品題。唐人有言曰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斯言甚當飲茶者宜原其始終。又晉溫嶠上表貢茶千斤。茗三百斤。郭璞曰早採爲茶。晚採爲茗。茗或曰荈。尺兖切葉老者也。

桑根白皮

桑根白皮條中桑之用稍多。然獨遺烏椹。桑之精英盡在於此。採摘微研。以布濾去滓。石器中熬成稀膏。量多少入蜜再熬成稠膏。貯甆器中每抄一二錢。食後夜臥以沸湯點服。治服金石發熱渴。生精神。及小腸熱。性微涼。

白棘

一名棘鍼。一名棘刺。按經如此甚明。諸家之意强生疑惑。今據不取。求其經而可矣。其白棘乃是取其肥盛紫色。枝上有皺薄白膜先剝起者。故曰白棘。取白之意。不過如此。其棘刺花。乃是棘上所開花也。餘無他義。今人燒枝取油塗垢髮。使垢解。

龍腦

條中與圖經所說各未盡。此物大通利關鬲熱塞。其淸香爲百藥之先。大人小兒風涎閉壅。及暴得驚熱甚濟用。然非常服之藥。獨行則勢弱。佐使則有功。於茶亦相宜。多則掩茶氣味。萬物中香無出其右者。西方抹羅短吒國在南印度境。有羯布羅香。榦如松株葉異。濕時無香。採乾之後。折之中有香。狀類雲母色如冰雪。此龍腦香也。蓋西方亦有。

菴摩勒

餘甘子也。解金石毒。爲末。作湯點服。佛經中所謂菴摩勒果者是此。蓋西方亦有之。

紫鉚音礦

如糖霜。結於細枝上。累累然。紫黑色。研破則紅。今人用造綿烟脂。邇來亦難得。餘如經。

天竹黄

自是竹內所生。如黃土。着竹成片。涼心經。去風熱。作小兒藥尤宜。和緩故也。

天竺桂

與牡菌桂同。惟薄而已。

烏藥

和來氣少。走泄多。但不甚鋼猛。與沉香同磨作湯點。治胸腹冷氣。甚穩當。

沒藥

大概通滯血打撲損疼痛。皆以酒化服。血滯則氣壅淤。氣壅淤則經絡滿急。經絡滿急。故痛且腫。凡打撲着肌肉須腫脹者。經絡傷。氣血不行。壅淤故如是。

墨

松之煙也。世有以粟草灰僞爲者。不可用。須松烟墨方可入藥。然惟遠煙爲佳。今高麗國每貢墨於中國。不知用何物合和。不宜入藥。此蓋未達不敢嘗之義。又治

大吐血。好墨細末二錢。以白湯化阿膠清調稀稠得所。頓服。熱多者尤相宜。又鄜延界內有石油。燃之煙甚濃。其煤可爲墨黑光如漆。松煙不及。其識文曰。延川石液者。是不可入藥。當附於此。

本草衍義

卷十五

石南葉

狀如枇杷葉之小者。但背無毛。光而不皺。正二月間開花。冬有二葉爲花苞。苞既開。中有十五餘花。大小如椿花。甚細碎。每一苞。約彈許大。成一毬。一花六葉。一朵有七八毬。淡白綠色。葉末微淡赤色。花既開。蘂滿花。但見蘂不見花。花纔罷。去年綠葉盡脫落。漸生新葉。治腎衰脚弱最相宜。但京洛河北河東山東頗少人以此故少用。湖南北江東西二浙甚多。故多用南實。今醫家絕不用。

蜀椒

須微炒使汗出。又須去附紅黃殼。去殼之法。先微炒。乘熱入竹筒中。以梗椿之播取。紅如末盡。更揀更椿。以盡爲度。凡用椒須如此。其中子謂之椒目。治盜汗尤功。將目微炒。擣爲極細末。用半錢匕。以生猪上唇煎湯一合調。臨睡服無不效。蓋椒

目能行水。又治水蠱。

莽草

今人呼爲𦱤草。濃煎湯。淋渫皮膚麻痺。本經一名春草。諸家皆謂爲草。今居木部。圖經亦然。今世所用者。皆木葉也。如石楠枝梗乾則皺。揉之其嗅如椒。爾雅釋草云。葞、春草釋曰今莽草也。與本經合。今當具言之石南條中陶隱居注云。似𦱤草。凌冬不凋。誠木無疑。

郁李仁

其子如御李子至紅熟堪啗。微澀。其仁湯去皮。研極爛。入生龍腦。點赤目。陝西甚多。根煎湯渫風蚛牙。

鼠李

即牛李子也。木高七八尺。葉如李。但狹而不澤。子於條上四邊生。熟則紫黑色。生則青。葉至秋則落。子尚在枝。是處皆有。故經不言所出處。今關陝及湖南江南北甚多。木皮與子兩用。

欒華

今長安山中亦有。其子卽謂之木欒子。攜至京都爲數珠。未見其入藥。

杉

其幹端直。大抵如松。冬不凋。但葉闊成枝。廬山有萬杉寺。卽此杉也。作屑煑汁。浸洗脚氣腫滿。今處處有。

楠材

今江南等路造船場皆此木也。緣木性堅。而善居水。久則多中空。爲白蟻所穴。

榧實

大如橄欖。殼色紫褐而脆。其中子有一重粗黑衣。其仁黃白色。嚼久漸甘美。五痔人常如果食之愈。過多則滑腸。

欅木皮

今人呼爲欅柳。然葉謂柳非柳。謂槐非槐。木最大者高五六十尺。合二三人抱。湖南北甚多。然亦下材也。不堪爲器用。嫩皮取以緣栲栳與箕脣。

白楊

陝西甚多。永耀間居人脩蓋。多此木也。然易生根。斫木時碎札入土卽下根。故易

以繁植。非止墟墓間。於人家舍前後。及夾道往往植之。土地所宜爾。風纔至。葉如大雨聲。葉梗故如是。又謂無風自動則無此事。嘗官永耀間。熟見之。但風微時。當風逕者。其葉孤絕處則往往獨搖。以其蔕細長。葉重大。微風雖過。故往來卒無已時。勢使然也。其葉面青光背白。木身微白。故曰白楊。非如粉之白。

欒荊

卽前所謂牡荊也。不合更立此條。況本經元無欒荊。已具蔓荊實條中。

紫荊木

春開紫花甚細碎。共作朵生。出無常處。或生於木身之上。或附根土之下。直出花。花罷葉出光緊微圓。園圃間多植之。

鈎藤

鈎藤中空。二經不言之。長八九尺。或一二丈者。湖南北江南江西山中皆有。小人有以穴隙間致酒甕中。盜取酒以氣吸之。酒既出涌涓不斷。專治小兒驚熱。

榼藤子

紫黑色微光。大一二寸圓褊。治五痔有功。燒成黑灰。微存性。米飲調服。人多剔去

肉。作藥瓢垂腰間。

皂莢

皂莢其子炒。舂去赤皮仁。將骨浸軟煑熟。以糖漬之可食。甚疎導五臟風熱壅。其莢不蚛肥者。微炙爲末一兩。入生白礬末半兩。膩粉半兩。風涎潮塞氣不通。水調灌一二錢。但過咽則須吐涎。凡用白礬者。分隔下涎也。又暑中濕熱時。或久雨合蒼朮燒。辟溫疫邪濕氣。

柳華

經曰味苦。即是初生有黃蘂者也。及其華乾。絮方出。又謂之柳絮。收之貼灸瘡及爲茵褥。絮之下連小黑子。因風而起。得水濕處便生。如地丁之類。多不因種植。於人家庭院中自然生出。蓋亦如柳絮兼子而飛。陳藏器之說是。然古人以絮爲花。陶隱居亦曰花隨風。狀如飛雪。誤矣。經中有實及子汁。諸家不解。今人亦不見用。釋氏謂柳爲尼俱律陀木其子極細如人妄因極小妄果至大是知小黑子得因風而起

桐葉

經注不指定是何桐。致難執用。今具四種桐。各有治療。條其狀列於後。一種白桐。

可斲琴者。葉三杈。開白花。亦不結子。藥性論云。皮能治五淋。沐髮去頭風生髮。一種荏桐。早春先開淡紅花。狀如鼓子花。成筒子。子或作桐油。日華子云。桐油冷微毒。一種梧桐。四月開淡黃小花。一如棗花。枝頭出絲。墮地成油。霑漬衣履。五六月結桐子。今人收炒作果。動風氣。此是月令清明之日桐始華者。一種崗桐無花。不中作琴。體重。

爲臼

葉如小杏葉。但微薄而綠色差淡。子八九月熟。初青後黑。分爲三瓣。取子出油。燃燈及染髮。

訶黎勒

氣虛人亦宜緩緩煨熟少服。此物雖澀腸。而又泄氣。蓋其味苦澀。

椿木華　椿樗

椿木華、椿樗皆臭。但一種有花結子。一種無花不實。世以無花不實木身大。其榦端直者爲椿。椿用木葉。其有花而莢。木身小榦。多迂矮者爲樗。樗用根葉莢。故曰未見椿上有莢者。惟樗木上有。又有樗雞。故知古人命名曰不言椿雞而言樗雞

者。以顯有雞者爲樗。無雞者爲椿。其義甚明。用椿木葉。樗木根葉夾者。宜依此推窮。洛陽一女子年四十六七。躭飲無度。多食魚蟹。攝理之方蔑如也。後以飲啖過常。蓄毒在臟。日夜二三十謁。大便與膿血雜下。大腸連肛門痛不堪任。醫以止血痢藥不效。又以腸風藥則益甚。蓋腸風則有血而無膿。凡如此已半年餘。氣血漸弱。食漸減。肌肉漸瘦。稍服熱藥則腹愈痛。血愈下。服稍凉藥卽泄注。氣羸。粥愈減。服溫平藥則病不知。如此將暮歲。醫告術窮。垂命待盡。或有人教服人參散。病家亦不敢主。當謾與服之。纔一服知。二服減。二服膿血皆定。自此不十服其疾遂愈。後問其方云。治大腸風虛。飲酒過度。挾熱下痢膿血。疼痛多日不差。樗根白皮一兩。人參一兩爲末。每用二錢七。空心溫酒水調服。如不飲酒。以溫米飲代。忌油膩濕麪青菜果子甜物雞猪魚腥等。

胡椒

去胃中寒痰吐水。食已卽吐甚驗。過劑則走氣。大腸寒滑亦用。須各以他藥佐之。

橡實

櫟木子也。葉如栗葉。在處有。但堅而不堪充材。亦木之性也。山中以椿仁爲糧。然

澀腸。木善爲炭。他木皆不及。其殼堪染皂。若曾經雨水者其色淡。不若不經雨水者。槲亦有殼。但少而不及櫟木所實者。

無石子

今人合他藥染髭。

槲若

亦有斗。但不及櫟木。雖堅而不堪充材。葉微炙炒。槐花減槲葉之半。同爲末。米飲調服。治初得腸風及血痔熱多者尤佳。亦堪爲炭但不及櫟木。

黃蘗

亦治馬心肺熱有功。

無患子

今釋子取以爲念珠。出佛經。惟取紫紅色小者佳。今入藥絕少。西洛亦有之。

椰子

椰子開之。有汁如乳。極甘香。自別是一種氣味。中又有一塊瓤。形如瓜蔞。上有細壠起。亦白色。但微虛紋。若婦人裙褶。其味亦如其汁。又着殼一重白肉。剮取之皆

可與瓤糖煎爲果汁。色如白酒。其味如瓤。然謂之酒者。好事者當日強名之。取其殼爲酒器。如酒中有毒。則酒沸起。今人皆漆其裏。則全失用椰子之意。

樺木皮

燒爲黑灰。合他藥治肺風毒。及取皮上有紫黑花勻者。裹鞍弓鐙。

赤檉木

又謂之三春柳。以其一年三秀也。花肉紅色。成細穗。河西者戎人取滑枝爲鞭。京師亦甚多。

木鼈子

蔓生。歲一枯。葉如蒲桃。實如大栝樓。熟則紅黃色。微有刺。不能刺人。今荊南之南皆有之。九月十月熟。實中之子曰木鼈子。但根不死。春旋生苗。其子一頭尖者爲雄。凡植時須雌雄相合。麻縷纏定。及其生也。則去其雄者。方結實。

木槿

如小葵花。淡紅色。五葉成一花。朝開暮斂。花與枝兩用。湖南北人家多種植爲籬障。餘如經。

欅櫚木

今人旋爲器。皮燒爲黑灰。治婦人血露及吐血。仍佐之他藥。每歲剶取欅皮。不爾束死。花如魚子。渫熟淹爲果。

柘木

柘木裏有紋。亦可旋爲器。葉飼蠶。曰柘蠶。葉梗然不及桑葉。東行根及皮煑汁釀酒。治風虛耳聾有驗。餘如經。

本草衍義

卷十六

髮髲

與亂髮自是兩等。髮髲味苦。卽陳舊經年歲者。如橘皮皆橘也。而取其陳者。狼毒、麻黃、吳茱萸、半夏、枳實之類。皆須陳者。謂之六陳。入藥更良。敗蒲亦然。此用髲之義耳。今人謂之頭髲。其亂髮條中自無用髲之義。此二義甚明。亦不必如此過謂搜索。右以亂髮如雞子大。無油器中熬燋黑。就研爲末。以好酒一盞沃之。何首烏末二錢。同勻攪。候溫灌之下咽。過一二刻再灌。治破傷風及沐髮中風極效。

人乳汁

人乳汁治目之功多。何也。人心生血。肝藏血。肝受血則能視。蓋水入於經。則其血乃成。又曰上則爲乳汁。下則爲月水。故知乳汁卽血也。用以點眼。豈有不相宜者。血爲陰。故其性冷。藏寒人。如乳餅酪之類不可多食。雖曰牛羊乳。然亦不出乎陰

陽造化爾。西戎更以駝馬乳爲酥酪。老人患口瘡不能食。飲人熱乳良。

人屎

用乾陳者爲末。於陰地淨黃土中作五六寸小坑。將末三兩。匙於坑中。以新汲水調勻良久。俟澄清。與時行大熱狂渴須水人飲之愈。今世俗謂之地清。然飲之勿極意。恐過多耳。又治一切癰癤熱毒瘡。膿血未潰。疼痛不任。用乾末麝香各半錢同研細。抄一豆大。津唾則瘡心醋麪錢子貼定。膿潰出去藥。

人溺

須童男者。產後溫一盃飲。壓下敗血惡物。有飲過七日者。過多恐久遠血藏寒。令人發帶病。氣血虛無熱者。尤不宜多服。此亦性寒。故治熱勞方中亦用。

人指甲

治鼻衄。細細刮取。俟血稍定。去瘀血。於所衄鼻中。搐之立愈。獨不可備。則衆人取之甚善。衄藥幷法最多。或效或不效。故須博採。以備道途田野中用。

龍骨

諸家之說紛然不一。既不能指定。終是臆度。西京穎陽縣民家。忽崖壞得龍骨一

副。支體頭角悉具。不知其蛻也。其㲉也。若謂蛻㲉。則是有形之物。而又生不可得見。死方可見。謂其化也。則其形獨不能化。然西域記中所說甚詳。但未敢據憑。萬物所禀各異。造化不可盡知。莫可得而詳矣。孔子曰。君子有所不知。蓋闕如也。妄亂穿鑿。恐誤後學。治精滑及大腸滑。不可闕也。

牛黄

牛黄。亦有駱駝黄。皆西戎所出也。駱駝黄極易得。醫家當審别考而用之。爲其形相亂也。黄牛黄輕鬆自然微香。以此爲異。蓋又有犛牯牛黄。堅而不香。

麝

麝每糞時。須聚於一所。人見其所聚糞。及有遺麝氣。遂爲人獲。亦物之一病爾。此獵人云。餘如經。

象牙

取口兩邊。各出一牙。下垂夾鼻者。非口內食齒。齒别入藥。今爲象笏者是也。

醍醐

作酪時上一重凝者爲酪面。酪面上其色如油者爲醍醐。熬之即出。不可多得。極

甘美。雖如此。取之用處亦少。惟潤養瘡痂最相宜。

犀角

凡入藥須為色未經湯水浸煑者。故曰生犀。川犀及南犀紋皆細。為犀尙有顯紋者露。黃犀紋絕少。皆不及西番所出紋高雨脚顯也。物像黃外黑者爲正透。物像黑外黃者爲倒透。蓋以為爲正。以形像肖物者爲佳。旣曰通犀。又須紋頭顯黃黑分明透不脫有雨脚滑潤者爲第一。鹿取茸犀取尖。其精銳之力盡在是矣。犀角尖磨服爲佳。若在湯散則屑之。西番者佳。

羚羊角

今皆取有掛痕者。陳藏器取耳邊聽之集集鳴者良。亦強出此說。未嘗遍試也。今將他角附耳。皆集集有聲。不如有掛痕一說盡矣。然多僞爲之。不可不察。

羖羊角

出陝西河東。謂之羖攊羊。尤很健。毛最長而厚。此羊可入藥。如要食。不如無角白大羊。本草不言者。亦有所遺爾。又同華之間。有臥沙細肋。其羊有角似羖羊。但低小。供饌在諸羊之上。張仲景治寒疝。用生薑羊肉湯服之無不驗。又一婦人產當

寒月。寒氣入產門。臍下脹滿。手不敢犯。此寒疝也。醫將治之以抵當湯。謂其有瘀血。嘗敎之曰。非其治也。可服張仲景羊肉湯少減水。二服遂愈。

牛角䚡

此則黃牛角䚡。用尖燒爲黑灰。微存性。治婦人血崩。大便血及冷痢。又白水牛鼻。乾濕皆可用。治偏風口喎斜。以火炙熱。於不患處一邊熨之漸正。

犬膽

塗鈆如金色。又救生接元氣補虛損憊。黃狗脊骨一條、去兩頭截爲五七段帶肉些小用好硇砂一兩細研漿水二升入硇砂在漿水中攪勻浸骨三日後以炭火炙令黃色又入汁蘸候汁盡爲度其狗骨已酥脆擣令極細後入諸藥肉蓯蓉、去沙薄切火焙乾菟絲子、酒浸二日曝乾杜仲、去麁皮肉桂、去皮上麁皺附子、炮去皮臍鹿茸、急燎去毛酥微炙黃色不可令燋乾薑。炮已上各一兩蛇床子、半兩微炒陽起石、半兩酒煮一日令數人不住手研一日將前八味同杵羅爲末。次入陽起石幷狗骨末。用熟棗肉五兩。酥一兩。同和再擣千餘下。看硬軟。丸如小豆大。曬乾每日空心鹽湯下二十丸。

鹿茸

他獸肉多屬十二辰及八卦。昔黃帝立子丑等爲十二辰以名月。又以名獸配十

二辰屬。故麞鹿肉爲肉中第一者。避十二辰也。味亦勝他肉。三祀皆以鹿腊。其義如此。茸最難得。不破及不出却血者。蓋其力盡在血中。獵時多有損傷故也。茸上毛先薄以酥塗勻。於烈焰中急灼之。若不先以酥塗。恐火焰傷茸。俟毛淨微炙入藥。今人亦能將麻茸僞爲之。不可不察也。頭亦可釀酒。然須作漿時稍益葱椒。角爲膠別有法。按月令冬至一陽生。麋角解。夏至一陰生。鹿角解。各逐陰陽分合。如此解落。今人用麋鹿茸作一種。殆疎矣。凡麋鹿角自生至堅完。無兩月之久。大者二十餘斤。其堅如石。計一晝夜須生數兩。凡骨之類。成長無速於此。雖草木至易生。亦無能及之。豈可與凡骨血爲比。麋茸利補陽。鹿茸利補陰。凡用茸無須太嫩。唯長四五寸。茸端如馬瑙紅者最。性須佐以他藥則有功。

虎骨

頭脛與脊骨入藥。肉微鹹。陳藏器所注乙骨之事。反射之目光墮地如白石之說。必得之於人。終不免其所誣也。人或問曰。風從虎何也。風木也。虎金也。木受金制。焉得不從。故呼嘯則風生。自然之道也。所以治風攣急屈伸不得。走疰癲疾。驚癇骨節風毒等。乃此義耳。

豹肉

毛赤黃。其紋黑如錢而中空。比比相次。此獸猛捷過虎。故能安五藏。補絕傷輕身。又有土豹。毛更無紋。色亦不赤。其形亦小。此各自有種。非能變爲虎也。聖人假喻而已。恐醫家未喻。故書之。

狸骨

形類貓。其紋有二。一如連錢者。一如虎紋者。此二色狸。皆可入藥。其肉味與狐不相遠。江西一種牛尾狸。其尾如牛。人多糟食。未聞入藥。孟詵云。骨理痔病作羹臛食之。然則骨如何作羹臛。音郝羹[illegible]肉炙骨和麝香、雄黃爲丸服。治痔及瘻瘡甚效。

兔

有白毛者。全得金之氣也。入藥尤功。餘兔至秋深時則可食。金氣全也。纔至春夏其味變。取四脚肘後毛爲逐食餇鵰鷹。至次日吐出。其意欲腹中逐盡脂肥。使餓急捕逐速爾。然作醬必使五味。既患豌豆瘡。又食此。則發毒太甚。恐斑爛損人。

鼺鼠

經中不言性味。惟是於難產通用藥中云鼺音羸鼠微溫。毛赤黑色長尾。人捕得取

皮爲煖帽。但向下飛則可。亦不能致遠。今關西山中甚有毛極密。人謂之飛生者是也。注中又引水馬。首如馬。身如蝦背傴僂身有竹節紋長二三寸。今謂之海馬。

鼺鼠

鼺、鼠也。其毛色如鼠。今京畿田中甚多。脚絕短。但能行。尾長寸許。目極小。項尤短。兼易掘取。或安竹弓射之。用以飼鷹。陶不合更引今諸山林中大如水牛。形似猪。灰赤色者也。設使是鼠。則孰能見其溺精成鼠也。陶如此輕信。但真醇之士。不以無稽之言爲妄矣。今經云在土中行。則鼴鼠無疑。

獺

四足俱短。頭與身尾皆褊。毛色若故紫帛。大者身與尾長三尺餘。食魚居水中。出水亦不死。亦能休於大木上。世謂之水獺。嘗縻置大水甕中。於其間旋轉如風。水謂之成旋壠起。四面高中心凹下。觀者駭目。皮。西戎將以飾毳服領袖。問之云。垢不着。如風霾翳目。即就袖口飾目中即出。又毛端果不着塵。亦一異也。又本草敍例言獺膽分盃。嘗試之不驗。惟塗於盞脣。但使酒稍高于盞面分盃之事亦古今傳誤言也。不可不正之。肝用之有驗。

狐

今用肝治風。皮兼毛用爲裘者是也。此獸多疑。極審聽。人智出之。以多疑審聽。而捕取。捕者多用罝。

貒

貒肥矮。毛微灰色。頭連脊毛一道黑。嘴尖黑。尾短闊。蒸食之極美。貉形如小狐。毛黄褐色。野獸中貒肉最甘美。仍益瘦人。

野猪

野猪黄在膽中。治小兒諸癇疾。京西界野猪甚多。形如家猪。但腹小脚長。毛色褐。作羣行。獵人惟敢射最後者。射中前奔者。則羣猪散走傷人。肉色赤如馬肉。其味甘。肉復軟。微動風。黄不常有。間得之。世亦少用。食之尚勝家猪。

驢肉

食之動風。脂肥尤甚。屢試屢驗。日華子以謂止風狂。治一切風。未可憑也。煎膠用皮者。取其發散皮膚之外也。仍須烏者。用烏之意。如用烏雞子、烏蛇、烏鴉之類。其物雖治風。然更取其水色。蓋以治其熱則生風之義。

膃肭臍

今出登萊州。藥性論以謂是海內狗外腎。日華子又謂之獸。今觀其狀。非狗非獸。亦非魚也。但前即似獸。尾即魚。其身有短密淡青白毛。腹脅下全白。仍相間於淡青白毛上。有深青黑點。久則色復淡。皮厚且韌如牛皮。邊將多取以飾鞍韉。其臍治臍腹積冷。精衰脾腎勞極有功。不待別試也。似狐長尾之說。蓋今人多不識麁獐之屬。又小於獐。但口兩邊有長牙。好鬭。則用其牙皮為第一。無出其右者。然多牙傷痕。四方皆有。山深處則頗多。其聲如擊破鈸。

野駝

生西北界等處。家生者峰蹄最精。人多煮熟糟啖。糞為乾末。搐鼻中治鼻衄。此西番多用。嘗進貢。於彼屢見之。

敗鼓皮

黃牛皮為勝。今不言是何皮。蓋亦以驢馬皮為之者。唐韓退之所謂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今用處少爾。尤好煎膠。專用牛皮。始可入藥。

丹雄雞

今言赤雞者是也。蓋以毛色言之。巽爲雞爲風。雞鳴於五更者。日將至巽位。感動其氣而鳴也。體有風。人故不可食。經所著其用甚備。産後血暈。身痙直。帶眼口角與目外眵向上牽急。不知人。取子一枚去殼分淸。以荆芥末二錢。調服遂安。仍依次調治。若無他疾。則不須。功甚敏捷。烏雞子尤善。經注皆不言雞發風。今體有風。人食之無不發作。爲雞爲巽。信可驗矣。食雞者當謹。

鶩肪

陶隱居云鶩音牧卽是鴨。然有家鴨。有野鴨。陳藏器本草曰尸子云。野鴨爲鳧。家鴨爲鶩。蜀本注云爾雅云。野鳧、鶩。注云鴨也。如此則鳧鶩皆是鴨也。又云。本經用鶩肺。卽家鴨也。如此所說各不同。其義不定。又按唐王勃滕王閣記云落霞與孤鶩齊飛。則明知鶩爲野鴨也。勃、唐之名儒。必有所據。故知鶩爲野鴨明矣。

鴈肪

人多不食者。謂其知陰陽之升降。分長少之行序。世或謂之天厭。亦道家之一說爾。食之則治諸風。唐本注曰。鴈爲陽鳥。其義未盡。茲蓋得中和之氣。熱則卽北。寒則卽南。以就和氣。所以爲禮幣者。一以取其信。二取其和。

鷓鴣

鷓鴣、鄭谷所謂相呼相應湘天闊者。南方專充庖。然治瘴及菌毒甚效。餘悉如經。

雉

其飛若矢。一往而墮。故今人取其尾置船車上。意欲如此快速也。漢呂太后名雉。高祖字之曰野雞。其實卽雞屬也。食之所損多。所益少。

鷹屎白

鷹屎白、兼他藥用之。作潰虛積藥。治小兒孀癖。黃鷹糞白一錢。蜜陀僧一兩。船上硫黃一分。丁香廿一箇。右爲末。每服一字。三歲已上半錢。用乳汁或白麪湯調下。並不轉瀉。一復時取下青黑物。後服補藥。醋石榴皮半兩。炙黑色。伊祁一分。木香一分。麝香半錢。同爲末。每服一字。溫薄酒調下。併喫二服。凡小兒脇下硬如一物。乃是癖氣。俗謂之孀脾。只服溫脾化積氣丸子。藥不可取。轉無不愈也。取之多失。

雀卵

孟詵云。肉十月已後正月已前食之。此蓋取其陰陽靜定。未決泄之義。卵亦取第一番者。

鸛

頭無丹。項無烏帶。身如鶴者是。兼不善唳。但以喙相擊而鳴。作池養魚蛇以哺子之事。豈可垂示後世。此禽多在樓殿吻上作窠。日夕人觀之。故知其未審耳。礜石條中亦著。

伏翼

伏翼、屎合疳藥。白日亦能飛。但畏鷙鳥不敢出。此物善服氣。故能壽。冬月不食。亦可驗也。

孔雀

孔雀尾不可入目。昏翳人眼。

鸕鷀

陶隱居云此鳥不卵生。口吐其鶵。今人謂之水老鴉。巢於大木。羣集。宿處有常。久則木枯。以其糞毒也。懷姙者不敢食。爲其口吐其鶵。陳藏器復云使易產。臨時令產婦執之。與陶相戾。嘗官於澧州。公宇後有大木一株。其上有三四十巢。日夕觀之。既能交合。兼有卵殼布地。其色碧。豈得鶵吐口中。是全未考尋。可見當日聽人

之誤言也。

白鴿

白鴿、其毛羽色於禽中品第最多。野鴿糞一兩炒微焦。麝香別研。吳白朮各一分。赤芍藥、青木香各半兩。柴胡三分。延胡索一兩炒赤色去薄皮。七物同爲末。溫無灰酒空心調一錢服。治帶下排膿。候膿盡即止。後服仍以他藥補血臟。

斑鷦

斑鷦、斑鳩也。嘗養之數年。並不見春秋分化。有有斑者。有無斑者。有灰色者。有小者。有大者。久病虛損人食之補氣。雖有此數。其用即一也。

鶉

鶉有雌雄。從卵生。何言化生。其說甚容易。嘗於田野屢得其卵。初生謂之羅鶉。至初秋謂之早秋。中秋已後謂之白唐。然一物四名。當悉書之。小兒患疳及下痢五色。旦旦食之有效。

本草衍義

卷十七

石蜜

嘉祐本草。石蜜收蟲魚部中。又見果部。新書取蘇恭說。直將石字不用。石蜜既自有本條。煎煉亦自有法。今人謂之乳糖。則蟲部石蜜。自是差誤。不當更言石蜜也。本經以謂白如膏者良。由是知石蜜字乃白蜜字無疑。去古既遠。亦文字傳寫之誤。故今人尚言白沙蜜。蓋經久則陳白而沙。新收者惟稀而黃。次條蜜蠟。故須別立目。蓋是蜜之房。攻治亦別。至如白蠟。又附于蜜蠟之下。此又誤矣。本是續上文敍蜜蠟之用。又注所出州土。不當更分之爲二。何者。白蠟本條中蓋不言性味。止是言其色白爾。既有黃白二色。今止言白蠟。是取蠟之精英者。其黃蠟直置而不言。黃則蠟陳。白則蠟新。亦是蜜取陳。蠟取新也。唐注云。除蜜字爲佳。今詳之蜜字不可除。除之卽不顯蠟自何處來。山蜜多石中或古木中有。經二三年或一得而

取之。氣味醇厚。人家窠檻中蓄養者。則一歲春秋二取之。取之既數。則蜜居房中日少。氣味不足。所以不逮陳白者日月足也。雖收之。纔過夏亦酸壞。若龕於井中近水處則免。湯火傷塗之痛止。仍搗薤白相和。雖無毒。多食亦生諸風。

牡蠣

須燒爲粉用。兼以麻黃根等分同搗。研爲極細末粉。盜汗及陰汗。本方使生者。則自從本方左顧。經中本不言。止從陶隱居說。其酉陽雜俎已言。牡蠣言牡。非爲雄也。且如牡丹。豈可更有牝丹也。今則合於地。人面向午位。以牡蠣頂向子視之。口口在左者爲左顧。此物於無目如此。焉得更有顧盼也。

桑螵蛸

自採者真。市中所售者。恐不得盡皆桑中者。蜀本圖經。浸炮之法。不若略蒸過爲佳。鄰家有一男子。小便日數十次。如稠米泔。色亦白。心神恍惚。瘦瘁食減。以女勞得之。令服此桑螵蛸散。未終一劑而愈。安神魂。定心志。治健忘。小便數。補心氣。桑螵蛸、遠志、菖蒲、龍骨、人參、茯神、當歸、龜甲醋炙。已上各一兩爲末。夜臥人參湯調下二錢。如無桑上者。即用餘者。仍須以炙桑白皮佐之。量多少可也。蓋桑白皮行

水。意以接螵蛸就腎。經用桑螵蛸之意如此。然治男女虛損、益精、陰痿、夢失精、遺溺、疝瘕、小便白濁、腎衰。不可闕也。

海蛤　文蛤

陳藏器所說是今海中無鴈。豈有食蛤糞出者。若蛤殼中有肉時。尚可食。肉既無。焉得更有糞中過數多者。必爲其皆無廉稜。乃有是說。殊不知風浪日夕淘汰。故如是。治傷寒汗不溜。搐却手脚。海蛤、川烏頭各一兩。川山甲二兩爲末。酒糊爲丸。大一寸許。捏褊置所患足心下。擘葱白蓋藥。以帛纏定。於暖室中取熱水浸脚至膝上。久則水溫。又添熱水。候遍身汗出爲度。凡一二日一次浸脚以知爲度。

石決明

經云味鹹。卽是肉也。人採肉以供饌。及乾致都下北人。遂爲珍味。肉與殼兩可用。方家宜審用之。然皆治目。殼研水飛點磨外障翳。登萊州甚多。

真珠

小兒驚熱藥中多用。河北塘濼中亦有。圍及寸者色多微紅。珠母與廉州珠母不相類。但清水急流處。其色光白。水濁及不流處。其色暗。餘如經。

秦龜

秦龜、即生於秦者。秦地山中多老龜。極大而壽。龜甲即非止秦地有。四方皆有之。但取秦地所出大者爲勝。今河北獨流釣臺甚多。取龜筒治療亦入衆藥。止此二種各逐本條。以其靈於物。方家故用以補心。然甚有驗。

蠵蠵

治心經風熱。生者入藥。蓋性味全也。既入湯火中。即不堪用。爲器物者是矣。與生熟犀其義同。

鯉魚

至陰之物也。其鱗故三十六。陰極則陽復。所以素問曰。魚。熱中。王叔和曰。熱即生風。食之所以多發風熱。諸家所解並不言。日華子云。鯉魚涼。今不取。直取素問爲正。萬一風家更使食魚。則是貽禍無窮矣。

蠡魚

今人謂之黑鯉魚。道家以謂頭有星爲厭。世有知之者。往往不敢食。又發故疾。亦須忌爾。今用之療病。亦止取其一端耳。

鮧魚

形少類獺。有四足。腹重墜如囊。身微紫色。嘗剖之。中有三小蟹。又有四五小石塊。如指面許。小魚五七枚。然無鱗。與鮎䱱相類。今未見用者。

鱓魚

腹下黃。世謂之黃鱓。此尤動風氣。多食令人霍亂。屢見之。向在京師。鄰舍一郎官因食黃鱓。遂致霍亂吐利。幾至委頓。又有白鱓。稍麄大色白。二者皆亡鱗。大者長尺餘。其形類蛇。但不能陸行。然皆動風。江陵府西有湖曰西湖。每歲夏秋。沮河水漲。卽湖水滿溢。冬卽復涸。土人於乾土下掘得之。每及二三尺。則有往來鱓行之路。中有泥水。水涸又下。水至復出。

鯽魚

鯽魚開其腹。內藥燒之。治齒。

蝟皮

取乾皮兼刺用。刺作刷。治紕帛絕佳。此物兼治胃逆。開胃氣有功。從虫從胃。有理焉。膽治鷹食病。世有養者。去而復來。久亦不去。當縮身藏足之時。人溺之卽開。合

穿山甲等分。燒存性。治痔。入肉豆蔻一半末之。空肚熱米飲調二錢服。隱居所說跳入虎耳。及仰腹受啄之事。唐本注見擯。亦當然。

石龍子

蜥蜴也。今人但呼爲蜴蜥。大者長七八寸。身有金碧色。仁廟朝。有一蜥蜴在右掖門西濬溝廟中。此真是蜥蜴也。鄭狀元有詩。有樵者於澗下行。見一蜥蜴自石罅中出。飲水訖而入。良久。凡百十次。尚不已。樵者疑不免。翻石視之。有冰雹一二升。樵人訝而去。行方三五里。大雨至。良久風雹暴作。今之州縣。依法用此祈雨。經云治五癃。破石淋。利水道。亦此義乎。

露蜂房

露蜂房有兩種。一種小而其色淡黃。窠長六七寸至一尺者。闊二三寸。如蜜脾下垂。一邊是房。多在叢木鬱翳之中。世謂之牛舌蜂。又一種或在高木上。或屋之下。外作固如三四㪷許。小者亦一二斗。中有窠如瓠之狀。由此得名。蜂色赤黃。其形大於諸蜂。世謂之玄瓠蜂。蜀本圖經言十一月十二月採者。應避生息之時也。今人用露蜂房。兼用此兩種。

樗雞

東西京界尤多。形類蠶蛾。但頭足微黑。翅兩重。外一重灰色。下一重深紅。五色皆具。腹大。此卽樗雞也。今人又用之行瘀血月閉。

蚱蟬

夏月身與聲皆大者是。始終一般聲。仍皆乘昏夜方出土中。昇高處。背殼坼蟬出。所以皆夜出者。一以畏人。二畏日炙。乾其殼而不能蛻也。至時寒則墜地。小兒畜之。雖數日亦不須食。古人以爲飲風露。信有之。蓋不糞而溺。亦可見矣。西川有蟬花。乃是蟬在殼中不出而化爲花。自項中出。又殼治目昏瞖。又水煎殼汁。治小兒出瘡疹不快。甚良。

白殭蠶

然蠶有兩三番。惟頭番殭蠶最佳。大而無蛆。治小兒驚風。白殭蠶、蝎梢等分。天雄尖、附子尖共一錢。微炮過。爲細末。每服一字或半錢。以生薑溫水調灌之。其蠶蛾則第二番者。以其敏於生育。

木蝱

大小有三種。蜚䖟今人多用之。大如蜜蜂。腹凹褊。微黃綠色。雄霸州順安軍沿塘濼界河甚多。以其惟食牛馬等血。故治瘀血血閉。

䗪蟲

今人謂之簸箕蟲。爲其像形也。乳脈不行。研一枚。水半合。濾清服。勿使服藥人知。

蠐螬

此蟲諸腐木根下有之。構木津甘。故根下多有此蟲。其木身未有完者。亦有生於糞土中者。雖肥大。但腹中黑。不若木中者雖瘦而稍白。生研水絞汁。濾清飲下。

蛞蝓　蝸牛

蛞蝓、蝸牛、二物矣。蛞蝓其身肉止一段。蝸牛背上別有肉。以負殼行。顯然異矣。若爲一物。經中焉得分爲二條也。其治療亦大同小異。故知別類。又謂蛞蝓是蝸牛之老者。甚無謂。蛞蝓有二角。蝸牛四角。兼背有附殼肉。豈得爲一物也。

水蛭

陳藏器日華子所說備矣。大者京師又謂之馬鱉。腹黃者謂之馬黃。畏鹽。然治傷折有功。經與注皆不言脩製。宜子細不可忽也。今人用者皆炒。

鼈甲

九肋者佳。煑熟者不如生得者。仍以釅醋炙黃色用。經中不言治勞。惟蜀本藥性論云。治勞瘦除骨熱。後人遂用之。然甚有據。亦不可過劑。頭血塗脫肛。又燒頭灰亦治。

烏賊魚

烏賊魚乾置。四方人炙食之。又取骨鏤爲鈿。研細水飛澄下。比去水日乾之。熟蜜和得所。點目中翳。緩取效。

蟹

伊洛絕少。今多自京師來。京師亦自河北置之。今河北沿邊滄瀛州等處所出甚多。徐州亦有。但不及河北者。小兒解顱以螯并白及爛搗塗顖上。顱合。此物極動風。體有風疾人不可食。屢見其事。河北人取之。當八九月蟹浪之時。直於塘濼岸上。伺其出水而拾之。又夜則以燈火照捕。始得之時。黃與白滿殼。凡收藏十數日不死亦不食。此物每至夏末秋初。則如蟬蛻解。當日名蟹之意。必取此義。

原蠶蛾

有原復敏速之義。此則第二番蛾也。白殭蠶條中已具。屎飼牛代穀。又以三升醇酒拌蠶屎五㪷。用甑蒸熱。於暖室中鋪於油單上。令患風冷氣閉及近感癱風人。就所患一邊臥着。溫熱厚蓋覆。汗出爲度。若虛人須常在左右防大熱昏冒。仍令頭面在外。不得壅覆。未全愈。間再作。

蠶退

治婦人血風。此則眠起時所蛻皮是也。其蠶退紙謂之蠶連。亦燒灰用之。治婦人血露。

鰻鱺魚

生剖𤑳乾。取少許火上微炙。俟油出塗白剝用。以指擦之。卽時色轉。凡如此五七次用。卽愈。仍先於白處微微擦動。

鮫魚

鮫魚沙魚皮。一等形稍異。今人取皮飾鞍劍。餘如經。

河豘

河豘、經言無毒。此魚實有大毒。味雖珍。然脩治不如法。食之殺人。不可不謹也。厚

生者不食亦好。蘇子美云。河豚於此時。貴不數魚蝦。此即詩家鄙諷之言。未足全信也。然此物多怒。觸之則怒氣滿腹。翻浮水上。漁人就以物撩之。遂爲人獲。橄欖并蘆根汁解其毒。

紫貝

紫貝大二三寸。背上深紫。有點但黑。本經以此燒存性。入點眼藥。

鱸魚

鱸魚益肝腎。補五藏。和腸胃。食之宜人。不甚發病。宜乎張翰思之也。

蝦麻

多在人家渠塹下。大腹品類中最大者是。遇陰雨或昏夜即出食。取眉間有白汁。謂之蟾酥。以油單裹眉裂之酥出單上入藥用。有人病齒縫中血出。以紙紝子蘸乾蟾酥少許於血出處按之立止。世有人收三足枯蟾以罔衆。但以水沃半日。盡見其僞。蓋本無三足者。

鼃 音蛙

鼃其色青。腹細紫尖。後脚長。故善躍。大其聲。則曰蛙。小其聲。則曰蛤。月令所謂雀

入大水化爲蛤者也。唐韓退之詩。一夜青蛙啼到曉者是此。食之性平解勞熱。

蛤蚧

補肺虛勞嗽有功。治久嗽不愈。肺間積虛熱。久則成瘡。故嗽出膿血。曉夕不止。喉中氣塞。胸膈噎痛。蛤蚧、阿膠、生犀角、鹿角膠、羚羊角各一兩。除膠外。皆爲屑。次入膠。分四服。每服用河水三升。於銀石器中慢火煑至半升。濾去滓。臨卧微溫細細呷。其滓候服盡再搥。都作一服。以水三升。煎至半升。如前服。若病人久虛不喜水。當遞減水。張刑部子臯病極。田樞密况送此方遂愈。

鯪鯉甲

穴山而居。亦能水。燒一兩存性。肉荳蔻仁三箇同爲末。米飲調二錢服。治氣痔。膿血甚者。加蝟皮一兩燒入中。病即已。不必盡劑。

蜘蛛

蜘蛛品亦多。皆有毒。經不言用是何種。今人多用人家簷角籬頭陋巷之間。空中作圓網。大腹深灰色者。遺尿着人作瘡癬。

蜻蛉

其中一種最大。京師名爲馬大頭者是。身綠色。雌者腰間一遭碧色。用則當用雄者。陶隱居以謂青色大眼。一類之中。元無青者。眼一類皆大。此物生化於水中。故多飛水上。唐杜甫云。點水蜻蜓款款飛。

石蠶

謂之爲草則繆矣。經言肉解結氣注中。更辯不定。此物在處有。附生水中石上。作絲繭如釵股長寸許。以蔽其身。色如泥。蠶在其中。此所以謂之石蠶也。今方家用者絕稀。此亦水中蟲耳。山河中多。

蛇蛻

蛇蛻。從口翻退出。眼睛亦退。今合眼藥多用。取此義也。入藥洗淨。

蛇黃

椎破中間有如自然銅者佳。治心悸動火。燒赤酒焠至酥二兩。朱砂一兩。與蛇黃同研水飛。天麻二兩。別爲末。與前二味合均。每以半錢。少以薄荷湯調。食後夜臥服。殊效。

金蛇

金蛇、今方書往往不見用。

烏蛇

尾細長。能穿小銅錢一百文者佳。有身長一丈餘者。蛇類中此蛇入藥最多。嘗於順安軍塘濼堤上。見一烏蛇一丈餘。有鼠狼嚙蛇頭。曳之而去。是亦相畏伏爾。市者多僞以佗蛇熏黑色貨之。不可不察也。烏蛇脊高世謂之劍脊烏梢。

白花蛇

諸蛇鼻向下。獨此蛇鼻向上。背有方勝花紋。以此得名。用之去頭尾。換酒浸三日。棄酒不用。火炙。仍盡去皮骨。此物毒甚。不可不防也。

蜈蚣

背光黑綠色。足赤。腹下黃。有中其毒者。以烏雞屎水稠調塗咬處效。大蒜塗之亦效。復能治丹毒瘤。蜈蚣一條乾者。白礬皂子大。雷丸一箇。百步二錢秤。同爲末。醋調塗之。又畏蛞蝓。不敢過所行之路。觸其身則蜈蚣死。人故取以治蜈蚣毒。桑汁白鹽亦效。

馬陸

馬陸、即今百節蟲也。身如槎節。節有細蹙紋起紫黑色光潤。百足。死則側臥如環。長二三寸。尤者麄如小指。西京上陽宮及內城磚牆中甚多。入藥至鮮。

蠮壹螉烏紅

蠮螉、諸家所論備矣。然終不敢捨詩之意。嘗析窠而視之。果有子如半粟米大。其色白而微黃。所負蟲亦在其中。乃青菜蟲。却在子下。不與蟲相着。又非葉蟲及草上青蟲。應是諸蟲皆可也。陶隱居所說近之矣。人取此房研細醋調塗蜂蠆。

雀瓮

多在棘枝上。故又名棘剛子。研其間蟲汁。灌小兒治原缺

鼠婦

鼠婦、此溼生蟲也。多足。其色如蚓。背有橫紋蹙起。大者長三四分。在處有之。塼甃及下溼處多。用處絕少。

螢

常在大暑前後飛出。是得大火之氣而化。故如此明照也。今人用者少。月令雖曰腐草所化。然非陰溼處終無。

衣魚

多在故書中。久不動。帛中或有之。不若故紙中多也。身有厚粉。手搐之則落。亦嚙毳衣。用處亦少。其形稍似魚。其尾又分二歧。世用以滅瘢痕。

白頸蚯蚓

自死者良。然亦應候而鳴。此物有毒。昔有病腹大。夜聞蚯蚓鳴於身。有人教用鹽水浸之而愈。崇寧末年。隴州兵士暑月中在倅廳前跣立廳下。爲蚯蚓所中。遂不救。後數日又有人被其毒。博識者教以先飲鹽湯一盃。次以鹽湯浸足乃愈。今入藥。當去土了微炙。若治腎臟風下疰病。不可闕也。仍須鹽湯送。王荆公所謂藁壤太牢俱有味。可能蚯蚓獨清廉者也。

螻蛄

此蟲當立夏後至夜則鳴。月令謂之螻蟈鳴者是矣。其聲如蚯蚓。此乃是五伎而無一長者。

蜣蜋

大小二種。一種大者爲胡蜣蜋。身黑光腹。翼下有小黃子。附母而飛行。晝不出。夜

方飛出、至人家庭戶中見燈光則來。一種小者身黑暗。晝方飛出。夜不出。今當用胡蜣蜋。其小者研三十枚。以水灌牛馬。治脹結絕佳。狐遇而必盡食之。

斑貓

須糯米中炒。米黃爲度。妊身人不可服。爲能潰人肉。治淋藥多用。極苦。人尤宜斟酌。下條芫青其用與此不相遠。故附於此。

馬刀

京師謂之燒岸。春夏人多食。然發風痰。性微冷。又順安軍界河中亦出蜮。大底與馬刀相類。肉頗澹。人作鮓以寄隣左。又不能致遠。亦發風。此等皆不可多食。今蛤粉皆此等衆蛤灰也。

貝子

貝子、今謂之貝齒。亦如紫貝。但長寸餘。故曰貝子。色微白有深紫黑者。治目中翳。燒用。北人用之氈帽上爲飾及綴衣。或作蝶躞下垂。

甲香

甲香、善能管香煙。與沉檀龍麝用之甚佳。

蝎

大人小兒通用。治小兒驚風不可闕也。有用全者。有只用梢者。梢力尤功。今青州山中石下捕得。慢火逼。或烈日中曬。蝎渴熱時乃與青泥食之。既滿。復以火逼殺之。故其色多赤。欲其體重而售之故也。醫家用之。皆悉去土。如蠆人還能禁止之。自嘗被其毒。兄長禁而止。及令故葅終不痛。翰林禁科具矣。

五靈脂

行經血有功。不能生血。嘗有人病眼中翳。往來不定。如此乃是血所病也。蓋心生血。肝藏血。肝受血則能視。目病不治血爲背理。此物入肝最速。一法五靈脂二兩。沒藥一兩。乳香半兩。川烏頭一兩半。炮去皮。同爲末。滴水丸如彈子大。每用一丸。生薑温酒磨服。治風冷氣血閉。手足身體疼痛冷痲。又有人被毒蛇所傷。良久之間已昏困。有老僧以酒調藥二錢灌之。遂蘇。及以藥滓塗咬處。良久復灌二錢。其苦皆去。問之。乃五靈脂一兩。雄黃半兩。同爲末。止此耳。後有中毒者用之。無不驗。此藥雖不甚貴。然亦多有僞者。

本草衍義

卷十八

豆蔻

草豆蔻也。氣味極辛微香。此是對肉豆蔻而名之。若作果則味不和。不知前人之意。編入果部。有何意義。性溫而調散冷氣力甚速。花性熱。淹置京師。然味不甚美。微苦。必爲能消酒毒。故爲果。花乾則色淡紫。

葡萄

先朝西夏持師子來獻。使人兼賣葡萄遺州郡。比中國者皆相似。最難乾。不乾不可收。仍酸澌不可食。李白所謂胡人歲獻葡萄酒者是此。瘡疱不出。食之盡出。多食皆昏人眼。波斯國所出。大者如雞卵。

蓬蘽

非覆盆也。自別是一種。雖枯敗而枝梗不散。今人不見用此。即賈山策中所言者

是此。

覆盆子

覆盆子長條。四五月紅熟。秦州甚多。永興華州亦有。及時山中人採來賣。其味酸甘。外如荔枝。櫻桃許大。軟紅可愛。失採則就枝生蛆。益腎藏。縮小便。服之當覆其溺器。如此取名。食之多熱。取時五六分熱便可採。烈日曝。仍須薄綿蒙之。今人取汁作煎爲果。仍少加蜜。或熬爲稀湯點服。治肺虛寒。採時着水則不堪煎。

大棗

今先青州。次晉州。此二等可晒曝入藥。益脾胃爲佳。餘止可充食用。又云御棗甘美。輕脆。後衆棗熟。以其甘故多生蟲。今人所謂僕落酥者是。又有牙棗。先衆棗熟。亦甘美。但微酸。尖長。此二等止堪啗。不堪收曝。今人將乾棗去核。於鐺鍋中微火縷逼乾。爲末。量多少入生薑末爲湯點服。調和胃氣。又將煮棗肉和治脾胃丸藥尤佳。又青州棗去皮核。焙乾爲棗圈。達都下爲奇果。

雞頭實

今天下皆有之。河北沿溏濼居人採得。春去皮。擣仁爲粉。蒸炸作餅。可以代糧。食

多不益脾胃氣。兼難消化。

藕實

就蓬中乾者爲石蓮子。取其肉於砂盆中。乾擦去浮上赤色。留青心爲末。少入龍腦爲湯點。寧心志清神。然亦有粉紅千葉。白千葉者。皆不實。如此是有四等也。其根惟白蓮爲佳。今禁中又生白蓮。亦一瑞也。

芰

今世俗謂之菱角。所在有。煑熟取仁食之。代糧。不益脾。又有水菱亦芰也。但大而脆。可生食。和合治療未聞其用。有人食生芰多則利及難化。是亦性冷。

栗

栗欲乾。莫如曝。欲生收。莫如潤。沙中藏至春末夏初。尙如初收摘。小兒不可多食。生者難化。熟卽滯氣。隔食生蟲。往往致小兒病。人亦不知。所謂補腎氣者。以其味鹹。又滯其氣爾。湖北路有一種栗。頂圓末尖謂之旋栗。圖經引詩言莘𧄼(音)栗者。謂其象形也。

櫻桃

孟詵以爲櫻非桃類。然非桃類。蓋其以形肖桃。故曰櫻桃。又何疑焉。謂如木猴梨葫桃之類。亦取其形相似爾。古謂之含桃。可薦宗廟。禮云先薦寢廟者。是此。唐王維詩云。纔是寢園春薦早。非干御苑鳥啣殘。小兒食之纔過多。無不作熱。此果在三月末四月初間熟得正陽之氣。先諸果熟。性故熱。今西洛一種紫櫻正熟時正紫色。皮裏間有細碎黃點。此最珍也。今亦上供朝廷。藥中不甚須。

橘柚

自是兩種。故曰一名橘皮。是元無柚字也。豈有兩等之物而治療無一字別者。即知柚字爲誤。後人不深求其意。謂柚字所惑。妄生分別。亦以過矣。且青橘與黃橘治療尚別。矧柚爲別種也。郭璞云柚似橙而大於橘。此即是識橘柚者也。今若不如此言之。恐後世亦以柚皮爲橘皮。是貽無窮之患矣。去古既遠。後之賢者。亦可以意逆之耳。橘惟用皮與核。皮天下甚所須也。仍湯浸去穰。餘如經與注。核皮二者。須自收爲佳。有人患氣嗽將期。或教以橘皮、生薑焙乾。神麯等分爲末。丸桐子大。食後、夜臥。米飲服三五十丸。兼舊患膀胱。緣服此偕愈。然亦取其陳皮入藥。此六陳中一陳也。腎疰腰痛膀胱氣痛。微炒核去殼爲末。酒調服愈。

乳柑子

今人多作橘皮售於人。不可不擇也。柑皮不甚苦。橘皮極苦。至熟亦苦。若以皮緊慢分別橘與柑。又緣方宜各不同。亦互有緊慢者。脾腎冷人食其肉。多致藏寒或洩利。

橙子皮

今人止以爲果。或取皮合湯待賓。未見入藥。宿酒未醒。食之速醒。

梅實

食梅則津液泄。水生木也。津液泄故傷齒。腎屬水。外無齒故也。王叔和曰。膀胱腎合爲津慶。此語雖鄙。然理存焉。燻之爲烏梅。曝乾藏密器中爲白梅。

枇杷葉

江東西湖南北二川皆有之。以其形如琵琶故名之。治肺熱嗽有功。花白。最先春也。子大如彈丸。四五月熟。色若黃杏。微有毛。肉薄性亦平。與葉不同。有婦人患肺熱久嗽。身如炙。肌瘦將成肺癆。數以枇杷葉、木通、款冬花、紫菀、杏仁、桑白皮各等分。大黃減半。各如常製治訖。同爲末蜜丸。如櫻桃大。食後夜臥各含化一丸。未終

劑而愈。

柿

有着蓋柿。於蔕下別生一重。又牛心柿如牛之心。蒸餅柿如今之市買蒸餅。華州有一等朱柿。比諸品中最小。深紅色。又一種塔柿。亦大於諸柿。性皆涼。不至大寒。食之引痰。極甘。故如是。去皮掛大木株上。使風日中自乾。食之多動風。火乾者味不佳。生則澁。以溫水養之。需澁去可食。逮至自然紅爛。澁亦自去。乾則性平。

木瓜

得木之正。故入筋。以鈆霜塗之。則失醋味。受金之制。故如是。今人多取西京大木瓜爲佳。其味和美。至熟止青白色。入藥絕有功。勝宣州者。味淡。此物入肝。故益筋與血。病腰腎脚膝無力。此物不可闕也。

甘蔗

今川廣湖南北二浙江東西皆有。自八九月已堪食。收至三四月方酸壞。石蜜沙糖糖霜皆自此出。惟川浙者爲勝。

石蜜

川浙最佳。其味厚。其他次之。煎煉成。以鉶象物達京都。至夏月及久陰雨多自消化。土人先以竹葉及紙裹。外用石灰埋之。仍不得見風遂免。今人謂乳糖。其作餅黃白色者。今人又謂之捻糖。易消化。入藥至少。

沙糖

又次石蜜。蔗汁淸。故費煎煉。致紫黑色。治心肺大腸熱。兼啖駝馬。今醫家治暴熱多以此物爲先導。小兒多食則損齒。土制水也。及生蚘蟲。裸蟲屬土。故因甘遂生。

芋

所在有之。江浙二川者。最大而長。京洛者。差圓小。而惟東西京者佳。他處味不及也。當心出苗者爲芋頭。四邊附芋頭而生者爲芋子。八九月已後可食。至時掘出置十數日。却以好土匀埋。至春猶好。生則辛而涎。多食滯氣困脾。唐杜甫詩曰。園收芋栗不全貧者是此。以梗擦蜂螫處愈。

烏芋

今人謂之葧臍。皮厚色黑。肉硬。白者謂之猪葧臍。皮薄。澤色淡紫。肉軟者謂之羊葧臍。正二月人採食之。此二等藥罕用。荒歲人多採以充糧。

荔枝

藥品中今未見用。惟崔元亮方中收之。果實中爲上品。多食亦令人發虛熱。此物喜雙實尤可愛。宋朝有蔡君謨荔枝譜。其說甚詳。唐杜牧詩云。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此是川蜀荔枝。亦可生置之長安也。以核慢火中燒存性。爲末。新酒調一枚末服。治心痛及小腸氣。

杏核仁

犬傷人。量所傷大小。爛嚼沃破處。以帛繫定。至差無苦。又湯去皮研一升。以水一升半翻復絞取稠汁。入生蜜四兩。甘草一莖約一錢。銀石器中慢火熬成稀膏。磁器盛。食後夜臥入少酥。沸湯點一匙匕服。治肺燥喘熱。大腸秘。潤澤五藏。如無上證。更入鹽點尤佳。

杏實

本經別無治療。日華子言多食傷神。有數種皆熱。小兒尤不可食。多致瘡癰及上膈熱。𤐣蓄爲乾果。其深赭色。核大而褊者爲金杏。此等須接。其他皆不逮也。如山杏輩。只可收仁。又有白杏。至熟色青白或微黃。其味甘淡而不酸。

桃核仁

桃品亦多。京畿有白桃光。小於衆桃。不益脾。有赤點斑而光。如塗油。山中一種正是。月令中桃始華者。但花多子少。不堪啗。惟堪取仁。唐文選謂山桃發紅萼者是矣。又太原有金桃。色深黃。西京有崑崙桃。肉深紫紅色。此二種尤甘。又餅子桃。如今之香餅子。如此數種。入藥惟以山中自生者爲正。蓋取走泄爲用。不取肥好者。如傷寒八九日間。發熱如狂不解。小腹滿痛。有瘀血。用桃仁三十個。湯去皮尖。麩炒赤色。別研。䗪蟲三十枚去翅。水蛭二十枚各炒。川大黃一兩同爲末。再與桃仁同擣令勻。煉蜜丸如小豆大。每服二十丸。桃仁湯下。利下瘀血惡物便愈。未利再服。

獼猴桃

今永興軍南山甚多。食之解實熱。過多則令人藏寒洩。十月爛熟。色淡綠。生則極酸。子繁細。其色如芥子。枝條柔弱。高二三丈。多附木而生。淺山傍道則有存者。深山則多爲猴所食。

胡桃

胡桃發風。陝洛之間甚多。外有青皮包之。胡桃乃核也。核中穰爲胡桃肉。雖如此說。用時須以湯剝去肉上薄皮。過夏至則不堪食。有人患酒齄風鼻上赤。將橘子核微炒爲末。每用一錢匕。研胡桃肉一個。同以温酒調服。以知爲度。

李核仁

其窠大者高及丈。今醫家少用實。合漿水食。令人霍亂。澁氣而然。今畿內小窰鎮一種最佳。堪入貢。又有御李子。如櫻桃許大。紅黃色。先諸李熟。此李品甚多。然天下皆有之。所以比賢士大夫盛德及天下者。如桃李無處不芬芳也。別本注云。有野李味苦。名郁李子。取仁入藥。此自是郁李仁。別是一種。在木部第十四卷。非野李也。

梨

多食則動脾。少則不及病。用梨之意。須當斟酌。惟病酒煩渴人食之甚佳。終不能却疾。

菴羅果

西洛甚多。亦梨之類也。其狀亦梨。先諸梨熟。七夕前後已堪啗。色黃如鵝梨。纔熟

便鬆軟。入藥絕稀用。

安石榴

有酸淡兩種。旋開單葉花。旋結實。實中子紅。孫枝甚多。秋後經雨。則自坼列。道家謂之三尸酒云。三尸得此果則醉。河陰縣最多。又有一種。子白瑩徹如水晶者。味亦甘。謂之水晶石榴。惟酸石榴皮合斷下藥。仍須老木所結。及收之陳久者佳。微炙爲末。以燒粟米飯爲丸梧子大。食前熱米飲下三十至五十丸。以知爲度。如寒滑。加附子、赤石脂各一倍。

橄欖

橄欖味澁。食久則甘。嚼汁嚥。治魚鯁。

榲桲

食之須淨去上浮毛。不爾損人肺。花亦香白色。諸果中惟此多生蟲。少有不蛀者。圖經言欲臥。噉一兩枚而寢。如此恐太多痞塞胃脘。

本草衍義

卷十九

白瓜子

實冬瓜仁也。服食中亦稀用。

白冬瓜

一二斗許大。冬月收爲菜。壓去汁。蜜煎代果。患發背及一切癰疽。削一大塊置瘡上。熱則易之。分敗熱毒氣甚良。

瓜蔕

此卽甜瓜蔕也。去瓜皮用蔕。約半寸許。曝極乾。不限多少爲細末。量疾每用一二錢七。膩粉一錢七。以水半合同調勻灌之。治風涎暴作。氣塞倒臥。服之良久。涎自出。或覺有涎。用諸藥行化不下。但如此服。涎卽出。或服藥良久涎未出。含沙糖一塊下咽卽涎出。此物甚不損人。全勝石碌、硇砂輩。

甜瓜

暑月服之。永不中暑氣。多食未有不下利者。貧下多食。至深秋作痢爲難治。爲其消損陽氣故也。亦可以如白冬瓜煎漬收。

冬葵子

葵菜子也。四方皆有。苗性滑利。不益人。患癰癤毒熱內攻未出膿者。水吞三五枚。遂作竅膿出。

蜀葵

四時取。紅單葉者根陰乾。治帶下排膿血惡物極有驗。

黃蜀葵花

與蜀葵別種。非爲蜀葵中黃者也。葉心下有紫檀色。摘之剔爲數處。就日乾之。不爾卽浥爛。瘡家爲要藥。子臨產時。取四十九粒研爛。用溫水調服。良久產。

莧實

入藥亦稀。苗又謂之人莧。人多食之。莖高而葉紅黃二色者。謂之紅人莧。可淹菜用。

苦菜

四方皆有。在北道則冬方彫斃。生南方則冬夏常青。此月令小滿節後。所謂苦菜秀者是此。葉如苦葉更狹。其綠色差淡。折之白乳汁出。常常點瘊子自落。味苦。花與野菊相似。春夏秋皆旋開花。去中熱。安心神。

萵苣

今菜中。惟此自初生便堪生啗。四方皆有。多食昏人眼。蛇亦畏之。蟲入耳。以汁滴耳中。蟲出。諸蟲不敢食其葉。以其心置耳中。留蟲出路。蟲亦出。有人自長立禁此一物不敢食。至老目不昏。苦苣擣汁傅丁瘡殊驗。青苗陰乾。以備冬月。爲末、水調傅亦可。

蕪菁 蘆菔

蕪菁、蘆菔二菜也。蘆菔、卽蘿蔔也。蕪菁、今世俗謂之蔓菁。夏則枯。當此之時。蔬圃中復種之。謂之鷄毛菜。食心正在春時。諸菜之中有益無損。於世有功。採擷之餘。收子爲油。根過食動氣。河東太原所出極大。他處不及也。又出吐谷渾。後於萊菔條中。爾雅釋但名蘆菔。今謂之蘿蔔是也。則蕪菁條中不合更言及蘆菔兩字。顯

見重複。從爾雅爲正。

萊菔根

卽前條所謂蘆菔。今人止謂之蘿蔔。河北甚多。登萊亦好。服地黃、何首烏人食之。則令人髭髮白。世皆言草木中惟此下氣速者。爲其辛也。不然。如生薑、芥子又辛也。何止能散而已。萊菔辛而又甘。故能散緩。而又下氣速也。散氣用生薑。下氣用萊菔。

菘菜

張仲景傷寒論。凡用甘草皆禁菘菜者是此。菘、菜也。葉如蕪菁。綠色差淡。其味微苦。葉嫩稍闊。不益中虛人。食之覺冷。

芥

似蕪菁。葉上紋皺起。色尤深綠爲異。子與苗皆辛。子元甚。多食動風。一品紫芥與此無異。紫色可愛。人多食之。然亦動風。又白芥子比諸芥稍大。其色白。入藥用。

苜蓿

唐李白詩云。天馬常啣苜蓿花是此。陝西甚多。飼牛馬。嫩時人兼食之。微甘淡。不

可多食。利大小腸。有宿根。刈訖又生。

蓼實

即神農本經第十一卷中水蓼之子也。彼言蓼則用莖。此言實即用子。故此復論子之功。故分爲二條。春初以葫蘆盛水浸濕。高掛於火上。晝夜使煖。遂生紅芽。取以爲蔬。以備五辛盤。又一種水紅。與此相類。但苗莖高及丈。取子微炒碾爲細末。薄酒調二三錢服。治瘰癧。久則效。效則已。

葱實

葱初生名葱針。至夏則有花。於秋月植。作高溝壠。旋壅起。以備冬用。曰冬葱。其實一也。又有龍角葱。每莖上出歧如角。皮赤者名樓葱。可煎湯溁下部。子皆辛。黑色。有皺紋。作三瓣。此物大底以發散爲功。多食昏人神。

薤

葉如金燈葉。差狹而更光。故古人言薤露者。以其光滑難竚之義。千金治肺氣喘急用薤白。亦取其滑泄也。與蜜同擣。塗湯火傷。效甚速。

韭

春食則香。夏食則臭。多食則昏神。子止精滑甚艮。未出糞土爲韭黃。最不益人。食之卽滯氣。蓋唅噎鬱未之氣故如是。孔子曰不時不食正爲此輩。花食之動風。

白蘘荷

八九月間淹貯之。以備冬月作蔬果。治療只用生者。

蘇

此紫蘇也。背面皆紫者佳。其味微辛甘。能散。其氣香。今人朝暮湯其汁飲爲無益。醫家以謂芳草致豪貴之疾者。此有一焉。脾胃寒人飲之多泄滑。往往不覺。子治肺氣喘急。

水蘇

氣味與紫蘇不同。辛而不和。然一如蘇。但面不紫。及周圍槎牙如鴈齒。香少。

假蘇

荆芥也。只用穗。治產後血暈。及中風目帶上。四肢強直。爲末二三錢。童子小便一小盞調下嘸。艮久卽活。甚有驗。又治頭目風。荆芥穗、細辛、川芎等爲末飯後湯點二錢。風掻遍身。濃煎湯淋渫。或坐湯中。

香薷

生山野。荆湖南北二川皆有。兩京作圃種。暑月亦作蔬菜。治霍亂不可闕也。用之無不效。葉如茵蔯。花茸紫。在一邊成穗。凡四五十房爲一穗。如荆芥穗。别是一種香。餘如經。

薄荷

世謂之南薄荷。爲有一種龍腦薄荷。故言南以别之。小兒驚風壯熱。須此引藥。貓食之卽醉。物相感爾。治骨蒸熱勞。用其汁與衆藥熬爲膏。

蘩蔞

雞腸草一物也。今雖分之爲二。其雞腸草條中獨不言性味。故知一物也。雞腸草春開小花。如菉豆大。莖葉如圜荽。初生則直。長大卽覆地。小戶收之爲齏食之。烏髭髮。

葫

葫、大蒜也。其氣極葷。然置臭肉中。掩臭氣。中暑毒人。爛嚼三兩瓣。以溫水送之。下嚥卽知。仍禁飲冷水。又患暴下血。以葫五七枚。去梗皮。量多少入豆豉擣爲膏。可

丸即丸。梧子大。以米飲下五六十丸。無不愈者。人鼻衄。爛研一顆塗兩足心下。纔止便拭去。又將紫皮者橫切作片子。厚一分。初患瘡發於背脇間。未辨癰疽者。若陽滯於陰。即爲癰。陰滯於陽。即爲疽。癰即皮光赤。疽即皮肉紋起不澤。並以葫片覆之。用艾炙。如已痛炙之不痛。如不痛炙至痛。初覺即便炙。無不效者。仍審度正於中心貼葫炙之。世人往往不晤此瘡。初見其瘡小不肯炙。惜哉。

蒜

蒜、小蒜也。又謂之蒚。苗如葱針。根白。木者如烏芋子。兼根煮食之。又謂之宅蒜。華佗用蒜齏是此物。

芸薹

不甚香。經冬根不死。辟蠹。於諸菜中亦不甚佳。

茄子

新羅國出一種淡光微紫色。形長味甘。今其子已遍中國蔬圃中。惟此無益。並無所治。止說損人。後人雖有處治之法。然終與本經相失。圃人又植於暖處。厚加糞壤。遂於小滿前後求貴價以售。既不以時。損人益多。不時不食。於可忽也。

馬齒莧

人多食之。然性寒滑。青黛條中已著。

本草衍義

卷二十

胡麻

諸家之說。參差不一。止是今脂麻。更無他義。蓋其種出於大宛。故言胡麻。今胡地所出者皆肥大。其紋鵲。其色紫黑。故如此區别。取油亦多。故詩云。松下飰胡麻。此乃是所食之穀無疑。與白油麻爲一等。如川大黃、川當歸、川升麻、上黨人參、齊州半夏之類。不可與他土者更爲一物。蓋特以其地之所宜立名也。是知胡麻與白油麻爲一物。嘗官於順安軍雄霸州之間備見之。又二條皆言無毒。治療大同。今之用白油麻。世不可一日闕也。然亦不至於大寒。宜兩審之。

青蘘

即油麻葉也。陶隱居注亦曰胡麻葉也。胡地脂麻鵲色。子頗大。日華子云葉作湯沐。潤毛髮。乃是今人所取胡麻葉。以湯浸之。良久涎出。湯遂稠黃色。婦人用之梳

髮。由是言之。胡麻與白油麻。今之所謂脂麻者是矣。青蘘卽其葉無疑。

大麻子

海東來者最勝。大如蓮實。出毛羅島。其次出上郡北地。大如豆。南地者子小。去殼法。取麻子帛包之。沸湯中浸。湯冷出之。垂井中一夜。勿令着水。次日日中曝乾。就新瓦上挼去殼。簸揚取仁。粒粒皆完。張仲景麻仁丸。是用此大麻子。

白油麻

與胡麻一等。但以其色言之。比胡麻差淡。亦不全白。今人止謂之脂麻。前條已具。炒熟乘熱壓出油。而謂之生油。但可點照。須再煎煉。方謂之熟油。始可食。復不中點照。亦一異也。如鐵自火中出而謂之生鐵。亦此義耳。

飴糖

卽餳是也。多食動脾風。今醫家用以和藥。糯與粟米作者佳。餘不堪用。蜀黍米亦可造。不思食人少食之。亦使脾胃氣和。唐白樂天詩。一楪較牙餳者是此。

生大豆

有綠褐黑三種。亦有大小兩等。其大者出江浙湖南北。黑小者生他處。今用小者

力更佳。炒熟以棗肉同搗之爲麨代糧。又治產後百病。血熱并中風疾疿。止痛。背強口噤。但煩熱瘈瘲若渴。身背腫劇嘔逆。大豆五升。急水淘淨。無灰酒一斗。熬豆令微煙出傾入酒瓶中沃之。經一日已上。服酒一升。取差爲度。如素不飲酒。卽量多少服。若口噤。卽加獨活半斤。微微椎破同沃。仍增酒至一斗二升。暑月旋作恐酸壞。又可磑爲腐食之。

赤小豆

食之行小便。久則虛人。令人黑瘦枯燥。關西河北京東西多食之。花治宿酒渴病。

大麥

性平涼。有人患纏喉風。食不能下。將此麵作稀糊令嚥之。既滑膩。容易下嚥。以助胃氣。三伏中朝廷作麨以賜臣下。作蘗造餳。

青黃白粱米

此三種食之不及黃粱。青白二種性皆微涼。獨黃粱性甘平。豈非得土之中和氣多耶。今黃白二種。西洛間農家多種。爲飦尤佳。餘用則不相宜。然其粒尖小於他穀。收實少。故能種者亦稀。白色者味淡。

粟米

利小便。故益脾胃。

丹黍米

黍皮赤。其米黃。惟可爲糜。不堪爲飦。粘着難解。然亦動風。

糵米

此則粟糵也。今穀神散中用之。性又溫於大麥。

秫米

初擣出淡黃白色。經久色如糯。用作酒者是此米。亦不堪爲飦。最粘。故宜酒。

陳廩米

今經與諸家注說。皆不言是秔米。爲復是粟米。然秔粟二米。陳者性皆冷。頻食之。令人自利。與經所說稍戾。煎煑亦無膏膩。入藥者今人多用新粟米。至如舂杵頭細糠。又復不言新陳秔粟。然皆不及新稻粟二糟。陳則氣味已腐敗。

酒

呂氏春秋曰。儀狄造酒。戰國策曰。帝女儀狄造酒進之於禹。然本草中已著酒名。

信非儀狄明矣。又讀素問首言以妄爲常。以酒爲漿。如此則酒自黃帝始。非儀狄也。古方用酒有醇酒、春酒、社壇餘胙酒、槽下酒、白酒、青酒、好酒、美酒、葡萄酒、秫黍酒、秔酒、蜜酒、有灰酒、新熟無灰酒、地黃酒。今有糯酒、煮酒、小豆麴酒、香藥麴酒、鹿頭酒、羔兒等酒。今江浙湖南北又以糯米粉入衆藥和合爲麴。曰餅子酒。至於官務中亦用四夷酒。更別中國。不可取以爲法。今醫家所用酒。正宜斟酌。但飲家惟取其味。不顧入藥如何爾。然久之未見不作疾者。蓋此物損益兼行。可不謹歟。漢賜丞相上樽酒。糯爲上。稷爲中。粟爲下者。今入藥佐使。專以糯米用清水白麪麴所造爲正。古人造麴。未見入諸藥合和者。如此則功力和厚。皆勝餘酒。今人又以麥蘖造者。蓋止是醴爾。非酒也。書曰若作酒醴。爾惟麴蘖。酒則須用麴。醴故用蘖。蓋酒與醴其氣味甚相遼。治療豈不殊也。

藊豆

有黑白鵲三等。皆於豆脊有白路。白者治霍亂筋轉。

粳米

白晚米爲第一。早熟米不及也。平和五藏。補益胃氣。其功莫逮。然稍生則復不益

脾。過熟則佳。

稻米

今造酒者是此。水田米皆謂之稻。前既言粳米即此。稻米乃糯稻無疑。温故可以爲酒。酒爲陽。故多熱。又令人大便堅。非糯稻孰能與於此。西域記天竺國土溽熱。稻歲四熟。亦可驗矣。

稷米

今謂之穄米。先諸米熟。又其香可愛。故取以供祭祀。然發故疾。只堪爲飯。不粘着。其味淡。

罌子粟

其花亦有多葉者。其子一罌數千萬粒。大小如葶藶子。其色白。隔年種則佳。研子以水煎。仍加蜜爲罌粟湯。服石人甚宜飲。

醋

酒糟爲之。乞鄰者是此物。然有米醋、麥醋、棗醋。米醋、最釅。入藥多用。穀氣全也。故勝糟醋。產婦房中常得醋氣則爲佳。酸益血也。磨雄黃塗蜂蠆。亦取其收而不散

也。今人食酸則齒軟。謂其水生木。水氣弱。木氣盛。故如是。造靴皮須得此而紋皺。故知其性收斂。不負酸收之說。

醬

聖人以謂不得卽不食。意欲五味和。五藏悅而受之。此亦安樂之一端。

小麥

暴淋煎湯飲。爲麵作糊。入藥水調。治人中暑。馬病肺卒熱。亦以水調灌愈。生嚼成筋。可以粘禽蟲。

本草衍義終

〔日〕吉益東洞 撰

藥徵

中國醫學大成

藥徵提要

日本東洞吉益撰。書凡三卷。東洞氏爲崇尚我國仲景。用藥有法有則。爰輯藥徵一書。以徵其失。採仲景傷寒論金匱要略常用藥品共五十四種。每品分考證互考辨誤品考四項。指仲景之證。以徵其用。辨諸氏之說。以明其誤。且其所徵。皆爲驅疾要藥。有功斯道。洵非淺鮮。如石膏宜重用忌煅用。爲我國現代張壽甫君實驗之發明。而東洞則早已論及。是書乃東洞晚年之作。我國極少流傳。前裘君吉生雖曾刊入三三醫書。書印無多。現已絕版。今由炳章重加圈點。校正訛字刊印。以廣流傳。

自序

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周官曰。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共醫事。由是觀之。藥毒也。而病毒也。藥毒而攻病毒。所以瞑眩者也。而考本草。有毒者有焉。無毒者有焉。爲養者有之。不養者有之。於是人大惑焉。世遠人泯經毀。雖欲正之。末由也已。今之所賴也。天地人耳。夫有天地。則有萬物焉。有萬物。則有毒之能也。有人則病與不而有焉。是古今之所同也。從其所同。而正其所異也。孰乎不可正哉。扁鵲之法。以試其方也。藥之瞑眩。厥疾乃瘳。若其養與不養邪。本草之云。愆無其驗焉。故從事於扁鵲之法。以試其方。四十年於茲。以量之多少。知其所主治也。視病所在。知其所旁治也。參互而考之。以知其徵。於是始之所惑也。粲然明矣。凡攻疾之具。則藥皆毒。而疾醫之司也。養精之備。則辨有毒無毒。而食醫之職也。食者常也。疾者變也。吾黨之小子。常之與變。不可混而爲一矣。而本草也。混而一之。乃所以不可取也。不可取乎。則其方也。規矩準繩。是故扁鵲之法。以試其方之功。而審其藥之所主治也。次舉其考之徵。以實其所主治也。次之以方之無徵者。參互而考

次之。以古今誤其藥功者。引古訓而辨之。次擧其品物。以辨真僞。名曰藥徵也。猶之一物也。異其用。則異其功。是以養其生者。隨其所好惡。攻其疾者。不避其所好惡。故食醫之道。主養其精也。故撰有毒無毒。而隨其所好惡也。疾醫之道。主攻其疾也。故藥皆毒。而不避其所好惡也。而爲醫者不辨之。混而爲一。疾醫之道所以絕也。夫古今不異者。天地人也。古今異者。論之說也。以其不異。以正其異。不異則不異。異則異也。譬如人君用人。率材則功。違材則無功矣。一物無異功。用異則功異。用養生乎。用攻疾乎。養生隨其所好惡。攻疾不避其所好惡。不知其法。焉得其正。其法既已建。而後以其不異。以正其異。不異則不異。異則異。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是之謂也。蓋今之爲醫之論藥也。以陰陽五行。疾醫之論藥也。唯在其功耳。故不異則不異。異則異。然則治疾如之何。匪攻不克。養生如之何。匪性不得。吾黨之小子。勿眩於論之說。以失其功實云爾。

明和八年中秋之月日本藝陽吉益爲則題

藥徵目錄

卷上

卷中

卷下

藥徵

日本　東洞吉益著
鄞縣　曹炳章校點

卷上

石膏

主治煩渴也。旁治譫語、煩躁、身熱。

考證

白虎湯證曰。譫語遺尿。
白虎加人蔘湯證曰。大煩渴。
白虎加桂枝湯證曰。身無寒。但熱。
以上三方石膏皆一斤。
越婢湯證曰。不渴。續自汗出。無大熱。(不渴。非全不渴之謂。無大熱。非全無大熱

之謂也。說在外傳中。)
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證不具也。(說在類聚方)
以上二方石膏皆半斤。
大青龍湯證曰煩躁。
木防已湯證不具也。(說在類聚方)
以上二方石膏皆雞子大也。爲則按。鷄子大。卽半斤也。木防已湯石膏或爲三枚。或爲十二枚。其分量難得而知焉。今從傍例。以爲雞子大也。
右歷觀此諸方石膏主治煩渴也明矣。凡病煩躁者。身熱者。讝語者。及發狂者。齒痛者頭痛者。咽痛者。其有煩渴之證也得石膏而其效覈焉。

互考

傷寒論曰。傷寒脈浮。發熱無汗。其表不解者。不可與白虎湯。渴欲飲水。無表證者。白虎加人蔘湯主之。爲則按。上云不可與白虎湯。下云白虎加人蔘湯主之。上下恐有錯誤也。於是考諸千金方。揭傷寒論之全文而白虎湯加人蔘湯。作白虎湯是也。今從之。

傷寒論中。白虎湯之證不具也。千金方舉其證也備矣。今從之。

辨誤

名醫別錄言。石膏性大寒。自後醫者怖之。遂至於置而不用焉。仲景氏舉白虎湯之證曰。無大熱。越婢湯之證亦云。而二方主用石膏。然則仲景氏之用藥。不以其性之寒熱也可以見已。余也篤信而好古。於是乎爲渴家而無熱者。投以石膏之劑。病已而未見其害也。方炎暑之時。有患大渴引飲而渴不止者。則使其服石膏末。煩渴頓止。而不復見其害也。石膏之治渴而不足怖也。斯可以知已。

陶弘景曰。石膏發汗。是不稽之說。而不可以爲公論。仲景氏無斯言。意者陶氏用石膏。而汗出卽愈。夫毒藥中病。則必瞑眩也。瞑眩也。則其病從而除。其毒在表則汗。在上則吐。在下則下。於是乎有非吐劑而吐。非下劑而下。非汗劑而汗者。是變而非常也。何法之爲。譬有盜於梁上。室人交索之。出於右則順而難逃。踰於左則逆而易逃。然則雖逆乎。從其易也。毒亦然。仲景曰。與柴胡湯。必蒸蒸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陶氏所謂石膏發汗。蓋亦此類也已。陶氏不知而以爲發汗之劑。不亦過乎。

後世以石膏爲峻藥。而怖之太甚。是不學之過也。仲景氏之用石膏。其量每多於他藥。半斤至一斤。此蓋以其氣味之薄故也。余嘗治青山侯臣蜂大夫之病。其證平素毒着脊上七椎至十一椎。痛不可忍。發則胸膈煩悶而渴。甚則冒而不省人事。有年數矣。一日大發。衆醫以爲大虛。爲作獨蔘湯。貼二錢。日三服。六日未知也。醫皆以爲必死。於是家人召余診之。脈絕如死狀。但診其胸。微覺有煩悶狀。乃作石膏黃連甘草湯與之。一劑之重三十五錢。以水一盞六分。煑取六分。頓服。自昏至曉。令三劑盡。通計一百有五錢。及曉。其證猶夢而頓覺。次日余辭而歸京師。病客曰。一旦訣別。吾則不堪。請與君行。朝夕於左右。遂俱歸京師。爲用石膏如故居七八十許日而告瘳。石膏之非峻藥而不可怖也。可以見焉爾。

品考

石膏　本邦處處出焉。加州、奧州最多。而有硬軟二種。軟者上品也。別錄曰。細理白澤者良。雷斅曰。其色瑩淨如水精。李時珍曰。白者潔淨細文。短密如束針。爲則曰。採石藥之道。下底爲佳。以其久而能化也。採石膏於其上頭者。狀如米糕。於其下底者。瑩淨如水精。此其上品也。用之之法。唯打碎之已。近世火煆用之。此以其

性爲寒故也。臆測之爲也。余則不取焉。大凡製藥之法。製而倍毒則製之。去毒則不。是毒外無能也。諸藥之下。其當製者。詳其製也。不製者不。下皆倣之。

滑石

主治小便不利也。旁治渴也。

考證

猪苓湯證曰。渴欲飲水。小便不利。

以上一方。滑石一兩。

右此一方。斯可見滑石所主治也。滑石白魚散證曰。小便不利。蒲灰散證曰。小便不利。余未試二方。是以不取徵焉。

互考

余嘗治淋家。痛不可忍而渴者。用滑石礬甘散。其痛立息。屢試屢效。不可不知也。

品考

滑石　和、漢共有焉。處處山谷多出之也。軟滑而白者。入藥有效。宗奭曰。滑石今

之畫石。因其軟滑。可寫畫也。時珍曰。其質滑膩。故以名之。

芒硝

主耎堅也。故能治心下痞堅、心下石鞕、小腹急結、結胸、燥屎大便鞕。而旁治宿食腹滿、小腹腫痞之等諸般難解之毒也。

考證

大陷胸湯證曰。心下痛。按之石鞕。

以上一方。芒硝一升。分量可疑。故從千金方大陷胸丸。作大黃八兩。芒硝五兩

大陷胸丸證曰。結胸。項亦強。

以上一方。芒硝半斤。分量亦可疑。故從千金方作五兩。

調胃承氣湯證曰。腹脹滿。又曰。大便不通。又曰。不吐不下心煩。

以上一方。芒硝半斤。分量亦可疑。今攷千金方、外臺秘要。此方無有焉。故姑從桃核承氣湯。以定芒硝分量。

柴胡加芒硝湯證。不審備也。(說在互攷中)

以上一方。芒硝六兩。
大承氣湯證曰。燥屎。又曰。大便鞕。又曰。腹滿。又曰。宿食。
大黄牡丹湯證曰。小腹腫痞。
木防已去石膏加茯苓芒硝湯證曰。心下痞堅云云。復與不愈者。
以上三方。芒硝皆三合。
大黄硝石湯證曰。腹滿。
以上一方。硝石四兩。
橘皮大黄朴硝湯證曰。鱠食之在心胸間不化。吐復不出。
桃核承氣湯證曰。少腹急結。
以上二方。朴硝、芒硝皆二兩。
硝礬散證曰。腹脹。
以上一方。硝石等分。
右歴觀此數方。芒硝主治堅塊明矣。有輭堅之功也。故旁治宿食腹滿。少腹腫痞之等諸般難解者也。

互考

柴胡加芒硝湯。是小柴胡湯而加芒硝者也。而小柴胡湯主治胸脇苦滿。不能治其塊。所以加芒硝也。見人practically

品考

硝石 和、漢無別。朴硝、芒硝、硝石。本是一物。而各以形狀名之也。其能無異。而芒硝之功勝矣。故余家用之。

甘草

主治急迫也。故治裏急、急痛、攣急。而旁治厥冷、煩躁、衝逆之等諸般迫急之毒也。

考證

芍藥甘草湯證曰。脚攣急。

甘草乾薑湯證曰。厥。咽中乾。煩躁。

甘草瀉心湯證曰。心煩不得安。

生薑甘草湯證曰。咽燥而渴。

桂枝人蔘湯證曰。利下不止。

以上五方。甘草皆四兩。

芍藥甘草附子湯證。不具也。(說在互攷中)

甘麥大棗湯證曰。藏躁。喜悲傷欲哭。

以上二方。甘草皆三兩。

甘草湯證曰。咽痛者。

桔梗湯證。不具也。(說在互考中)

桂枝甘草湯證曰。叉手自冒心。

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證曰。煩躁。

四逆湯證曰。四肢拘急。厥逆。

甘草粉蜜湯證曰。令人吐涎。心痛。發作有時。毒藥不止。

以上六方。甘草皆二兩。

右八方。甘草二兩三兩。而亦四兩之例。

苓桂甘棗湯證曰。臍下悸。

苓桂五味甘草湯證曰。氣從小腹上衝胸咽。
小建中湯證曰。裏急。
半夏瀉心湯證曰。心下痞。
小柴胡湯證曰。心煩。又云。胸中煩。
小青龍湯證曰。咳逆倚息。
黃連湯證曰。腹中痛。
人蔘湯證曰。逆搶心。
旋覆花代赭石湯證曰。心下痞鞕。噫氣不除。
烏頭湯證曰。疼痛不可屈伸。又云。拘急不得轉側。
以上十方。甘草皆三兩。
排膿湯證。闕。（說在桔梗部）
調胃承氣湯證曰。不吐不下。心煩。
桃核承氣湯證曰。其人如狂。又云。少腹急結。
桂枝加桂湯證曰。奔豚。氣從少腹上衝心。

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湯證曰。驚狂。起臥不安。

以上五方。甘草皆二兩。

右歷觀此諸方。無論急迫。其他曰痛。曰厥。曰煩。曰悸。曰咳。曰上逆。曰驚狂。曰悲傷。曰痞鞕。曰利下。皆甘草所主。而有所急迫者也。仲景用甘草也。其急迫劇者。則用甘草亦多。不劇者。則用甘草亦少。由是觀之。甘草之治急迫也明矣。古語曰。病者苦急。急食甘以緩之。其斯甘草之謂乎。仲景用甘草之方甚多。然其所用者。不過前證。故不枚擧焉。凡徵多而證明者。不枚擧其徵。下皆傚之。

互考

甘草湯證曰。咽痛者。可與甘草湯。不差者。與桔梗湯。凡其急迫而痛者。甘草治之。其有膿者。桔梗治之。今以其急迫而痛。故與甘草湯。而其不差者。已有膿也。故與桔梗湯。據此推之。則甘草主治。可得而見也。

芍藥甘草附子湯。其證不具也。爲則按其章曰。發汗病不解。反惡寒。是惡寒者。附子主之。而芍藥、甘草則無主證也。故此章之義。以芍藥甘草湯脚攣急者。而隨此惡寒。則此證始備矣。

爲則按。調胃承氣湯、桃核承氣湯。倶有甘草。而大小承氣湯、厚朴三物湯。皆無甘草也。調胃承氣湯證曰。不吐不下心煩。又曰。鬱鬱微煩。此皆其毒急迫之所致也。桃核承氣湯證曰。或如狂。或少腹急結。是雖有結實。然狂與急結。此皆爲急迫。故用甘草也。大小承氣湯、厚朴三物湯、大黄黄連瀉心湯。倶解其結毒耳。故無甘草也。學者詳諸。

辨誤

陶弘景曰。此草最爲衆藥之主。孫思邈曰。解百藥之毒。甄權曰。諸藥中。甘草爲君。治七十二種金石毒。解一千二百般草木毒。調和衆藥有功。嗚呼此説一出而天下無復知甘草之本功。不亦悲哉。若從三子之説。則諸凡解毒。唯須此一味而足矣。今必不能。然則其説之非也。可以知已。夫欲知諸藥本功。則就長沙方中。推歴其有無多少。與其去加。引之於其證。則其本功。可得而知也。而長沙方中。無甘草者居半。不可謂衆藥之主也。亦可以見已。古語曰。攻病以毒藥。藥皆毒。毒即能解其毒。何功之有。不思之甚矣。學者察諸。夫陶弘景、孫思邈者。醫家之俊傑。博洽之君子也。故後世尊奉之至矣。而謂甘草衆藥之主。謂解百藥之毒。豈得無徵乎。

考之長沙方中。半夏瀉心湯本甘草三兩。而甘草瀉心湯更加一兩。是足前爲四兩。而誤藥後用之。陶、孫蓋卒爾見之。謂爲解藥毒也。嗚呼夫人之過也。各於其黨。故觀二子之過。斯知尊信仲景之至矣。向使陶、孫知仲景誤藥後。所以用甘草與不必改其過何也。陶孫誠俊傑也。俊傑何爲文其過乎。由是觀之。陶、孫實不知甘草之本功也。亦後世之不幸哉。

東垣李氏曰。生用則補脾胃不足。而大瀉心火。炙之則補三焦元氣。而散表寒。是仲景所不言也。五藏浮說。戰國以降。今欲爲疾醫乎。則不可言五藏也。五藏浮說。戰國以降。不可從也。

品考

甘草　華產上品。本邦所產者。不堪用也。余家唯剉用之也。

黃耆

考證

主治肌表之水也。故能治黃汗、盜汗、皮水。又旁治身體腫或不仁者。

耆芍桂枝苦酒湯證曰。身體腫。發熱汗出而渴。又云。汗沾衣。色正黄如蘗汁。防己黄耆湯證曰。身重。汗出惡風。

以上二方。黄耆皆五兩。

防己茯苓湯證曰。四肢腫。水氣在皮膚中。

黄耆桂枝五物湯證曰。身體不仁。

以上二方。黄耆皆三兩。

桂枝加黄耆湯證曰。身常暮盜汗出者。又云。從腰以上必汗出。下無汗。腰髖弛痛。如有物在皮中狀。

以上一方。黄耆二兩。

黄耆建中湯證。不具也。

以上一方。黄耆一兩半。

右歷觀此諸方。黄耆主治肌表之水也。故能治黄汗、盜汗、皮水。又能治身體腫或不仁者。是腫與不仁。亦皆肌表之水也。

互考

耆芍桂枝苦酒湯、桂枝加黃耆湯、同治黃汗也。而耆芍桂枝苦酒湯證曰。汗沾衣。是汗甚多也。桂枝加黃耆湯證曰。腰已上必汗出。下無汗。是汗少也。以此考之汗之多少。卽用黃耆多少。則其功的然可知矣。

防己黃耆湯、防己茯苓湯。同治肌膚水腫也。而黃耆有多少。防己黃耆湯證曰。身重汗出。防己茯苓湯證曰。水氣在皮膚中。此隨水氣多少。而黃耆亦有多少。則黃耆治肌表之水明矣。故耆芍桂枝苦酒湯、桂枝加黃耆湯。隨汗之多少。而用黃耆亦有多少也。

黃耆桂枝五物湯證曰。身體不仁。爲則按。仲景之治不仁。雖隨其所在。處方不同。而歷觀其藥。皆是治水也。然則不仁。是水病也。故小腹不仁。小便不利者。用八味丸以利小便。則不仁自治。是不仁者。水也。學者思諸。

防己黃耆湯。金匱要略載其分量與外臺秘要異。爲則夷考其得失。外臺秘要古。而金匱要略不古矣。故今從其古者也。

辨誤

余嘗讀本草。載黃耆之功。陶弘景曰。補丈夫虛損。五勞羸瘦。益氣。甄權曰。主虛喘。

腎衰耳聾。內補。嘉謨曰。人蔘補中。黃耆實表也。余亦嘗讀金匱要略。審仲景之處方。皆以黃耆治皮膚水氣。未嘗言補虛實表也。爲則嘗聞之周公置醫職四焉曰食醫。曰疾醫。曰瘍醫。曰獸醫。夫張仲景者。蓋古疾醫之流也。夫陶弘景尊信仙方之人也。故仲景動言疾病。而弘景動論養氣。談延命。未嘗論疾病。後世之喜醫方者。皆眩其俊傑。而不知其有害於疾醫也。彼所尊信而我尊信之。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豈不亦悲哉。夫逐奔獸者。不見大山。嗜欲在外。則聰明所蔽。故其見物同。而用物之異。仲景主疾病者也。弘景主延命者也。仲景以黃耆治水氣。弘景以之補虛。夫藥者毒也。毒藥何補之爲。是以不補而爲補。以不補而爲補。是其聰明爲延命之欲所蔽也。古語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夫古所謂虛實者。以其常而言之也。昔者常無者。今則有之。則是實也。昔者常有者。今則無之。則是虛也。邪者常無者也。精者常有者也。故古所謂實者病也。而虛者精也。因病而虛。則毒藥以解其病毒而復其故也。非病而虛。則非毒藥之所治也。以穀肉養之。故曰攻病以毒藥。養精以穀肉果菜。今試論之。天寒肌膚粟起。當此時服黃耆而不已也。以衣衾則已。以衣衾而不已也。歠粥而已。無他。是非病而精虛也。若乃手足拘急惡寒。是

與衣衾而不已也。歠粥而不已也。與毒藥而已也。無他。是邪實也。嗚呼。仲景氏哉。信而有徵。此孔子所以非法言不敢道也。甄權、嘉謨。不言疾醫之法言也。抑亦弘景禍之矣。言必以仙方。必以陰陽。此書功之所以不著也。

品考

黃耆　漢土、朝鮮、本邦皆産也。漢土出綿上者。以爲上品。其他皆下品也。其出朝鮮、本邦者。亦皆下品也。今華舶之所載而來者。多是下品。不可不擇也。凡黃耆之品。柔軟。肉中白色。潤澤味甘。是爲上品也。剉用。

人參

主治心下痞堅、痞鞕、支結也。旁治不食嘔吐、喜唾、心痛、腹痛、煩悸。

考證

木防已湯證曰。心下痞堅。

以上一方。人參四兩。

人參湯證曰。心中痞。又曰喜唾。久不了了。

桂枝人參湯證曰。心下痞鞕。
半夏瀉心湯證曰。嘔而腸鳴。心下痞。
生薑瀉心湯證曰。心下痞鞕。乾噫食臭。
甘草瀉心湯證曰。心下痞鞕而滿。乾嘔。心煩。又曰。不欲飲食。惡聞食臭。
小柴胡湯證曰。默默不欲飲食。心煩喜嘔。又云。胸中煩。又云。心下悸。又云腹中痛。
吳茱萸湯證曰。食穀欲嘔。又曰。乾嘔。吐涎沫。
大半夏湯證曰。嘔而心下痞鞕。
茯苓飲證曰。氣滿不能食。
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證曰。食入口卽吐。
桂沉加芍藥生薑人參新加湯證不具也(說在互考中)
六物黃芩湯證曰。乾嘔。
白虎加人參湯證。不具也。(說在互考中)
生薑甘草湯證曰。咳唾涎沫不止。
以上十四方。人參皆三兩。

柴胡桂枝湯證曰。心下支結。
乾薑人參半夏丸證曰嘔吐不止。
四逆加人參湯證不具也。(說在互考中)
以上三方。其用人參者或一兩半或一兩。而亦三兩之例。
附子湯證不具也。(說在互考中)
黄連湯證曰。腹中痛。欲嘔吐。
旋覆花代赭石湯證曰心下痞鞕。噫氣不除。
大建中湯證曰。心胸中大寒痛。嘔不能飲食。
以上四方。人參皆二兩。
右歷觀此諸方。人參主治心下結實之病也。故能治心下痞堅、痞鞕、支結。而旁治不食、嘔吐、喜唾、心痛腹痛煩悸。亦皆結實而所致者。人參主之也。
爲則按。人參、黄連、茯苓三味。其功大同而小異也。人參治心下痞鞕而悸也。黄連治心中煩而悸也。茯苓治肉瞤筋惕而悸也。不可不知矣。
互考

木防己湯條曰。心下痞堅。愈復發者。去石膏。加茯苓芒硝湯主之。是人參芒硝。分治心下痞鞕之與痞堅也。於是乎可見古人用藥不苟也。蓋其初心下痞堅猶緩。謂之痞鞕亦可。故投以人參也。復發不愈而痞之堅必矣。故投以芒硝也。半夏瀉心湯。脫鞕字也。甘草瀉心湯此方中倍甘草。生薑瀉心湯加生薑之湯也。而共云治心下痞鞕。則此方脫鞕字也明矣。

吳茱萸湯、茯苓飲、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六物黃芩湯、生薑甘草湯。皆人參三兩。而云治欬唾涎沫。嘔吐下利。不云治心下痞鞕。於是綜考仲景治欬唾涎沫嘔吐下利方中。其無人參者。有居八九。今依人參之本例。用此五湯施之於心下痞鞕而欬唾涎沫嘔吐下利者。其應如響也。由是觀之。五湯之證。壹是皆心下痞鞕之毒也矣。

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新加湯。其證不具也。其云。發汗後身疼痛。是桂枝湯證也。然則芍藥、生薑、人參之證。闕也。說在類聚方。

白虎加人參湯四條之下。俱是無有人參之證。蓋張仲景之用人參三兩。必有心下痞鞕之證。此方獨否。因此考覈千金方、外臺祕要。共作白虎主之。故今盡從之。

乾薑人參半夏丸。依本治之例。試推其功。心下有結實之毒。而嘔吐不止者實是。主之大抵與大半夏湯之所主治也大同小異。而有緩急之別。

四逆加人參湯其證不具也。惡寒脈微而復利。是四逆湯之所主。而不見人參之證也。此方雖加人參僅一兩。無見證。則何以加之是脫心下之病證也明矣。附子湯證不具也。此方之與眞武湯。獨差一味。而其於方意也。大有逕庭。附子湯。朮附君藥。而主身體疼痛。或小便不利。或心下痞鞕者。眞武湯。茯苓、芍藥君藥。而主肉瞤筋惕。拘攣嘔逆。四肢沉重疼痛者。

旋覆花代赭石湯。其用人參二兩。而有心下痞鞕之證。此小半夏湯加減之方也。二兩疑當作三兩也。

辨誤

甄權曰。參補虛。誤矣。此言一出。流毒千載。昔者張仲景之用參也。防己湯莫多焉。其證曰。支飲喘滿。心下痞堅。面色黧黑。未嘗見言補虛者也。又曰。虛者卽愈。實者三日復發。復與而不愈者。去石膏。加茯苓芒硝湯主之。此其所由誤者乎。則有大不然。蓋漢以降。字詁不古者多矣。則難其解。古語曰。有爲實也。無爲虛也。故用防

己湯。而心下痞堅已。虛而無者。則卽愈也。雖則卽愈也。心下痞堅。猶實而有者。三日復發。復與防己湯。而不愈者。非特痞鞕。卽是堅也。非參之所主。而芒硝主之。故參如故。而加芒硝、茯苓。由是觀之。不可謂參補虛也。孫思邈曰。無參。則以茯苓代之。此說雖誤。然參不補虛。而治心下疾也。亦足以徵耳。蓋參補虛之說。昉于甄權。滔滔者天下皆是。本草綱引廣雅五行。記是參之名義。而豈參之實乎。學者詳諸。

余讀本草至參養元氣。未嘗不發書而嘆也。曰。嗚呼。可悲哉。人之惑也。所謂元氣者。天地根元之一氣也。動爲陽。靜爲陰。陰陽妙合。斯生萬物。命其主宰。曰造化之神也。而人也者。非造化之神也。故人生於人。而神不能生人。況於元氣乎。夫人之元氣也。免身之初。所資以生。醫家所謂先天之氣也。養之以穀肉果菜。所謂後天之氣也。雖然。元氣之說。聖人不言。故經典不載焉。戰國以降。始有斯言。鶡冠子曰。天地成於元氣。董仲舒春秋繁露曰。王正則元氣和順。揚雄解嘲曰。大氣含元氣。孔安國虞書註曰。昊天謂元氣廣大。漢書律曆志曰。大極元氣。函爲一。班固東都賦曰。降烟熅。調元氣。此數者。皆言天地之元氣。而非人之元氣也。素問曰。天之大氣擧之。言繫地於中而不墜也。又曰。三焦者。原氣之別使。言皮膚毫毛之末。溫緩

之氣也。此猶可言也。然論說之言也。於疾醫何益之有。又曰。養精以穀肉果菜。是古之道也。未聞以草根木皮。而養人之元氣。蓋其說出于道家。道家所雅言延命長壽。故立元氣以爲極也。秦漢以降。道家隆盛。而陰陽五行元氣之說。蔓延不可芟。醫道湮晦。職此之由。豈可不歎哉。夫醫術人事也。元氣天事也。故仲景不言矣。養精以穀肉果菜。而人參養元氣。未嘗有言之。由此觀之。其言養元氣者。後世之說也。不可從矣。

東垣李氏曰。張仲景云。病人汗後。身熱亡血。脈沉遲者。下利身涼。脈微血虛者。並加人參也。古人之治血脫者。益氣也。血不自生。須生陽氣。蓋陽氣生。則陰長而血乃旺也。今歷考傷寒論中曰。利止亡血也。四逆加人參湯主之。李氏其據此言乎。然而加人參僅僅一兩也。四逆加人參湯。更加茯苓。此爲茯苓四逆湯。而不擧血證。則人參之非爲亡血也。可以見已。且也仲景治吐血。衄血。產後亡血。方中無有人參。則益足證也。李氏之說妄哉。自後苟有血脫者。則不審其證。概用人參。亦益妄哉。

或問曰。吾子言仲景用人參治心下痞鞕。而大黃黃連瀉心湯之屬。無有人參。豈

亦有說乎。曰。有之。何子讀書之粗也。大黃黃連瀉心湯曰。心下痞。按之濡。其於人參。則諸方皆曰心下痞鞕。鞕濡二字。斯可以見其異矣。

品考

人參　出上黨者。古爲上品。朝鮮次之。今也上黨不出。而朝鮮亦少也。其有自朝鮮來者。味甘。非其真性。故試諸仲景所謂心下痞鞕。而無效也。不可用矣。源順和名抄云。人參。此言久末乃伊。蓋本邦之俗。謂熊膽爲久末乃伊。而亦號人參。則以其味名也。由是觀之。本邦古昔所用者。其味苦也亦明矣。今試取朝鮮之苗而樹藝諸本邦者。其味亦苦也。然則其苦也者。是人參之正味。而桐君雷公之所同試也。乃今余取產于本邦諸國者用之。大有效於心下痞鞕。其產于本邦諸國者。五葉三椏。其於形狀也。亦與所產于朝鮮同矣。產于本邦諸國者。于和州金峰者最良。去土氣而剉用。謹勿殺苦也。

桔梗

主治濁唾腫膿也。旁治咽喉痛。

考證

排膿湯。證闕。

桔梗白散證曰。出濁唾腥臭。久久吐膿。

桔梗湯證曰。出濁唾腥臭。久久吐膿。

排膿散。證闕。

以上四方。其用桔梗者。或三兩。或一兩。或三分或二分。

右四方者。皆仲景之方也。而排膿湯。以桔梗爲君藥也。不載其證。今乃歷觀其用桔梗諸方。或肺癰。或濁唾腥臭。或吐膿也。而以桔梗爲君藥者。名爲排膿。則其排膿也明矣。

互考

排膿湯之證雖闕。而桔梗湯觀之。則其主治明矣。桔梗湯證曰。出濁唾腥臭。久久吐膿。仲景曰。咽痛者。可與甘草湯不差者。與桔梗湯也。是乃甘草者。緩其毒之急迫也。而濁唾吐膿。非甘草之所主。故其不差者。乃加桔梗也。由是觀之。腫痛急迫。則桔梗湯。濁唾吐膿多。則排膿湯。

辨誤

排膿湯及散。載在金匱腸癰部。桔梗湯及白散。亦有肺癰之言。蓋腸癰肺癰之論。自古而紛如也。無有明辨。欲極之而不能也。人之體中。不可見也。故謂無肺癰腸癰者妄也。謂有肺癰腸癰者亦妄也。凡吐下臭膿者。其病在胸也。而爲肺癰。其病在腹也。而爲腸癰。其亦可也。治之之法。不爲名所拘。而隨其證。是爲仲景也。

品考

桔梗　處處出焉。藥鋪所鬻者。淅而白潔。脫其氣味也。不可不擇焉。唯去其土泥。而不殺其真性。是爲良也。剉用。

朮

主利水也。故能治小便自利、不利、旁治身煩疼、痰飲、失精眩冒、下利、喜唾。

考證

天雄散。證闕。(說在互考中)

以上一方。朮八兩。

桂子附子去枝加朮湯證曰。小便自利。
麻黃加朮湯證曰。身煩疼。
越婢加朮湯證曰。一身面目黃腫。其脈沈。小便不利。
附子湯證不具也。(說在互考中)
　以上四方。朮皆四兩。
桂枝去桂加苓朮湯證曰。小便不利。
人參湯證曰。喜唾。
桂枝人參湯證曰。利下不止。
茯苓澤瀉湯證不具也。(說在類聚方)
茯苓飲證曰。心胸中有停痰宿水。自吐出水。
　以上五方。朮皆三兩。
甘草附子湯證曰。小便不利。
真武湯證曰。小便不利。四肢沈重疼痛。自下利。
苓薑朮甘湯證曰。小便自利。

苓桂朮甘湯證曰。小便自利。
苓桂朮甘湯證曰。心下有痰飲。又云頭眩。
澤瀉湯證曰。其人苦冒眩。
枳朮湯證不具也。說在互考中。
茯苓戎鹽湯證曰小便不利。
以上七方。朮皆二兩。
五苓散證曰。小便不利。
以上一方。朮十八銖。而三兩之例。
右歷觀此諸方。無論小便之變。其他曰飲。曰痰。曰身煩疼。曰喜唾。曰冒眩。亦皆水病也。凡小便不利而兼若證者。用朮而小便通。則諸證乃治。由是觀之。朮之利水也明矣。

互考

天雄散。金匱要略。載在桂枝加龍骨牡蠣湯條後。而不載其證。而李時珍作本草綱目曰。此仲景治男子失精之方也。然則舊有此證。而今或脫也。男子失精。女子

夢交。桂枝龍骨牡蠣湯主之。下當云。天雄散亦主之。以余觀之。時珍之見。而豈以朮、附爲治失精夢交乎。此則觀於本草。可以知耳。夫失精夢交。水氣之變也。故以朮爲主藥也。

金匱要略白朮附子湯。卽傷寒論中桂枝附子去桂加朮湯。而分量減其半也。蓋朮別蒼白。非古也。故今稱方名。從傷寒論焉。外臺祕要朮附湯亦同方。而分量非古也。皆不可從焉。

附子湯證不具也。此方之於眞武湯。倍加朮、附。以參代薑者也。而眞武湯證。有小便不利。或疼痛。或下利。此方倍加朮、附。則豈可無若證乎。其證闕也明矣。

枳朮湯、桂薑棗草黃辛附湯二方。金匱要略所載。同其因與證。而不可別焉。今審其方劑。桂薑棗草黃辛附湯。其方合桂枝去芍藥及麻黃、附子、細辛也。而桂枝去芍藥湯主頭痛發熱惡風有汗等證。而腹中無結實者也。麻黃附子細辛湯證曰。少陰病。發熱。爲則按所謂少陰病者。惡寒甚者也。故用附子。附子主惡寒也。依二湯之證推之。心下堅大而惡寒。發熱上逆者。桂薑棗草黃辛附湯主之。朮主利水也。是以心下堅大而小便不利者。枳朮湯主之。夫秦張之治疾也。從其證而不取

因矣。因者。想像也。以冥冥決事。秦張所不取也。故其能治疾也。在方中其證矣。斯不知其方意則未能中其證也。其知其方意在知藥能也。能知藥能而後始可與言方已。

辨誤

本事方。許叔微曰。微患飲澼三十年。後左下有聲。脅痛。食減。嘈雜。飲酒半杯即止。十數日必嘔酸水數升。暑月止右邊有汗。左邊絕無。自揣必有澼囊如水之有科臼。不盈科不行。但清者可行。而濁者停滯。無路以決之。故積至五六日必嘔而去。脾土惡溼。而水則流溼。莫若燥脾以去溼。崇土以填科臼。乃悉屏諸藥。只以蒼朮麻油大棗丸。服三月而疾除。自此常服。不嘔不痛。胸膈寬利。飲啖如故。爲則按仲景用朮治水。而不云去溼補脾也。許氏則以朮爲去溼補脾。而不云其治水。何其妄哉。許氏之病水變。故得朮能治也。人云許氏能治其溼痰。余戲之曰。非許自能治其病。而朮能治許病也。何則。許氏之所說。以不可見爲見。而以不可知爲知也。空理惟依。古人則不然。有水聲吐水。則爲水治之。是可知而知之。可見而見之實事。惟爲此謂知見之道也。故有許氏之病者。用朮、附以逐其水。其效如神。嗚呼仲

景之爲方也。信而有徵。由是觀之。許之病已也。非許之功。而朮之功也。

品考

朮　宗奭曰。古方及本經。止單言朮。而未別蒼白也。陶隱居言有兩種。而後人往往貴白朮而賤蒼朮也。爲則曰。華產兩種。其利水也。蒼勝於白。故余取蒼朮也。本邦所出。其品下而功劣也。剉用。

白頭翁

主治熱利下重也。

考證

白頭翁湯證曰。熱利下重。又曰。下利欲飮水。

白頭翁加甘草阿膠湯證曰。下利。

以上二方。白頭翁皆三兩。

夫仲景用白頭翁者。特治熱利。而他無所見矣。爲則按。若熱利渴而心悸。則用白頭翁湯也。加之血證及急迫之證。則可用加甘草阿膠湯也。

品考

白頭翁　和、漢無別。

藥徵

日本 東洞吉益 著
鄞縣 曹炳章 校點

卷中

黄連

主治心中煩悸也。旁治心下痞、吐下、腹中痛。

考證

黄連阿膠湯證曰。心中煩。不得臥。

以上一方。黄連四兩。

黄連湯證曰。胸中有熱。腹中痛。欲嘔吐。

乾薑黄連黄芩人參湯證曰。吐下。

葛根黄連黄芩湯證曰。利遂不吐。

白頭翁湯證曰。下利欲飲水。
以上四方。黃連皆三兩。
大黃黃連瀉心湯證曰。心下痞。按之濡。
瀉心湯證曰。心氣不足。
附子瀉心湯證曰。心下痞。
以上三方。黃連皆一兩。而亦三兩之例。
右歷觀此諸方。黃連治心中煩悸也明矣。故心中煩悸而痞者、吐者、利者、腹痛者。用此皆治也。此外用黃連一兩方多。其比餘藥分量差少。但舉心胸之微疾。不足取而徵焉。故不枚舉也。

互考

張仲景用黃連。其證與人參、茯苓。大同而小異。說在人參部。
黃連阿膠湯證曰。心中煩。此方黃連爲君。而有心中煩之證。斯可以見其主治矣。
瀉心湯證曰。心氣不足。而吐血衄血者。瀉心湯主之。既云不足。又云瀉心。此後世論說之所由起也。然千金方不足作不定。斯仲景之古也。而不定者。煩悸之謂也。

凡病心中煩悸。心下痞、按之濡者。用此湯皆治也。由是觀之。所謂不定者。煩悸之謂也。

辨誤

夫萬物生于天也。故天命之謂性。性唯一也。其能亦唯一也。謂之良能。然其有多能者。性之所枝而岐也。非性之本也。謂之贏能。人之眩贏能。而謂性多能者多矣。余嘗讀本草。舉其主治甚多。夫主治也者。性之能也。一物一性。豈有此多能哉。今近取譬於人之多能乎。夫人之性也。有任焉者。有清焉者。有和焉者。有直焉者。雖聖人不可移易也。而有多能焉。有無能焉。多能。非求於天性之外而成焉。無能。非求於天性之中而無焉。從其性而用之。則多能也。是善於用其性者也。非由天性而多能也。故天性任焉者。用而多能。則盡其性之任而已。任之外。無有其能也。清則清。和則和。直則直。從性之一而貫之。不可移易也。亦有學而修之。以成其多能者。若天性然。然非去性而然。亦與性成者也。此所以論於人之道。而非所以論於草根木皮也。夫善於用人性之能者若彼。而況於草根木皮乎。性之外。無有多能。而一草何多能之有。夫黃連之苦。治心煩也。是性之為能也。張仲景用焉。而治心

下痞嘔吐。下利之證也。是性之所枝而岐也。故無心煩之狀者。試之無效。如心煩者。其應如響。仲景治心下痞。嘔吐下利。其方用黃連者甚多。斯亦可以徵也。由是觀之。黃連主治心煩也。本草之謬也明矣。黃連之能多乎哉。不多也。

品考

黃連　處處出焉。出於本邦越中者爲上品。世所謂加賀黃連是也。貪利之賈。或以鬱金色之。不可不擇也。剉用。

黃芩

治心下痞也。旁治胸脇滿、嘔吐、下利也

考證

黃芩湯證曰。自下利。

六物黃芩湯證不具也。（說在互考中）

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證曰吐下。

小柴胡湯證曰。胸脇苦滿。

大柴胡湯證曰。心下痞鞕。嘔吐而下利。
柴胡薑桂湯證曰。胸脇滿。微結。心煩。
葛根黃連黃芩湯證曰。利遂不止。
半夏瀉心湯證曰。嘔而腸鳴。心下痞。
以上八方。黃芩皆三兩。
柴胡桂枝湯證曰。微嘔。心下支結。
瀉心湯證曰。心下痞。
附子瀉心湯證曰。心下痞。
以上三方。黃芩或一兩。或一兩半。而亦三兩之例。
右歷觀此諸方。黃芩主治心下之病也。若嘔吐者。若下利者。有心下痞之證也。
則得黃芩卽治矣。其無此證者。終無效焉。無他。治心下痞也。

互考

黃芩湯條曰。太陽與少陽合病。自下利者主之。蓋六經也者。疾醫之所不言也。而
其有六經之言。則後人所攙入焉。故不取焉。以他例推之。心下痞。腹強急而下利

者。此湯主之。爲則每對若證。卽用此湯。其應如響。學者審諸。

六物黃芩湯。其證不具也。此方半夏瀉心湯而去黃連、甘草加桂枝者也。張仲景用人參黃芩也。於心下痞而鞕者也。然則心下痞鞕乾嘔下利者。此湯主之。其無此證。則終無效也。學者審諸。

辨誤

世醫篤信本草。以芩、連爲寒藥。其畏之也如虎狼焉。不思之甚矣。夫本草論藥之寒熱溫涼。終不一定。彼以爲溫。則是以爲熱。甲以爲寒。則乙以爲涼。果孰是而孰非乎。蓋醫者之於用藥也。譬猶武夫用兵。武夫而畏兵。不可以爲武夫也。醫亦然。毒藥各有其能。各主一病。苟有其證者而不用之。則終不治也。所以不畏焉。此而畏之。則何以醫爲也。張仲景用黃芩也。治心下痞而已。無有他能。故心下痞。而嘔吐下利。則用之卽治矣。世醫不深察。妄以爲嘔吐下利之主藥。可悲也夫。

品考

黃芩　處處出焉。出漢土者。此爲上品也。出朝鮮者次之。出本邦者。下品也。剉用。

柴胡

主治胸脇苦滿也。旁治寒熱往來、腹中痛、脇下痞鞕。

考證

小柴胡湯證曰。胸脇苦滿。往來寒熱。又云。腹中痛。又云。脇下痞鞕。

柴胡加芒硝湯證曰。胸脇滿。

柴胡去半夏加瓜蔞湯證不具也。(說在互考中)

柴胡薑桂湯證曰。胸脇滿微結。又云。往來寒熱。

大柴胡湯證曰。心下急。鬱鬱微煩。又曰。往來寒熱。又曰。心下滿痛。

以上五方。柴胡皆八兩。

柴胡桂枝湯證曰。心下支結。

以上一方。柴胡四兩而八兩之例。

右歷觀此諸方。柴胡主治胸脇苦滿也。其他治往來寒熱。或腹中痛。或嘔吐。或小便不利。此一方之所主治。而非一味之所主治也。爲則按。傷寒論中。寒熱腹痛。嘔吐。小便不利。而不用柴胡者多矣。胸脇苦滿而有前證。則柴胡主焉。此可以見柴胡之所主治也。

互考

柴胡去半夏加瓜蔞湯。其證不具也。以渴。故代半夏以瓜蔞也。今試諸世所謂瘧疾。胸脇苦滿而渴者。甚有效焉。其無有胸脇苦滿證。則終不知也。然則胸脇苦滿證。其脫也明矣。

辨誤

本草綱目柴胡部中。往往以往來寒熱爲其主治也。夫世所謂瘧疾。其寒熱往來也劇矣。而有用柴胡而治也者。亦有不治也者。於是質之仲景氏之書。其用柴胡也。無不有胸脇苦滿之證。今乃施諸胸脇苦滿而寒熱往來者。其應猶響之於聲。非直瘧也。百疾皆然。無胸脇苦滿證者。則用之無效焉。然則柴胡之所主治。不在彼而在此。

品考

柴胡　處處出焉。本草以產于銀州銀縣者爲上品也。本邦藥鋪所鬻者有二品。曰鎌倉柴胡。曰河原柴胡也。蓋河原柴胡者。非柴胡之種也。不可用焉。鎌倉柴胡者尤佳。去鬚及頭。以粗布拂拭之。剉而用焉。雷斆、陳子承。稱柴胡香氣甚矣。而本

邦之產。比諸產漢土者。形狀則同。氣味則薄。因稽諸說。嫩則香美也。老則不也。張元素曰。氣味俱清。故今用鎌倉柴胡也。

貝母

主治胸膈鬱結、痰飲也。

考證

桔梗白散證曰。時出濁唾、腥臭、久久吐膿。

以上一方。貝母三分。

仲景氏用貝母也。特此一方已然。考之本草。古人用貝母。主治鬱結痰飲。旁治咳嗽、乳汁不下也。乃與仲景氏治濁唾腥臭。其歸一也已。其功於桔梗大同而小異也。

品考

貝母　用自漢土來者也。剉用焉。今本邦間亦出焉。不異於漢土產也。

細辛

主治宿飲停水也。故治水氣在心下而咳滿。或上逆。或脇痛。

考證

小青湯證曰。心下有水氣、乾嘔、發熱而咳。

苓甘五味薑辛湯證曰。咳。胸滿。

以上二方。細辛皆三兩。

麻黄附子細辛湯證。不具也。(說在互考中)

大黄附子湯證曰。脇下偏痛。

桂薑草棗黄辛附湯證曰。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杯。

以上三方。細辛皆二兩。

右歷觀此諸方。其咳者。上逆者。胸滿者。脇痛者。心下堅大者。胸脇心下宿飲停水而所致也。用細辛。則水飲去而其證已。可以見其所主治也。

互考

麻黄附子細辛湯條。特云少陰病反發熱。而不舉餘證。爲則按。六經也者。是後人之攙入。而非仲景之古也。所謂少陰病者。踡臥。小便清利也。踡臥者。惡寒甚也。惡

寒者。水病也。仲景氏之治惡寒也。其用附子者居多。又其言曰。朮、附並走皮中逐水氣也。由是觀之。惡寒之爲水氣也明矣。其喘而惡寒。有痰飮之變者。此方主之。桂薑草棗黄辛附湯證。不具也。説在朮條下。故不復贅焉。

辨誤

今之爲醫者。其用藥也。瞑眩則慄。遽轉其方。何無特操之甚也。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余每讀書到於此。未嘗不廢書抵掌而歎。聖哲之言。信而有徵也。仲景之爲方也。亦有徵矣。請擧其一二。苓甘五味薑辛夏湯條曰。咳滿即止。而更復渴。衝氣復發者。以細辛乾薑也。而仍用細辛乾薑。此非審知此毒。而治此疾者。孰能之爲。嗚呼仲景哉。朮附湯條曰。其人如冒狀。勿怪。即是朮附並走皮中逐水氣。未得除故耳。此亦瞑眩之謂也。夫欲爲仲景氏者。其要在知藥之瞑眩。而疾乃瘳焉。而後就其方法。審其藥功而已。爲則從事於此。審試諸藥。本草所謂大毒者。其不徹疾也。不瞑眩。所謂無毒者。亦中肯綮也。必瞑眩。瞑眩也。疾斯瘳也。余未見藥弗瞑眩。而疾之爲瘳者也。嗚呼。聖哲之言。信而有徵哉。學者思諸。

品考

細辛。本邦稱云。眞細辛者。卽是也。洗去塵土。剉而用之。藥鋪間以杜衡充細辛也。不可不辨矣。

當歸 芎藭

仲景之方中。用當歸、芎藭者。其所主治。不可的知也。今不敢鑿從成方而用焉。是闕如之義也。

辨誤

本草以當歸、芎藭治血。爲產後要藥。爲則按。仲景氏治血方中。無此二藥者多。而治他證之方中。亦有此二藥。如奔豚湯、當歸羊肉湯、酸棗仁湯類是也。由是觀之。不可概爲治血之藥也。

品考

當歸 江州伊歎山所產。其味辛。同漢土所產。而和州所產味甘。此以糞土培養之者也。不可用矣。孫思邈曰。無當歸。以芎藭代之。今試嘗和州當歸。其味大不似芎藭也。伊歎當歸則似焉。故用之也。

芎藭　出本邦豐後州者上品也

芍藥

主治結實而拘攣也。旁治腹痛頭痛、身體不仁、疼痛腹滿、咳逆下利腫膿。

考證

桂枝加芍藥湯證曰。腹滿時痛。

小建中湯證曰。腹中急痛。

桂枝加大黃湯證曰。大實痛。

以上三方。芍藥皆六兩。

枳實芍藥散證曰。腹痛煩滿。

排膿散證闕。(說在類聚方)

以上二方。芍藥一方等分。一方六分。

芍藥甘草湯證曰。脚攣急。

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新加湯證曰。身疼痛。

芎歸膠艾湯證曰。腹中痛。
　以上三方。芍藥皆四兩。
芍藥甘草附子湯證不具也。（說在互考中）
　以上一方。芍藥三兩。而亦四兩之例。
小青龍湯證曰。咳逆。
大柴胡湯證曰。心下滿痛。又曰。嘔吐而下利。
附子湯證曰。身體痛。
眞武湯證曰。腹痛。又云。沉重疼痛。自下利。又云。咳。
桂枝湯證曰。頭痛。又曰。身疼痛。
烏頭湯證曰。歷節不可屈伸疼痛。又曰。拘急。
黃耆桂枝五物湯證曰。身體不仁。
　以上七方。芍藥皆三兩。
黃芩湯證曰。自下利。
柴胡桂枝湯證曰。肢節煩疼。

以上二方。用芍藥。或二兩。或一兩半。而亦三兩之例。

右歷觀此諸方。曰腹痛。曰頭痛。曰腹滿。曰咳逆。曰下利。曰排膿。曰四肢疼痛。曰攣急。曰身體不仁。壹是皆結實而所致也。其所謂痛者。拘急也。若夫桂枝加芍藥湯、小建中湯、桂枝加大黃湯。皆以芍藥爲主藥。而其證如此。由是觀之。主治結實而拘攣也明矣。

互考

小建中湯。傷寒論不備其證。是以世醫不獲方意。以爲補劑。故其所施也。竟無效焉。爲則按。此方出自芍藥甘草湯。故主治諸病腹拘急而痛者也。學者正焉。芍藥甘草附子湯。其條特擧惡寒之證。此附子之所主也。而脱芍藥、甘草之所主治也。其用甘草者。治毒急迫也。其用芍藥者。治拘攣也。然則拘攣急迫而惡寒者。此湯主之。

真武湯、附子湯。特有生薑、人葠之異。而所主治。則頗異也。真武湯。苓、芍爲主。而附子湯。朮、附爲主也。二方所主治。斯可以見也已。

辨誤

朱震亨曰。產後不可用芍藥。以其酸寒伐生發之氣也。李時珍曰。白芍藥益脾。能於土中瀉木。產後肝血已虛。不可更瀉。故禁之。夫酸寒之藥。蓋不少矣。何獨避芍藥之爲。世醫雷同其說。不思之甚矣。諸藥皆毒。毒而治毒。毒而不用毒。何治之有。金匱要略曰。產後腹痛。枳實芍藥散主之。千金方曰。產後虛羸。腹中刺痛。當歸建中湯主之。此皆芍藥主藥。而用之於產後也。且也張仲景芍藥甘草湯、芍藥甘草附子湯、桂枝加芍藥湯。皆以芍藥爲主。而於血證無毫關涉焉。特治結實而拘攣已。若乃酸寒伐生發之氣。及瀉木之說。此鑿空之論。而非疾醫之用也。

品考

芍藥　其種有二。曰木芍藥也。曰草芍藥也。木芍藥是其真也。花容綽約。亦可愛也。余取之矣。服食家言。白花勝赤花。嘗試其功。赤白惟均也。服食家之說。不可從矣。草芍藥。世所謂宇多芍藥也。不可用矣。

牡丹皮

仲景之方中。桂枝茯苓丸、八味丸、大黃牡丹皮湯。以上三方。雖有牡丹皮。而不

以爲主藥也。如此之類。皆從其全方之主治而用之。如徵姑闕焉。以俟後之君子也。

品考

牡丹皮　和、漢同。

茵陳蒿

主治發黃也。

考證

茵陳五苓散證曰。黃疸。

茵陳蒿湯證曰。心胸不安。久久發黃。

以上二方茵陳蒿一方六兩。一方十分。

右觀此二方。茵陳蒿治發黃也明矣。

互考

或問曰。發黃之證。治之之方。其不用茵陳蒿者。間亦有之。如何。答曰。發黃。小便不

利。或渴無餘證者。茵陳五苓散主之。發黃。大便不通者。茵陳蒿湯主之。若乃一身盡黃。腹脹。大便必黑。時溏者。硝礬散主之。發黃。心中懊憹。梔子大黃豉湯。發黃。腹滿。小便不利。大黃硝石湯。發黃。頭痛惡風自汗出。桂枝加黃耆湯。發黃嘔逆。小半夏湯主之。發黃。胸脇苦滿。小柴胡湯主之。發黃。腹中拘急。小建中湯主之。此皆隨證而異方也。仲景氏之於茵陳蒿特用之於發黃無他病者而已。

辨誤

世之醫者。論黃疸爲濕熱。其以黃爲土色也。無益於治。此不可從矣。

品考

茵陳蒿　和、漢無別。

艾

仲景之方中。芎歸膠艾湯用艾。而非君藥也。是以其所主治也。不可得而知矣。

芎歸膠艾湯。主治漏下下血也。今從其成方而用之。

辨誤

名醫別錄曰。艾可以灸百病。後人不審其證之可灸與否。一概行之。故罹其害也。蓋不鮮矣。醫者見之。以爲不候寒熱之過也。不審可否。則固已失之矣。論寒熱亦未爲得也。灸者所以解結毒也。若夫毒著脊上。藥之不知。下之不及。就其所著而灸之。其毒轉而走腹。而後藥之爲達也。臨其可灸之證也。我不終問其寒熱。而未有逢其害焉。有灸而發熱。是毒動也。世醫以爲灸誤。非也。余於若證。灸而不止。其毒之散也。其熱亦止。此卽所謂瞑眩而瘳者也。凡艾之爲用也。灸之與煎。其施雖異。而以其一物也。偶爾言及焉。灸家言禁穴頗多。余家不言之。一從靈樞。以結毒爲腧也。大凡灸不止一日。乃至五日七日。以多日爲有效矣。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我未見其能治者也。

品考

艾　處處出焉。所賣者。雜它物可正焉。

麻黃

主治喘咳、水氣也。旁治惡風、惡寒、無汗、身疼骨節痛、一身黃腫。

考證

麻黃湯證曰。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
甘草麻黃湯證曰裏水。
麻黃醇酒湯證曰黃疸。
　以上三方。麻黃四兩或三兩。而爲君藥。
大青龍湯證曰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
越婢湯證曰惡風。一身悉腫。
越婢加朮湯證曰。一身面目黃腫。
越婢加半夏湯證曰。其人喘。目如脫狀。
　以上四方。麻黃皆六兩。
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證曰。汗出而喘。
牡蠣湯證不具也。(說在互考中)
　以上二方。麻黃皆四兩。
葛根湯證曰。無汗惡風。

小青龍湯證曰。心下有水氣。咳而微喘。

烏頭湯證曰。歷節疼痛。

以上三方。麻黃皆三兩。

麻黃附子甘草湯證不具也。(說在互考中)

麻黃附子細辛湯證不具也(說在互考中)

以上二方。麻黃二兩。

右歷觀此數方。麻黃主治喘咳、水氣也明矣。故其證而惡風惡寒。無汗身疼。骨節痛。一身黃腫者。用麻黃皆治也。

互考

甘草麻黃湯、麻黃醇酒湯。唯云裏水黃疸。而不審其證。為則按。黃家兼有喘咳。惡寒骨節痛之證者。麻黃之所主治也。

牡蠣湯。此甘草麻黃湯。而加牡蠣蜀漆方也。牡蠣治動氣。蜀漆主逐水。然則世所謂瘧疾。動氣在上而喘者。此湯主之也。外臺祕要特云牡瘧。而不舉其證。茫乎如舟行無津涯矣。麻黃附子甘草湯、麻黃附子細辛湯二方。其條所謂少陰病者。惡

寒甚也。而有無汗之證。故用麻黄也。

辨誤

甚矣世醫之怖麻黄也。其言曰。吾聞之麻黄能發汗。多服之則灑灑汗出不止。是以不敢用焉。惡是何言也。譬怯者之於妖怪。足未嘗踏其境。而言某地真出妖怪也。爲則嘗試麻黄之效。可用之證而用之。汗則出焉。雖當夏月而無灑灑不止之患。仲景氏言服麻黄後。覆取微似汗。宜哉。學者勿以耳食而飽矣。

品考

麻黄　本邦之產未聞。而亦有形狀相似者。是木賊而非麻黄也。朱震亨、李時珍。言其與麻黄同功。則學者試可乃已。甄權曰。根節止汗。試之無效也。不可從矣。仲景氏曰。先煑麻黄去上沫。今漢舶所載而來者。煑之無上沫。共諸藥煑之而可也。

地黄

主治血證及水病也。

考證

八味丸證曰。小腹不仁。又曰。小便不利。
以上一方。地黃八兩。
芎歸膠艾湯證曰。漏下。又曰。下血。
以上一方。地黃六兩。
三物黃芩湯證曰。在草蓐自發露。得風。四肢苦煩熱。
以上一方。地黃四兩。
右歷觀此三方。主治血及水。而不及其他也。

互考

芎歸膠艾湯、三物黃芩湯、八味丸。皆以地黃爲君藥。而二方言血證。一方言小便不利。膠艾湯方中除地黃之外。有阿膠、當歸、芎藭。均是治血藥也。三物黃芩湯去地黃。則其餘無治血藥品也。由是觀之。古人用地黃。並治血證水病也。覈爲且也施治之法。不別血之與水亦明矣。

辨誤

夫水之與血。其素同類也。亦唯赤則謂之血。白則謂之水耳。余嘗讀內經曰。汗者。

血之餘也。問曰。血之餘。而汗白者何也。答曰。肺者。主皮毛也。肺色白也。故汗白也。此本於陰陽五行。而有害於疾醫之道也。疾醫之道。殊乎亡也。職斯之由。可悲也哉。夫汗之白也。血之赤也。其所以然。不可得而知也。刃之所觸。其創雖淺。血必出也。暑熱之酷。衣被之厚。汗必出也。壹是皆歷皮毛而出者。或爲汗。或爲血。故以不可知爲不可知。置而不論。唯其毒所在而致治焉。斯疾醫之道也。後世之醫者。以八味丸爲補腎劑。何其妄也。張仲景曰。脚氣上入。少腹不仁者。八味丸主之。又曰。小便不利者。又曰。轉胞病。利小便則愈。又曰。短氣有微飮。當從小便去之。壹是皆以利小便爲其功。書云。學于古訓乃有獲。嗚呼。學于古訓。斯有獲藥功矣。

品考

地黄　本邦處處出焉。其出和州者最多。而與出漢土者無異也。充實爲佳。藏器曰。本經不言生乾蒸乾。別錄云。生地黄者。乃新掘鮮者是也。李時珍曰。熟地黄乃後人復蒸曬者。諸家本草。皆謂乾地黄爲熟地黄。而今本邦藥鋪。以乾地黄爲生地黄。非也。乾者。燥乾之謂。如乾薑是也。生者。新鮮之名。如生薑是也。故古人言生地黄。則必言汁。言之順也。豈有乾而有汁者哉。仲景氏之所用。生乾二品而已。其

熱云者。後世之爲也。不可用矣。

葶藶

主治水病也。旁治肺癰結胸。

考證

葶藶大棗湯證曰。肺癰。胸滿脹。一身面目浮腫。

以上一方。葶藶搗丸如彈丸大。

大陷胸丸證曰。結胸。

以上一方。葶藶半升。

己椒藶黃丸證曰。腸間有水氣。

以上一方。葶藶一兩。

右歷觀此三方。一皆是主治水病也。而二方云水病。一方特云結胸。其所謂結胸者。用大陷胸丸。則水利而疾愈。然則葶藶之治水也明矣。

互考

或問曰。葶藶大棗湯、桔梗湯、桔梗白散。同治肺癰。而異其方。何也。爲則答曰。用桔梗之證。濁唾腥臭。久久吐膿者也。用葶藶之證。浮腫清涕。咳逆喘鳴者也。故因其見證而處方。不爲病名所絆。斯爲得也。

淮南子曰。葶藶愈脹。爲則按。脹是水病也。

品考

葶藶　有甜苦二種。而甜者不中用焉。本邦未出苦葶藶也。或曰。關以東間有之。

大黃

主通利結毒也。故能治胸滿、腹滿、腹痛。及便閉、小便不利。旁治發黃、瘀血、腫膿。

考證

大陷胸湯證曰。從心下至少腹。鞕滿而痛。

以上一方。大黃六兩。

小承氣湯證曰。腹微滿。大便不通。

厚朴三物湯證曰。痛而閉者。

大黃甘遂湯證曰。少腹滿。如敦狀。小便微難。
大承氣湯證曰。腹滿痛者。
大黃硝石湯證曰。黃疸腹滿。小便不利。
桃核承氣湯證曰。少腹急結。
大黃牡丹湯證曰。少腹腫痞。
大黃甘草湯證。不具也。
調胃承氣湯證曰。腹脹滿。又曰。大便不通。
以上九方。大黃皆四兩。
大黃附子湯證曰。脇下偏痛。
抵當湯證曰。少腹鞕滿。
大黃黃連瀉心湯證曰。心下痞。按之濡。
桂枝加大黃湯證曰。大實痛。
以上四方。大黃或三兩。或二兩、一兩。而亦四兩之例。
右歷觀此諸方。張仲景氏用大黃者。特以利毒而已。故各陪其主藥。而不單用

焉。合厚朴、枳實。則治胸腹滿。合黃連。則治心下痞。合甘遂、阿膠。則治水與血。合水蛭、蝱蟲、桃仁。則治瘀血。合黃蘗、梔子。則治發黃。合甘草。則治急迫。合芒硝。則治堅塊也。學者審諸。仲景方中用大黃者。不止於茲。而以其用之之徵。顯然著明于茲。故不復游贅也。

辨誤

世醫之畏大黃也。不啻如蛇蝎。其言曰。凡用大黃者。雖病則治乎損內而死。切問而無其人。此承本草之訛而吠聲者也。非耶。仲景氏用下劑。其亦多矣。可見大黃。攻毒之千莫也。今也畏其利。而用鉛刀。宜哉不能斷沉痾也。雖大下之後。仲景氏未嘗補也。亦可以見損內之說妄矣。凡藥劑之投。拔病之未及以斷其根。則病毒之動。而未能爽快。仍貫其劑也。毒去而後爽快。雖千萬人亦同。世醫素畏下劑。故遽見其毒未去也。以爲元氣虛損。豈不亦妄哉。

品考

大黃　漢土產。有兩品。黃色而潤實者爲良。所謂錦紋大黃也。本邦近者有稱漢種大黃者也。其效較劣矣。剉用。

大戟

主利水也。旁治掣痛咳煩。

考證

十棗湯證曰。引脇下痛。又曰。咳煩。

互考

淮南子曰。大戟去水。

品考

大戟　漢產有兩品。綿大戟爲良也。本邦之產。其效較劣。

甘遂

主利水也。旁治掣痛咳煩、短氣、小便難、心下滿。

考證

十棗湯證曰。引胸下痛。乾嘔。短氣。又曰。咳煩。

大黃甘遂湯證曰。小便微難。
甘遂半夏湯證曰。雖利。心下續堅滿。
大陷胸湯證曰。短氣躁煩。又曰。心下滿而鞕痛。
以上四方其用甘遂。或三枚。或二兩。或一錢也。
爲則按。芫花、大戟、甘遂同是利水。而甘遂之效最勝矣。

品考

甘遂　漢產爲勝。本邦所產。其效較劣。

附子

主逐水也。故能治惡寒、身體四肢及骨節疼痛。或沉重。或不仁。或厥冷。而旁治腹痛、失精、下利。

考證

大烏頭煎證曰。遶臍痛。若發。則自出汗。手足厥冷。
烏頭湯證曰。歷節疼痛。不可屈伸。

烏頭桂枝湯證曰。腹中痛。逆冷。手足不仁。
以上三方。烏頭皆五枚而爲君藥也。
桂枝附子湯證曰身體疼痛。不能自轉側。
桂枝附子去桂加朮湯證曰。前證而小便不利。
大黃附子湯證曰脇下偏痛。
天雄散。證闕(說在朮部)
以上四方。附子皆三枚。
桂枝甘草附子湯證曰。疼煩不得伸屈。
附子湯證曰背惡寒。又曰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
以上二方。附子皆二枚。
四逆湯證曰。下利淸穀不止。身疼痛。又曰。手足厥冷。
眞武湯證曰腹痛。又曰。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
桂枝加附子湯證曰。四肢微急。難以伸屈。
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證曰。惡寒。

附子粳米湯證曰。切痛。

麻黄附子甘草湯證不具也。(說在麻黄部)

麻黄附子細辛湯證不具也。(說在細辛部)

附子瀉心湯證曰。惡寒。

桂薑草棗黄辛附湯證不具也。(說在朮部)

以上九方。附子皆一枚。

右歷觀此諸方。其證一是皆水病也。桂枝附子去桂加朮湯條曰。一服覺身痺。半日許再服。三服都盡。其人如冒狀。勿怪。卽是朮附並走皮中逐水氣。未得除故耳。烏頭桂枝湯條曰。初服二合。不知。卽服三合。又不知。復加至五合。其知者。如醉狀。得吐者。爲中病也。此二者。言附子逐水瞑眩之狀也。凡附子中病則無不瞑眩。甚者脈絕色變。如死人狀。頃刻吐出水數升。而其所患者。頓除也。余嘗於烏頭煎知之。附子之逐水也明矣。

互考

凡附子、大戟、甘遂之類。同逐水氣。而其用之也。隨毒所在。附子主水氣。而骨節及

身體疼痛。不可屈伸者。大戟、甘遂。則未必然矣。

桂枝加附子湯。附子一枚。桂枝附子湯。附子三枚。四肢微急。難以屈伸者。用附子一枚。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者。用附子三枚。隨其痛劇。易附子亦有多少則附子之功。可得而知也。

本草綱目曰。天雄散。治失精。其說曰。暖水臟益精。誤矣。仲景以天雄逐水耳。精也水臟也。造化之主。暖之益之。非人力之所及也。

辨誤

本草綱目曰。附子性大熱。又云。大溫。夫味之辛酸苦甘鹹。食而可知也。性之寒熱溫涼。嘗而不可知也。以不可知也爲知。一測諸臆。其說紛紛。吾孰適從。夫仲景用附子以逐水爲主。而不拘熱之有無也。若麻黃附子細辛湯、大黃附子湯。其證豈得謂之無熱乎。學者察諸。

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有是哉。今所謂中風者。非古所謂中風也。仲景氏曰。頭痛發熱。惡風有汗者。名曰中風。今所謂中風。則肢體不遂者。而其說昉於金匱要略及千金方。於是世之醫者。因金匱、千金之方。治其所謂中風者故無效。王安道

以其無效也。而設一論。更建曰類中風。蓋類也者。類似也。而金匱、千金之所謂中風。豈類傷寒論之所謂中風乎。不類也。宜其不得其治也。爲則朝夕苦思。參考仲景氏之方。今所謂中風者。身體疼痛不仁。而往往附子之證也。今擧一二而徵焉。烏頭桂枝湯證曰。手足不仁。身疼痛也。去桂加朮湯證曰。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桂枝加附子湯證曰。四肢微急。難以屈伸。今有此證而用此方。無一不中。中則瞑眩。疾乃瘳。吾故曰。今所謂中風者。非古所謂中風。而仲景氏用附子劑者也。不可不知矣。

、品考

附子　今用本邦之烏頭也。出於奧州南部津輕松前者。是爲上品。今漢客來鬻者。鹽藏而非自然之物也。其功能不與古人所論同也。李時珍曰。及一兩者難得。但得半兩以上者皆良。今漢客來鬻者。大及二兩。小不下半兩。本邦之烏頭。與時珍所說。其輕重秖同。而其效與古人之所用。亦秖同也。於是乎吾不用彼而用此也。博物志曰。烏頭、附子、天雄。一物也。廣雅曰。奚毒附子也。一年爲側子。二年爲烏喙。三年爲附子。四年爲烏頭。五年爲天雄。爲則按。其效皆同。而後世辨別之不可

從矣。剉用。

半夏

主治痰飲嘔吐也。旁治心痛、逆滿、咽中痛、咳悸、腹中雷鳴。

考證

大半夏湯證曰。嘔吐。

以上一方。半夏二升。

小半夏湯證曰。嘔吐。穀不得下。

小半夏加茯苓湯證曰。嘔吐。又云。眩悸。

半夏厚朴湯證曰。咽中如有炙臠。

以上三方。半夏皆一升。

半夏瀉心湯證曰。嘔而腸鳴。

生薑瀉心湯證曰。脇下有水氣。腹中雷鳴。

甘草瀉心湯證曰。腹中雷鳴。又云。乾嘔。

小柴胡湯證曰。嘔。又云。咳。又云。心下悸。
大柴胡湯證曰。嘔不止。
小青龍湯證曰。心下有水氣。乾嘔。發熱而咳。又曰。吐涎沫。
葛根加半夏湯證曰。嘔。
黃芩加半夏生薑湯證曰。乾嘔。
越婢加半夏湯證曰。咳。
苓甘薑味辛夏湯證。曰嘔。
括蔞薤白半夏湯證曰。心痛。
黃連湯證曰。欲嘔吐。
附子粳米湯證曰。腹中雷鳴。又云。逆滿嘔吐。
小陷胸湯證曰。結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則痛。
以上十四方。半夏皆半升。
半夏苦酒湯證曰。咽中傷生瘡。
甘遂半夏湯證曰。心下續堅滿。

以上二方。半夏十四枚。或十二枚。近半升。
半夏散證曰。咽中痛。
半夏乾薑散證曰。乾嘔吐逆。吐涎沫。
半夏麻黃丸證曰。心下悸。
以上三方。半夏諸藥等分。
右歷觀此諸方。半夏主治痰飮嘔吐也明矣。其餘諸證。嘔而有痰者。一是皆半夏治焉。

互考

嘔者。生薑主之。嘔而有痰者。半夏主之。
小半夏湯、五苓散。其所治大同而小異。小半夏湯治嘔吐有痰飮者。五苓散治嘔吐而小便不利也。
大半夏湯證。其載金匱要略者。蓋非古也。今從外臺祕要之文。

辨誤

余嘗讀本草綱目半夏條曰。孕婦忌半夏。爲其燥津液也。不思之甚矣。古語有之

曰。有故無損。此證而用此藥。夫何忌之有。自後人爲姙娠。而建其藥之禁忌也。終使有其證者。不得用其藥。悲夫。夫姙娠者。人爲而天賦也。故仲景氏無有養胎之藥。娩身之後亦然。故方其有疾而藥也。不建禁忌。故姙娠嘔吐不止者。仲景氏用乾薑人參半夏丸。余亦嘗治孕婦留飲掣痛者。與十棗湯數劑。及期而娩。母子無害也。古語所謂有故無損者。誠然誠然。孕婦忌半夏。徒虛語耳。

品考

半夏 和、漢無別。剉用焉。世醫薑汁製之。此因本草入毒草部。而恐畏其毒。遂殺其能者也。不可從矣。

芫花

主逐水也。旁治咳掣痛。

考證

十棗湯證曰。引脇下痛。又曰。咳。

張仲景氏用芫花。莫過於十棗湯也。爲則試服芫花一味。必大瀉水。則其逐水

也明矣。

辨誤

本草芫花條。愼微曰。三國志云。魏初平中。有青牛先生常服芫花。年百餘歳。常如五六十。時珍曰。芫花乃下品毒物。豈堪久服。此方外迂怪之言。不足信也。爲則曰。方外迂怪之説。固無論於疾醫之道也。下品毒物。豈堪久服。時珍過矣。時珍過矣。有病毒而毒藥以攻之。豈不堪久服邪。學者勿眩焉。

品考

芫花　漢產爲良。本邦亦出焉。本邦所產。今之所鬻者。頗多僞也。不可不正矣。本邦俗稱志計武志。是眞芫花也。

五味子

主治咳而冒者也。

考證

小青龍湯證曰。咳。

苓桂五味甘草湯證曰。時復冒。
以上二方。五味子皆半升。
右觀此二方。則五味子所主治也。咳而冒者明矣。

互考

五味子、澤瀉皆主治冒者。而有其別。五味子治咳而冒者。澤瀉治眩而冒者也。

辨誤

余嘗讀本草有五味子收肺補腎之言。是非疾醫之言也。原其爲說。由五臟生尅而來也。夫疾醫之道熄。而邪術起。臆測之說。於是乎行。無益於治也。不可從矣。

品考

五味子　朝鮮之產。是爲上品。漢次之。本邦之產。其品稍劣。剉用。

括蔞實

主治胸痺也。旁治痰飲。

考證

小陷胸湯證曰。結胸。
栝蔞薤白白酒湯證曰。胸痺。喘息咳唾。
栝蔞薤白半夏湯證曰。胸痺。不得臥。
枳實薤白桂枝湯證曰。胸痺。
以上四方。栝蔞實皆一枚。
右歷觀此諸方。其治胸痺及痰飲也明矣。所謂胸痺者。胸膈痞塞是也。

互考

枳實薤白桂枝湯條曰。胸痺云云。枳實薤白桂枝湯主之。人參湯亦主之。金匱要略。往往有此例。此非仲景之古也。夫疾醫之處方也。各有所主。豈可互用乎。胸痺而胸滿上氣。喘息咳唾。則枳實薤白桂枝湯主之。胸痺而心下痞鞕。則人參湯主之。此所以不可相代也。學者思諸。

品考

栝蔞實　頌曰。其形有正圓者。有銳而長者。功用皆同。今用世所謂玉章者。李時珍曰。栝蔞古方全用。後世乃分子瓤各用。今從古也。

葛根

主治項背強也。旁治喘而汗出。

考證

葛根黃連黃芩湯證曰。喘而汗出。(說在互考中)

以上一方。葛根半斤。

葛根湯證曰。項背強。

葛根加半夏湯證不具也。(說在互考中)

桂枝加葛根湯證曰。項背強。

以上三方。葛根皆四兩。

爲則曰。葛根主治項背強急也。葛根湯及桂枝加葛根湯。皆足以徵焉。

互考

葛根黃連黃芩湯。其用葛根最多。而無項背強急之證。蓋闕文也。施諸下利喘而汗出者。終無有效也。項背強急而有前證者。卽是影響也。其文之闕。斯可知也耳

矣。
葛根加半夏湯條曰。太陽與陽明合病。此須疾醫之言也。不取焉。葛根湯證而嘔者。此方卽主之也。

品考

葛根　和漢無異種。藥鋪所謂生乾者。是爲良也。剉用。

防己

主治水也。

考證

木防己湯證曰。支飮。

防己茯苓湯證曰。四肢腫。

防己黄耆湯證曰。身重。又曰。腫及陰。

以上三方。防己皆四兩。

己椒藶黄丸證曰。腸間有水氣。

以上一方。防己一兩。

右歷觀此諸方。其治水也明矣。未見施諸他證者也。

互考

木防己湯人參爲君。故治心下痞堅而有水者。防己茯苓湯。茯苓爲君。故治四肢聶聶動而水腫者。防己黃耆湯。黃耆爲君。故治身重汗出而水腫者。仲景氏用防己。未見以爲君藥者也。而其治水也的然明矣。

品考

防己　有漢木二種。余家用所謂漢防己者也。爲則按。木防己。出漢中者。謂之漢防己。譬如漢朮遼五味子也。後世岐而二之。其莖謂之木防己。可謂誤矣。余試用所謂木防己者。終無寸效。而所謂漢防己者。能治水也。於是斷乎用之。陶弘景曰。大而青白色虛軟者好。墨點木強者不佳。李當之曰。其莖如葛蔓延。其根外白內黃。如桔梗。內有黑紋。如車輻解者良。頌曰。漢中出者。破之文作車輻解。黃實而香。莖梗甚嫩。苗葉小類牽牛。折其莖。一頭吹之。氣從中貫。如木通然。它處者青白虛軟。又有腥氣。皮皺。上有丁足子。名木防己。蘇恭曰。木防己不任用也。

藥徵

日本　東洞吉益著
鄞縣　曹炳章校點

卷下

香豉

主治心中懊憹也。旁治心中結痛及心中滿而煩也。

考證

枳實梔子豉湯證不具也。(說在互考中)

梔子大黃豉湯證曰。心中懊憹。

以上二方。香豉皆一升。

梔子豉湯證曰。心中懊憹。又曰。胸中窒。又曰。心中結痛。

梔子甘草豉湯證不具也。(說在互考中)

梔子生薑豉湯。證不具也。(說在互考中)

以上三方。香豉皆四合。

瓜蔕散證曰。心中滿而煩。

以上一方。香豉一合。

右歷觀此諸方。其主治心中懊憹也明矣。

互考

枳實梔子豉湯條。無心中懊憹證。爲則按。梔子大黃豉湯。此枳實梔子豉湯而加大黃者。而其條有心中懊憹之證。心中懊憹。固非大黃所主治也。然則枳實梔子豉湯條。其脫心中懊憹之證也明矣。梔子甘草豉湯。梔子生薑豉湯。是梔子豉湯加味之方也。故每章之首。冠以若字焉。心中懊憹而少氣者。梔子甘草豉湯。心中懊憹而嘔者。梔子生薑豉湯。斯可以知已。

辨誤

梔子豉湯方後。皆有一服得吐止後服七字。世醫遂誤以爲吐劑。不稽之甚。爲則試之。特治心中懊憹耳。未嘗必吐也。且心中懊憹而嘔者。本方加用生薑。其非爲

吐劑也。亦可以見矣。傷寒論集註曰。舊本有一服得吐止後服七字。此因瓜蒂散中有香豉而誤傳於此也。今爲删正。余亦從之。

品考

香豉　李時珍曰。造淡豉法。用黑大豆二三斗。六月中淘淨。水浸一宿。瀝乾。蒸熟。取出攤席上。候微溫蒿覆。每三日一看。候黃衣上遍。不可大過。取晒簸淨。以水拌之。乾溼得所。以汁出指間爲準。安甕中。築實。桑葉蓋厚三寸。密封泥。於日中晒七日。取出曝一時。又以水拌入甕。如此七次。再蒸過。攤去火氣。甕收築封。卽成矣。

澤瀉

主治小便不利冒眩也。旁治渴。

考證

澤瀉湯證曰。心下有支飲。其人苦冒眩。

五苓散證曰。小便不利。微熱消渴。

以上二方。以澤瀉爲君藥。澤瀉湯。澤瀉五兩。五苓散一兩六銖半。

茯苓澤瀉湯證曰。吐而渴欲飲水。
　以上一方。澤瀉四兩。
八味丸證曰。小便不利。又曰。消渴。小便反多。
　以上一方。澤瀉三兩。
猪苓湯證曰。渇欲飲水。小便不利。
　以上一方。澤瀉一兩。
牡蠣澤瀉散證曰。從腰以下有水氣。
　以上一方。用澤瀉與餘藥等分。茯苓澤瀉湯以下四方。以澤瀉爲佐藥也。
右歷觀此諸方。澤瀉所主治也。不辨而明矣。

互考

澤瀉、五味子。同治冒而有其別也。說見於五味子部中。

辨誤

陶弘景曰。澤瀉久服則無子。陳日華曰。澤瀉催生。令人有子。李時珍辨之。其論詳於本草綱目。夫懷孕。婦人之常也。而有病不孕。故其無病而孕者。豈其藥之所能

得失乎。三子不知此義。可謂謬矣。余嘗治一婦人。年三十有餘。病而無子。有年於茲。諸醫無如之何。余爲診之。胸膈煩躁。上逆而渴。甚則如狂。乃與石膏黃連甘草湯。併以滚痰丸服之。周歳。諸證盡愈。其父大喜。以語前醫。前醫曰。治病則可。而不仁也。曰。何謂也。曰。多服石膏。無子也。是絕婦道也。非不仁而何。其父愕然。招余詰之。余答曰。醫者掌疾病者也。而孕也者。人爲而天賦。醫焉知其有無哉。且彼人之言。子何不察焉。彼人療之十有三年。而不能治之。彼豈豫知其來者乎。其父曰。然。居頃之。其婦人始孕也。彌月而娩。母子無恙。余故曰。婦人無病。則孕。非藥之所能得失也。

品考

澤瀉　本邦仙臺所出者。是爲良也。剉用。

薏苡仁

主治浮腫也。

考證

薏苡附子散證不具也。
以上一方。薏苡仁十五兩。
薏苡附子敗醬散證曰。腹皮急按之濡。如腫狀。
以上一方。薏苡仁十分。
麻黃杏仁薏苡甘草湯。證不具也。
以上一方。薏苡仁半兩。

互考

薏苡附子散。證不具也。而薏苡附子敗醬散。言如腫狀。則主治浮腫明矣。麻黃杏仁薏苡甘草湯亦就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而去石膏加薏苡。則用之於咳喘浮腫可也。

品考

薏苡仁　和、漢無別。田野水邊。處處多有焉。本交趾之種。馬援載還也。本邦有二種。其殼厚。無芽以為念經數珠。不中用藥也。有芽尖而殼薄。即薏苡也。俗傳其種弘法師之所將來也。因號弘法麥。

薤白

主治心胸痛而喘息咳唾也。旁治背痛、心中痞。

考證

括蔞薤白白酒湯證曰。喘息。咳唾。胸背痛。

枳實薤白桂枝湯證曰。胸痺。心中痞。

以上二方。薤白皆半升。

括蔞薤白半夏湯證曰。心痛徹背。

以上一方。薤白三兩。

右歷觀此三方。薤白所主治也。不辨而明矣。

品考

薤白　有赤白二種。白者爲良。李時珍曰。薤葉狀似韭。韭葉中實而扁。有劍脊。薤葉中空。似細葱葉而有稜。氣亦如葱。二月開細花。紫白色。根如小蒜。一本數顆。相依而生。五月葉青則掘之。否則肉不滿也。

乾薑

主治結滯水毒也。旁治嘔吐嗽、下利厥冷、煩躁腹痛、胸痛腰痛。

考證

大建中湯證曰。心胸中大寒。痛嘔不能飲食。

苓薑朮甘湯證曰。身體重。腰中冷。又云。腰以下冷痛。

半夏乾薑散證曰。乾嘔吐逆。吐涎沫。

以上三方。乾薑或四兩。或諸藥等分。

人參湯證曰。喜唾。又曰。心中痞。

通脈四逆湯證曰。下利清穀。又曰。手足厥逆。又云。乾嘔。

小青龍湯證曰。心下有水氣。乾嘔。又云。咳。

半夏瀉心湯證曰。嘔而腸鳴。

柴胡薑桂湯證曰。胸脇滿。又云。心煩。

黃連湯證曰。腹中痛欲嘔吐。

苓甘五味薑辛湯證曰。咳胸滿。
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證曰。吐下。
六物黃芩湯證曰。乾嘔下利。
以上九方。乾薑皆三兩。
梔子乾薑湯證曰。微煩。
甘草乾薑湯證曰。厥咽中乾。煩躁吐逆。
乾薑附子湯證曰。煩躁不得眠。
以上三方。乾薑二兩。一兩。而四兩之例。
四逆湯證曰。下利淸穀。又曰。手足厥冷。
以上一方。乾薑一兩半。而三兩之例。
桃花湯證曰。下利。
乾薑人參半夏丸證曰。嘔吐不止。
以上二方。乾薑一兩。而三兩之例。
右歷觀此諸方。其嘔吐者。咳者。痛者。下利者之等。壹是皆水毒之結滯者也。

互考

孫思邈曰。無生薑。則以乾薑代之。以余觀之。仲景氏用生薑、乾薑。其所主治。大同而小異。生薑主嘔吐。乾薑主水毒之結滯者也。不可混矣。

辨誤

本草以乾薑爲大熱。於是世醫皆謂四逆湯方中。薑、附熱藥也。故能溫厥冷。非也。按厥冷者。毒之急迫也。故甘草以爲君。而薑、附以爲佐。其用薑、附者。以逐水毒也。何熱之有。京師二條路白山街。有嘉兵衛者。號近江鋪。其男年始十有三。一朝而下利。及至日午。無知其行數。於是神氣困冒。醫爲獨參湯與之。及至日晡所。手足厥冷。醫大懼。用薑、附益多。而厥冷益甚。諸醫皆以爲不治。余爲診之。百體無溫。手足擗地。煩躁而叫號。如有腹痛之狀。當臍有動。手不可近。余乃謂曰。是毒也。藥可以治焉。知其死生。則我不知之也。雖然。今治亦死。不治亦死。等死。死治可乎。親戚許諾。乃與大承氣湯(一帖之重十二錢)一服。不知。復與。厥冷則變爲熱。三服而神色反正。下利減半。服十日所。諸證盡退。由是觀之。醫之於事。知此藥解此毒耳。毒之解也。厥冷者溫。大熱者涼。若以厥冷復常爲熱藥。則大黃、芒硝。亦爲熱藥乎。

藥物之寒熱溫涼不可論。斯可以知已。

品考

乾薑　本邦之產有二品。曰乾生薑。曰三河乾薑。所謂乾生薑者。余家用之。所謂三河乾薑者。余家不用之。

杏仁

主治胸間停水也。故治喘咳。而旁治短氣結胸、心痛、形體浮腫。

考證

麻黃湯證曰無汗而喘。

以上一方。杏仁七十個。

苓甘薑味辛夏仁湯證曰形腫者。加杏仁。

以上一方。杏仁半斤。

茯苓杏仁甘草湯證曰。胸中氣塞短氣。

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證曰。喘。

桂枝加厚朴杏子湯證曰。喘。
以上三方杏仁皆五十個。
大青龍湯證曰。咳喘。
麻黃杏仁薏苡甘草湯。證不具也。(說在類聚方)
以上二方杏仁四十個二兩而五十個之例。
大陷胸丸證曰。結胸者。項亦強。
走馬湯證曰。心痛。
以上二方。杏仁諸藥等分。
右歷觀此諸方杏仁主治胸間停水也明矣。

互考

杏仁、麻黃。同治喘。而有其別。胸滿。不用麻黃。身疼。不用杏仁。其二物等用者。以有胸滿身疼二證也。金匱要略曰。胸痺云云。茯苓杏仁甘草湯主之。橘枳薑湯亦主之。爲則按。胸痺短氣。筋惕肉瞤。心下悸者。茯苓杏仁甘草湯主之。胸痺嘔吐呃逆者。橘皮枳實生薑湯主之。二方治一證。非古之道也。括蔞實條。既辨明之。今不贅

於茲也。

品考

杏仁　和、漢無異品也。製之之法。去皮不去尖。

大棗

主治攣引強急也。旁治咳嗽、奔豚、煩躁、身疼、脇痛、腹中痛。

考證

十棗湯證曰。引脇下痛。又曰。咳煩。胸中痛。

葶藶大棗湯證曰。咳逆上氣。喘鳴迫塞。又曰。不得息。

以上二方。以大棗爲君藥。一則十枚。一則十二枚。

苓桂甘棗湯證曰。欲作奔豚。

越婢湯證不具也。(說在類聚方)

生薑甘草湯證不具也。(說在互考中)

以上三方。大棗皆十五枚。

甘麥大棗湯證曰。臟躁。喜悲傷。
以上一方。大棗十枚。
小柴胡湯證曰。頸項强。又云。脇痛。
小建中湯證曰。急痛。
大青龍湯證曰。身疼痛。汗不出而煩躁。
黃連湯證曰。腹中痛。
葛根湯證曰。項背强。
黃芩湯證不具也。(說在類聚方)
桂枝加黃耆湯證曰。身疼重煩躁。
吳茱萸湯證曰。煩躁。
以上八方。大棗皆十二枚。
右歷試此諸方。皆其所擧諸證。而有攣引强急之狀者。用大棗則治矣。不則無效也。且也十棗湯。大棗爲君藥而有引痛證。斯可以爲徵已。

互考

甘麥大棗湯條。有喜悲傷證。此毒之逼迫也。故用大棗以治攣引強急。用甘草、小麥以緩迫急也。

苓桂甘棗湯條。有奔豚證。此其毒動而上衝。有攣引強急之狀者。故用大棗也。

生薑甘草湯證曰。咳唾涎沫不止。爲則按。若之人患胸中有攣引強急之狀。故用大棗居多也。

爲則按。仲景氏用大棗、甘草、芍藥。其證候大同而小異。要在自得焉耳。

辨誤

大棗養脾胃之說。非古也。不取焉。古人云。攻病以毒藥。養精以穀肉果菜。夫攻之與養。所主不同。一物而二義。如曾皙之於羊棗。好而食之是養也。如十棗湯用大棗。惡而不避。是攻也。無他嗜好之品。而充食用則爲養也。而充藥物則爲攻也。十棗湯大棗爲君。而治攣引強急。豈以爲養哉。

品考

大棗　漢種者爲良。其品核小而肉厚也。不去核而剉用之。

橘皮

主治呃逆也。旁治胸痺停痰。

考證

橘皮竹茹湯證曰。噦逆。（噦者呃之謂也）

以上一方。橘皮二斤。

橘皮枳實生薑湯證曰。胸痺。（說在杏仁部中）

以上一方。橘皮一斤。

橘皮湯證曰。噦。

以上一方。橘皮四兩。

茯苓飲證曰。心胸中有停痰。

以上一方。橘皮二兩半。

右歷觀此諸方。主治呃逆也明矣。胸痺者。停痰者。其有呃逆之證。則橘皮所能治也。

品考

橘皮　近世間以柑子代橘皮。非也。可選用焉。真橘樹者。余觀之於和州春日祠

前。於遠州見附驛也。

吳茱萸

主治嘔而胸滿也。

考證

吳茱萸湯證曰。嘔而胸滿。

以上一方。吳茱萸一斤。

品考

吳茱萸　無贋物。

瓜蒂

主治胸中有毒。欲吐而不吐也。

考證

瓜蒂散證曰。胸中痞鞕。氣上衝咽喉。不得息者。

又曰。心中滿而煩。饑而不能食者。病在胸中。
以上一方。瓜蒂一分。

品考

瓜蒂 宗奭、時珍。以爲甜瓜蒂。試之。無寸效也。又有一種。名柹瓜。其種殊少。而其形如柹。又有一種。如柹瓜而皮上有毛者。其始皆太苦。而不可食也。及熟則尤甜美。其蒂甚苦有效可用。三才圖會所謂青瓜也。本邦越前之產。是爲良也。

桂枝

主治衝逆也。旁治奔豚頭痛、發熱惡風、汗出身痛。

考證

桂枝加桂湯證曰。氣自少腹上衝心。
以上一方。桂枝五兩。
桂枝甘草湯證曰。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
桂枝甘草附子湯證不具也。(說在互考中)

苓桂甘棗湯證曰。欲作奔豚。

苓桂五味甘草湯證曰。氣從少腹上衝胸咽。

桂枝附子湯證不具也。(說在互考中)

以上五方。桂枝皆四兩。

桂枝湯證曰。上衝。又曰頭痛發熱。汗出惡風。

苓桂朮甘湯證曰。氣上衝胸。

以上二方。桂枝皆三兩。

右歷觀此諸方。桂枝主治衝逆也明矣。頭痛發熱之輩。其所旁治也。仲景之治疾。用桂枝者。居十之七八。今不枚舉焉。

互考

桂枝甘草湯證曰。其人叉手自冒心。爲則按。叉手冒心者。以悸而上衝故也。

桂枝甘草附子湯條。無上衝證。爲則按。此方桂枝甘草湯而加附子者也。桂枝甘草湯條。有上衝證。然則此湯亦當有上衝證。其脫此證也明矣。

桂枝附子湯。用桂枝多於桂枝加附子湯。而無上衝證。蓋闕文也。桂枝加附子湯

條。猶有桂枝之證。況於此湯。而可無桂枝之證乎。

辨誤

范大成桂海志云。凡木葉心皆一縱理。獨桂有兩道如圭形。故字從之。陸佃埤雅云。桂猶圭也。宣導百藥。爲之先聘通使。如執圭之使也。爲則按。制字之說。范爲得之。蓋以其所見而言之也。陸則失矣。蓋以臆測之而強作之說也。不可從矣。

傷寒論曰。桂枝本爲解肌。非仲景氏之意也。不取。此蓋注誤入本文者也。

宗奭曰。漢張仲景。以桂枝湯治傷寒表虛。是不善讀傷寒論之過也。傷寒論中間說表裏虛實。非疾醫之言也。蓋後人所攙入也。凡仲景之用桂枝。以治上衝也。桂枝湯條曰。上衝者。可與桂枝湯。若不上衝者。不可與之。桂枝加桂湯條曰。氣從少腹上衝心。又按去桂加朮湯條曰。小便自利。由是觀之。上衝則用桂。下降則否。斯可以見已。且虛實之說。仲景所言。不失古訓。而後人所攙入。則不合古訓。宗奭不善讀書。而妄爲之說。過矣。

品考

桂枝　氣味辛辣者。爲上品也。李杲以氣味厚薄分桂枝、肉桂。遂構上行下行之

說。是臆測也。不可從矣。桂枝也。肉桂也。桂心也。一物而三名也。桂心之說。陳藏器、李時珍得之。

厚朴

主治胸腹脹滿也。旁治腹痛。

考證

大承氣湯證曰。腹脹滿。又曰。腹中滿痛。
厚朴三物湯證曰。痛而閉。
厚朴七物湯證曰。腹滿。
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證曰。腹脹滿。
以上四方。厚朴皆半斤。
枳實薤白桂枝湯證曰。胸滿。
梔子厚朴湯證曰。腹滿。
以上二方。厚朴皆四兩。

半夏厚朴湯證曰。咽中如有炙臠。

以上一方。厚朴三兩。

小承氣湯證曰。腹大滿不通。

以上一方。厚朴二兩。

右歷觀此諸方。厚朴主治脹滿也明矣。

互考

厚朴三物湯條。無腹滿證。此湯卽大承氣湯而無芒硝者也。然則有腹滿證。也可知已。其無芒硝者。以無堅塊也。

辨誤

張元素曰。厚朴雖除腹脹。若虛弱人。宜斟酌用之。誤則脫人之元氣也。爲則曰。是無稽之言也。古語曰。攻病以毒藥。方疾之漸也。元氣爲其所抑遏。醫以毒藥攻之。毒盡而氣旺。何怖之有。請舉其徵。大承氣湯厚朴爲君。而有此湯之證者。多有不能食。神氣不旺者。於是施以此湯。則毒除也。毒除能食。能食氣旺。往往而然也。厚朴脫人之元氣。徒虛語耳。

品考

厚朴　漢產爲良。本邦所產。非眞厚朴也。不堪用矣。或云本邦之產有二種。其一則冬月葉不落。是與漢土所產同。比叡山有之。

枳實

主治結實之毒也。旁治胸滿胸痺、腹滿腹痛。

考證

枳實湯證曰。心下堅大如盤。

以上一方枳實七枚。

枳實芍藥散證曰。腹痛煩滿。

以上一方枳實諸藥等分。

桂枝枳實生薑湯證曰。心懸痛。

大承氣湯證曰。腹脹滿。

厚朴三物湯證曰。痛而閉。

厚朴七物湯證曰。腹滿。
梔子大黃豉湯證曰。熱痛。
以上五方。枳實皆五枚。
大柴胡湯證曰。心下急。鬱鬱微煩。
枳實薤白桂枝湯證曰。胸滿。
梔子厚朴湯證曰。心煩腹滿。
以上三方。枳實皆四枚。
小承氣湯證曰。腹大滿不通。
枳實梔子豉湯證不具也。(說在互考中)
橘皮枳實生薑湯證曰。胸痺。
以上三方。枳實皆三枚。
右歷觀此諸方枳實主治結實之毒也明矣。

互考

仲景氏用承氣湯也。大實大滿。結毒在腹。則大承氣湯。其用枳實也五枚。唯腹滿

不通。則小承氣湯。其用枳實也三枚。枳實主治結實。斯可以見已。
枳實梔子豉湯。其證不具也。爲則按。梔子香豉。主治心中懊憹。而更加枳實。則其有胸滿之證明矣。

品考

枳實　本邦、所産稱枳實者。不堪用也。漢土之産。亦多贋也。不可不擇焉。本草綱目諸家。岐枳實枳殼而爲之說。非古也。吾則從仲景氏也。

梔子

主治心煩也。旁治發黃。

考證

大黃硝石湯證曰。黃疸。
梔子蘗皮湯證曰。身黃。
　以上二方。梔子皆十五枚。
梔子豉湯證曰。煩。

梔子甘草豉湯證不具也。(說在香豉部中)
梔子生薑豉湯證不具也。(說在香豉部中)
枳實梔子豉湯證不具也。(說在枳實部中)
梔子厚朴湯證曰。心煩。
梔子乾薑湯證曰。微煩。
茵陳蒿湯證曰。心胸不安。久久發黃。
以上七方。梔子皆十四枚。
梔子大黃豉湯證曰。黃疸。
以上一方。梔子十二枚。
右歷觀此諸方。梔子主治心煩也明矣。發黃者。其所旁治也。故無心煩之證者而用之。則未見其效矣。

互考

梔子大黃豉湯。梔子十二枚。爲則按。當作十四枚。是梔子劑之通例也。
爲則按。香豉。以心中懊憹爲主。梔子則主心煩也。

辨誤

本草諸說。動輒以五色配五臟。其說曰。梔子色赤。味苦入心而治煩。又曰。梔子治發黃。黃是土色。胃主土。故治胃中熱氣。學者取其然者。而莫眩其所以然者。斯爲可矣。

品考

梔子　處處出焉。剉用。

酸棗仁

主治胸膈煩躁。不能眠也。

考證

酸棗仁湯證曰。虛煩。不得眠。

(爲則按。虛煩當作煩躁。)

以上一方。酸棗仁二升。

辨誤

時珍曰。熟用不得眠。生用好眠。誤矣。眠與不眠。非生熟之所爲也。乃胸膈煩躁。或眠或不眠者。服酸棗仁。則皆復常矣。然則酸棗仁之所主。非主眠與不眠也。而歷代諸醫。以此立論誤也。以不知人道也。夫人道者。人之所能爲也。非人之所能爲者。非人道也。學聖人之道。然後始知之。蓋眠者寤者。造化之主也。而非人之爲也。而煩躁者毒之爲。而人之造也。酸棗能治之。故胸膈煩躁。或寤而少寐。或寐而少寤。予不問酸棗之生熟。用而治之。則煩躁罷而寤寐復故。嗚呼悲哉。聖人之世遠人亡。歷代之學者。其解聖經。往往以天事混之於人事。故其論可聞而行不可知也。人而不人。醫而不醫。吾黨小子愼之。勿混造化與人事矣。

品考

酸棗仁　和、漢共有焉。漢產爲良也。

茯苓

主治悸及肉瞤、筋惕也。旁治小便不利、頭眩煩躁。

考證

苓桂甘棗湯證曰。臍下悸。
茯苓戎鹽湯證不具也。(說在互考中)
茯苓澤瀉湯證不具也。(說在互考中)
以上三方茯苓皆半斤。
防己茯苓湯證曰四肢聶聶動。
茯苓四逆湯證曰煩躁。
以上二方。茯苓皆六兩。
茯苓杏仁甘草湯。證不具也。(說在互考中)
以上一方。茯苓三兩。而亦六兩之例。
苓桂朮甘湯證曰。身爲振振搖。又云頭眩。
苓桂五味甘草湯證曰小便難。
苓薑朮甘湯。證不具也。(說在互考中)
木防己去石膏加茯苓芒硝湯證不具也。(說同上)
小半夏加茯苓湯證曰。眩悸。

半夏厚朴湯。證不具也。（說在互考中）
以上六方。茯苓皆四兩。此外苓桂劑頗多。今不枚擧焉。
茯苓甘草湯。證曰。心下悸。
以上一方。茯苓二兩。而亦四兩之例。
茯苓飮。證不具也。（說在互考中）
括蔞瞿麻丸。證曰。小便不利。
葵子茯苓散。證曰。頭眩。
眞武湯。證曰。心下悸。頭眩。身瞤動。
附子湯。證不具也。（說在互考中）
桂枝去桂加茯朮湯。證曰。小便不利。
以上六方。茯苓皆三兩。
五苓散。證曰。臍下有悸。吐涎沫而癲眩。
以上一方。茯苓十八銖。
猪苓湯。證曰。小便不利。心煩。

桂枝茯苓丸證曰。胎動。(說在互考中)
以上二方。茯苓諸藥等分。
右歷觀此諸方。曰心下悸。曰臍下悸。曰四肢聶聶動。曰身瞤動。曰頭眩。曰煩躁。一是皆悸之類也。小便不利而悸者。用茯苓則治。其無悸證者而用之。則未見其效。然則悸者。茯苓所主治。而小便不利者。則其旁治也。頭眩煩躁亦然。

互考

茯苓戎鹽湯。茯苓澤瀉湯。各用茯苓半斤。以爲主藥。而不擧茯苓之證。苓桂甘棗湯。亦用茯苓半斤。而有臍下悸之證。其他用茯苓爲主藥者。各有悸眩瞤動之證。況於二方多用茯苓。而可無若證乎。其證脫也必矣。

茯苓杏仁甘草湯方。是苓桂朮甘湯去桂朮加杏仁者也。然則其脫茯苓之證也明矣。

茯薑朮甘湯。有身爲振振搖證。此非桂之主證。而苓之所能治也。然則苓薑朮甘湯條。脫此證也明矣。

木防己去石膏加茯苓芒硝湯方。是防己茯苓湯。以黃耆、甘草代人參、芒硝者。而

防己茯苓湯。有四肢聶聶動之證。是非黃耆、甘草之主證。而茯苓之所主治也。由是觀之。此湯脫四肢瞤動之證也明矣。半夏厚朴湯是小半夏加茯苓湯。更加厚朴、蘇葉者也。然則其脫眩悸之證也明矣。

茯苓飲。以苓爲主。而不舉其證。以他例推之。心悸下而痞鞕。小便不利。自吐宿水者。此湯所主治也。

茯苓甘草湯方。是苓桂朮甘湯。去朮加薑者也。可以前例而推之。

附子湯方。是真武湯去薑加參者也。真武湯條。有心下悸。頭眩。身瞤動之證。然則此湯之條。脫若證也明矣。

桂枝茯苓丸證曰。胎動在臍上。爲則按。蓋所謂奔豚也。而不可臆測焉。以旁例推之。上衝心下悸。經水有變。或胎動者。此丸所主也。人參茯苓黃連。其功大同而小異。說在人參部中。

品考

茯苓　和、漢無異也。陶弘景曰。仙方止云茯苓。而無茯神。爲療既同。用之應無嫌。

斯言得之。赤白補瀉之說。此臆之所斷也。不可從矣。

猪苓

主治渴而小便不利也。

考證

猪苓湯證曰渴欲飲水。小便不利。

猪苓散證曰思水者。

以上二方。猪苓諸藥等分。

五苓散證曰。小便不利。微熱消渴。

以上一方。猪苓十八銖。

右歷觀此三方。猪苓所主治渴而小便不利也明矣。

品考

猪苓　和、漢共有焉。漢產實者爲良也。

水蛭

主治血證也。

考證

抵當湯證曰少腹鞕滿云云。又曰。經水不利下。

抵當丸證曰少腹滿應小便不利。今反利者。爲有血也。

以上二方。水蛭或三十個或二十個。

右觀此二方。則水蛭之所主治也明矣。爲則按。診血證也。其法有三焉。一曰少腹鞕滿。而小便利者。此爲有血而不利者。爲無血也。二曰病人不腹滿。而言腹滿也。三曰病人喜忘。屎雖鞕。大便反易。其色必黑。此爲有血也。仲景氏診血證之法。不外於玆矣。

品考

水蛭 蘇恭曰。有水蛭、草蛭。大者長尺許。並能咂牛馬人血。今俗多取水中小者。用之大效。

龍骨

主治臍下動也。旁治煩驚失精。

考證

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湯證曰。驚狂。起臥不安。

以上一方。龍骨四兩。

桂枝加龍骨牡蠣湯證曰。失精。少腹弦急。

天雄散證闕(說在朮部中)

蜀漆散證不具也。(說在互考中)

以上三方。龍骨三兩。或諸藥等分。

柴胡加龍骨牡蠣湯證曰煩驚

以上一方。龍骨一兩。(說在外傳中)

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證曰。煩躁。

以上一方。龍骨二兩。而亦四兩之例。

右歷觀此諸方。龍骨所治驚狂煩躁失精也。無容疑者。爲則每值有其證者。輒用之而間有無效者。於是乎中心疑之居數歲。始得焉其人臍下有動而驚狂。

或失精。或煩躁者。用龍骨劑。則是影響。其無臍下動者而用之。則未見其效。由是觀之。龍骨之所主治者。臍下之動也。而驚狂失精煩躁。其所旁治也。學者審諸。

互考

蜀漆散條。所謂瘧者。是寒熱發作有時也。而其有臍下動者。此散所主治也。無臍下動者。而用之。則未見其效也。

辨誤

龍骨之說。或曰毉也。或曰石也。諸說終無有一定也。爲則按。譬如人物乎。父精母血。相因爲體。人人而所知也。雖然。果然之與。不孰究論之。龍骨亦然。究論何益之有。至如其效用。則此可論也可擇也。不可不知也。

品考

龍骨　以能化者爲上品也。有半骨半石之狀者。是未化也。取龍骨法。如取石膏法也。打碎用之。

牡蠣

主治胸腹之動也。旁治驚狂煩躁。

考證

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湯證曰。驚狂。起臥不安。

以上一方。牡蠣五兩。

牡蠣湯證不具也。(說在互考中)

以上一方。牡蠣四兩。

牡蠣澤瀉散證不具也。(說在互考中)

以上一方。牡蠣諸藥等分。

柴胡薑桂湯證曰微煩。

以上一方。牡蠣三兩。

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證曰。煩躁。

以上一方。牡蠣二兩。而亦四兩之例。

柴胡加龍骨牡蠣湯證曰。煩驚。

以上一方。牡蠣一兩半。(說在外傳中)

右歷觀此諸方。牡蠣所治驚狂煩躁。似與龍骨無復差別。爲則從事於此也久之。始知牡蠣治胸腹之動矣。學者亦審諸。

互考

牡蠣黄連龍骨同治煩躁。而各有所主治也。膻中黄連所主也。臍下龍骨所主也。而部位不定。胸腹煩躁者。牡蠣所主也。

牡蠣湯條曰。瘧。牡蠣澤瀉散條曰。有水氣。其所舉之證。蓋不具也。以他例推之。喘急息迫。而胸中有動者。牡蠣湯主之也。身體水腫。腹中有動。渴而小便不利者。牡蠣澤瀉散主之也。學者審諸。

品考

牡礪　殼之陳久者爲良也。余家今用出于藝州者也。坊間所鬻者。不堪用也。

藥徵終

跋

蓋古書之貴於世。以施諸今而有徵也。其古雖竝於詩書。言之與實背馳。則不足貴矣。本草之書。傳於世也雖邈焉。鑿說之甚。辨折以胸臆。引據以神仙。其言巧而似。於是其理違而遠乎實。游斷諜諜。不異趙括之論兵也。先考東洞翁。於是作藥徵。考覈效驗。訂繩謬誤。揣權宜。精異同。雖頗窮經旨。未嘗有如本草說多能者。然循其運用之變。奏異功則殆如天出。而俏性多能。是方之功。而非一物之能也。夫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而浮雲蓋其光。則水火忽不可致也。而終日握陽燧不得溫手。終夜舐方諸不能止渴。方諸陽燧。雖致水火。貴之以其能而不獲者。非自然之能也。自然之能出乎天。而不假他力。法用之功成乎人。而不能獨立。不可苟混爲本草辨其所以。而不識其實。主治混淆。的證難分。莫法之可以據。載籍雖古。豈足尊信哉。先考之於藥徵也。主治頗詳明。不道陰陽。不拘五行。以顯然之證。徵於長沙之法。推功之實。審事之狀。闡衆之所未發。以燭乎冥行之徒。誠扁鵲之遺範也。其書之已成。受業者奉之。屢請刊行。翁喟然歎曰。過矣。刊行何急。世所

刊之書。後欲廢者。往往有之。皆卒然之過也。藥論者。醫之大本。究其精良。終身之業也。今刊未校之書。傳乎不朽。爲人戮笑。寧囊滅於匱中。終不許焉。翁卒。暨於今十有二年。遂命剞劂之師。刊行之於世矣。

天明甲辰之冬十一月朔男猷謹題

〔日〕村井杶 撰

藥徵續編

中國醫學大成

藥徵續編提要

東邦東洞翁之撰藥徵一書。採徵仲景常用藥五十三品。偉業未竟。人遽云亡。其門弟子村井續徵十品。分上下二卷。仍分考證、互考、辨誤、品考爲四例。仿先師前法。辨論仲景用藥奧義。闡發較詳。附錄一卷。採藥七十二品。每分品考辨誤。辨古之妄。釋今之惑。定正考核。十易寒暑。其序云。觀象索本。知幾通變。非天下至精孰能與於此哉。仲景氏出方法悉備。其書雖存而知意味者鮮矣。按東洞先生爲彼邦漢醫復古派之有力分子。學問淵博。著述等身。從遊者數百人。治舊痾。起廢疾。名振西海。嘗謂其及門曰。仲景氏用藥方法。有藥能方驗藥功。宜分別辨認。不可混而爲一也。如斯而得入神。孰不爲良醫耶。村井大年。肥後人也。篤信東洞衣鉢之傳。能竟先師未竟之志。集藥徵未載之藥品。稽古徵今。審其功能。作藥徵續編大年之精斯道也。讀此書觀其所論。從可知焉。

續編序

孔子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醫藥之道。苟不精義。致用也難矣。其觀象索本。知幾通變。非天下至精。孰能與於此哉。仲景氏出。方法悉備。其書雖存。而知意味者鮮矣。於是治疾之要。唯知隨證。而不知觀證之有法也。其論藥能方驗藥功。混爲一終不辨本性也。如斯而得入神。孰不爲良醫耶。村井大年。肥後人也。篤信吾先考東洞翁。治舊痾起廢疾。名聲振西海。頃者集藥徵不載之藥品。稽古徵今審其功能。作藥徵續編。大年之精斯道也。讀此書而觀其所論。則可知焉。

寛政丙辰仲冬平安吉益猷修夫序

藥徵續編目錄

卷上

卷下

藥徵續編

日本　肥後醫人邨井杶著
鄞縣　曹赤電炳章校點

卷上

赤石脂

主治水毒下利。故兼治便膿血。

考證

桃花湯證曰。下利便膿血。

赤石脂禹餘糧湯證曰。下利不止。

右二方。赤石脂各一觔。

爲頭赤石脂丸。證不具。

右一方。赤石脂一兩。

據此三方。則赤石脂。治水毒下利不止便膿血明矣。

互考

赤石脂配乾薑。則治腹痛下利。若無腹痛。則不配乾薑。

烏頭赤石脂丸。證不具但云治心痛徹背背痛徹心者。雖然。此方豈惟治心背徹痛乎。後世誤載之金匱要略心痛病篇內。故世醫皆以爲但治心痛之方也。杶按。此方本當在六經病篇內。某證條下。而治心痛徹背。背痛徹心者矣。今詳前後之條。及病證方法。蓋厥陰病。蚘厥。心痛徹背。背痛徹心下利惡寒者主之。當是同甘草粉蜜湯大建中湯等。在烏梅丸之前後矣。外臺秘要第七。心背徹痛方內曰仲景傷寒論。心痛徹背背痛徹心。烏頭赤石脂丸主之。小註云。出第十五卷中。然則是本傷寒論厥陰病篇內方。而必有前後之證存矣。何以言之。則蜀椒治蚘厥。乾薑治下利腹痛。烏頭、附子。並治四肢厥逆。赤石脂惟治下利。由此觀之。此方豈惟治心背徹痛乎。余嘗疑烏梅能治蚘。故蚘厥心痛徹背。背痛徹心。則此方不可無烏梅矣。然則烏頭是烏梅之誤矣乎。凡仲景之方。無烏頭、附子併用者。則益知烏頭是烏梅之誤矣。杶又按。外臺秘要第七。久心痛方內。有范汪療久心痛方。又名

爲頭赤石脂丸。方内有桂心。（桂心卽桂枝。唐方皆以桂枝爲桂心）無附子。此爲異耳。或疑附子是桂枝之誤矣乎。桂枝能治上衝而厥者。爲頭附子。本同物同功。併存以俟明者試效而已。

桃花湯方曰。赤石脂一觔。一半全用。一半篩末。是分赤石脂一觔。以爲各半觔。乾薑一兩。粳米一升。以水七升。煮米令熟。去滓。取七合。又取半斤赤石脂末。内方寸七。溫服。一日三服。後内赤石脂末方寸七者。未知何故也。宜隨仲景之法施之。外臺祕要引崔氏方。阮氏桃花湯。分兩法。則與此不同。可考。

品考

赤石脂理膩黏舌綴脣。鮮紅桃花色者爲上品。近年佐渡州所産者是也。凡方有桃花名者。以有赤石脂也。又有桃花丸。皆卽此物耳。

栝樓根

主治渴。

考證

柴胡桂枝乾薑湯證曰。渴而不嘔。
小柴胡去半夏加栝樓湯證曰。發渴者。
右二方。栝樓根各四兩。
栝樓桂枝湯。證不具。
栝樓瞿麥丸證曰。其人若渴。
右二方。栝樓根各二兩。
栝樓牡蠣散證曰。渴不差者。
牡蠣澤瀉散證不具。
右二方。栝樓根諸藥等分。
據此諸方。則栝樓根治渴明矣。凡渴有二證。煩渴者。石膏主之。但渴者。栝樓根主之。是宜分別而治之。按栝樓根者。蓋兼治口中燥渴。及黏者。然是非栝樓根一味之主治也。合用而後見其妙。要宜考之於柴胡桂枝乾薑湯栝樓桂枝湯二方。

互考

栝樓桂枝湯證。不具。然太陽病。其證備云。則是全備桂枝湯證之謂也。但身體強几几然云者。豈獨栝樓根所主乎。几几然。是項背強急之狀也。故桂枝加葛根湯證曰。項背強几几。葛根湯證曰。項背強。几几然。則几几然。是爲葛根之證明矣。余故曰。此方蓋於桂枝加葛根湯方內。加栝樓根二兩。水率亦皆依桂枝加葛根湯法。而不依桂枝湯法也。豈不其徵乎。然則益知此方者。是桂枝加葛根湯證全備而渴者主之。類聚方不載此方水率。責法者誤也。

牡蠣澤瀉散。證不具。此方七味等分之劑。而不知何以爲主藥也。然今此謂大病差後。從腰以下有水氣。則必有渴證明矣。故有栝樓根也。

辨誤

爾雅曰。果贏之實栝樓。郭璞曰。今齊人呼之爲天瓜。李巡曰。栝樓子名也。據此說。則根名果贏。子名栝樓。凡仲景之方栝樓桂枝湯。栝樓瞿麥丸。柴胡去半夏加栝樓湯。及牡蠣澤瀉散。柴胡桂枝乾薑湯二方內。栝樓皆當作果贏。若作栝樓。則當須加根字。不然。與子相混。不可不改焉。又小陷胸湯。瓜蔞薤白白酒湯。瓜蔞薤白半夏湯。枳實薤白桂枝湯方內。瓜蔞實皆當作栝樓也。實字當刪之。李時珍曰。栝

樓。卽果嬴二字音轉也。亦作菰𤬂。後人又轉爲瓜蔞。愈轉愈失其真矣。時珍之說非也。栝樓決非果嬴音轉也。爾雅豈以音轉註之乎。瓜蔞菰𤬂。後世假栝樓之音者也。菰𤬂本見靈樞經。蓋俗字。誤見於經。後人所作乎。栝樓非果嬴之音轉可知矣。

品考

栝樓二品。一其色赤。一其色黃。但其根不異。通用而可也。雷斅曰。圓者爲栝。長者爲樓。亦屬牽強。今藥肆所有者。土瓜根混賣。不可不擇也。蓋土瓜根。短如甘藷。味苦。天瓜長如薯蕷。最大。味甘微苦。宜以此分別也。若無此物。則天花粉可權用。其色如雪。握之又作雪聲。不貼銀器者佳。

蜀漆

主治胸腹及臍下動劇者。故兼治驚狂。火逆瘧疾。

考證

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救逆湯證曰。驚狂起臥不安者。

牡蠣湯證曰。牡瘧。

右二方。蜀漆各三兩。

牡蠣澤瀉散。證不具。

蜀漆散證曰。牡瘧。多寒者。

右二方。蜀漆諸藥等分。

據此諸方。則蜀漆之爲功。古來未嘗謂治動矣。然瘧疾。及驚狂火逆諸證。必有胸腹臍下動劇者。故見其有動者而用之。則諸證無不治者。然則蜀漆者。治胸腹及臍下動劇者明矣。

互考

牡蠣湯服法曰。吐則勿更服。今瘧疾有喘鳴急迫。或自汗。或不汗。胸腹動劇者。服之。則其人必吐水數升。而無其證不愈者。若有不吐者。則其證不愈也。由此觀之。蜀漆能吐水毒。動是水毒明矣。當知瘧之爲病。亦水毒之所爲矣。雖然。此方豈惟治瘧疾乎。凡病人喘鳴迫塞。或自汗。或不汗。胸腹動劇。皆此方能治之。往來寒熱。發作有時。所以不豫也。晉唐以來。世醫之見仲景之方也。皆以爲惟治傷寒者。故

如彼葛洪孫思邈王燾許叔微之書。皆知備仲景之方於傷寒門。而未嘗知治萬病矣。殊不知仲景本取治萬病之方。以治傷寒矣降至趙宋之時。有金匱要略之書。當時如王洙。得仲景治傷寒中雜病證之方於蠹簡之中。而後各分其門。以爲一書。世之爲醫者。遂稱其書謂之金匱玉函之方。金匱之玉函之。蓋尊重之至也。自此以往。世之爲醫者。又見某門之方。以爲某方惟治某證。於是乎如牡蠣湯蜀漆散二方。亦置諸瘧疾篇內。而徒知治瘧疾。未嘗知治餘病矣。甚之東之高閣。而謂古方不宜今病。可勝嘆哉。嗚呼。仲景之方法之衰也。不獨王叔和爲之。彼葛孫王許實爲之。又醫道之大罪人乎哉。

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救逆湯證曰。驚狂。起臥不安。杶按。此證者。是外證也。凡仲景之爲法。不獨以外證治之。且並診內外治之。故無胸腹及臍下動者。若雖有驚狂起臥不安證。亦非此方所宜也。嗚呼。是吾東洞翁千古卓識。吾儕豈不奉此乎哉。

蜀漆散證不具。且云牡瘧。蓋牡瘧者。獨寒不熱。非無熱也。多寒也。夫瘧之爲病。先其寒而後其熱。雖然。不可以寒熱治瘧。則豈無內候在乎。曰。必有臍下動劇矣。故

仲景嘗以龍骨主之。以蜀漆佐之。醫者其察諸。牡蠣澤瀉散證不具。然以仲景用牡蠣之方推之。則其證必有胸腹之動劇。苟有胸腹之動劇。則無有不加蜀漆之方。由此觀之。蓋此方治水腫胸腹之動劇而渴者明矣。方極可考。凡仲景之治動也。其活法有三。有胸腹之動。則以牡蠣治之。有臍下之動。則以龍骨治之。有胸腹臍下之動劇。則以蜀漆治之。此爲仲景治動之三活法矣。故仲景之方。有以蜀漆配之牡蠣者。或有配之龍骨者。或有配之龍骨、牡蠣者。是又仲景用蜀漆之法也。本論不載此法者。蓋屬脫誤。故晉唐以來。無有知蜀漆之功者。而諸病之有動者最多。則動之爲病也。爲諸病內候之主證。而最爲難治者。雖然。二千年來。諸醫之說。諸家本草。何其不載龍骨、牡蠣、蜀漆之本功矣乎。或云。牡蠣之鹹。消胸腹之滿。或云龍骨、牡蠣收斂神氣。或云蜀漆辛以散之。或云。龍骨、牡蠣之澀。以固之。未嘗見言及治動之功者。又未嘗知動之爲諸病內候之主證也。吾東洞翁。生於二千年之下。始知龍骨、牡蠣、蜀漆之功。其說詳於本條之下。是誠二千年來不傳之說。而翁獨得其旨者。不亦偉乎。韓退之嘗推尊孟子。以爲功不在禹之下。余以爲翁之有功於我醫。不在仲景之下矣。是非余之過

論也。

品考

蜀漆。乃常山苗。其功與常山同。蜀漆無華舶來之物。常山者。華物爲良。和產多僞品。若無蜀漆。則常山可以權用。本邦亦多產。醫者或未知此物。

生薑

主治嘔。故兼治乾嘔噫噦逆。

考證

小半夏湯證曰。嘔吐穀不得下。

小半夏加茯苓湯證曰。卒嘔吐。又曰。先渴後嘔。

厚朴生薑半夏甘草人蔘湯證。不具。

橘皮湯證曰。乾嘔噦。

橘皮竹茹湯證曰。噦逆。

橘皮枳實生薑湯證。不具。

以上六方。生薑各半斤。

生薑半夏湯證。不具。

右一方。生薑汁一升。

黃耆桂枝五物湯證。不具。

吳茱萸湯證曰。食穀欲嘔。又曰。乾嘔。又曰。嘔而胸滿。

右二方。生薑各六兩。

大柴胡湯證曰。嘔不止。又曰。嘔吐。

生薑甘草湯證曰。咳唾涎沫不止。

梔子生薑豉湯證曰。嘔。

旋覆花代赭石湯證曰。噫氣不除。

厚朴七物湯證。不具。

厚朴半夏湯證。不具。

當歸生薑羊肉湯證。不具。

以上七方。生薑各五兩。

茯苓澤瀉湯證曰。吐而渴。

生薑瀉心湯證曰。乾噫食臭。

茯苓飲證曰。自吐出水。

以上三方。生薑各四兩。

桂枝湯證曰。乾嘔。（凡桂枝湯出入諸方皆倣之）

真武湯證曰。嘔。

黄芩加半夏生薑湯證曰。嘔。

桂枝枳實生薑湯證曰。諸逆。

茯苓甘草湯證。不具。

以上五方。生薑各三兩。

乾薑人蔘半夏丸證曰。嘔吐不止。

右一方。生薑汁糊丸。

據此諸方。則生薑但治嘔也。噦逆噫氣乾嘔。或乾噫食臭。皆嘔吐輕證也。故加欬唾涎沫不止。似噦不噦。亦生薑所兼治也。豈不嘔之餘證乎。

互考

凡仲景之方。二百十餘方。而其內用生薑之方。六十有餘首。併用大棗之方。四十有七首。又其內生薑五兩。對大棗十二枚之方二首。（十二枚乃四兩之例。）若去核則爲三兩）對十枚之方一首。（十枚乃三兩八銖之例）對十五枚之方一首。（十五枚乃五兩之例）生薑六兩。對大棗十二枚之方一首。生薑四兩。對大棗十二枚之方一首。生薑一兩。對大棗十枚之方一首。生薑半觔。對大棗三十枚之方一首。（三十枚者十兩之例）如此數方。無不專取生薑、大棗之功者。又桂枝湯去加之方。二十有六首。及越婢湯之方三首。葛根湯之方二首。小柴胡湯之方五首。文蛤湯。防己黃耆湯。以上十三方。凡三十有九首。皆以生薑三兩。對大棗十二枚。雖他品加減之。亦至生薑、大棗。無有變之者何也。其證不變故乎。又別有妙用乎。由此觀之。薑與棗者。雖爲日用餌食之物。亦仲景方內二味必相對者多。則蓋似有調和之意。故後世謬倣之。方後必有謂薑、棗水煎者。雖似取仲景之法。亦未知其本功之所在也。殊不知生薑、大棗之於其證也。每方必有其所治之毒矣。宜以桂枝湯小柴胡湯二方之證徵之。若以日用餌食之物推之。則如粳米、赤

小豆、大小麥、香豉、酒、酢、飴蜜、白截、酒、薤、葱、之類。其謂之何矣。杶以爲如此諸品。亦或有所建單用之功者。或有所助諸藥之毒者。余故曰。不可以日用餌食之物推之。然夫如薑與棗。亦別有大勇力者矣。宜以考證中諸方察之。夫孔子每食不撤薑。曾皙常嗜羊棗。亦不可以藥中薑、棗見之。今以此爲治病之材。則又有大攻毒之功。凡藥材以餌食見之。則至桂枝究矣。古者薑、桂、棗、栗。以爲燕食庶羞之品。故內則曰棗、栗、薑、桂。呂覽有言。和之美者。陽樸之薑。招搖之桂。是乃古人所常食之物也。又何毒之有。雖然。良醫囊而藥之。則雖穀肉果菜。亦皆爲治病良材。而無有所不驅除其病毒者。東洞翁有言曰。藥之爲毒。毒卽能。能卽毒。知言哉。夫生薑之治嘔也。猶桂枝之治上衝。大棗之治拘攣矣。當此時。豈以日用餌食之物論之乎。是以至大棗、生薑相對之方。則又有所合治之功也。如其量法多少。則其功用。亦有所不同者也。集驗方（外臺秘要所引）療肺痿。有生薑五兩。甘草二兩。大棗十二枚之方。古今錄驗（同上）療上氣。有甘草三兩。桂枝四兩。生薑一斤之方。由是觀之。桂枝與薑、棗。豈以日用餌食之物論之乎。況又於其單用獨立之方乎。醫者其詳諸。

厚朴生薑半夏甘草人蔘湯證不具。但云。發汗後腹脹滿者主之。脹滿是厚朴之所主也。今其生薑爲半斤。半夏爲半升。豈無嘔吐兼發之證矣乎。方極類聚方。可並考。

桂枝枳實生薑湯證曰。心中痞。諸逆。心懸痛。東洞翁曰。痞下疑脫滿字。今因此說。則心中痞滿者。是枳實之所主。而諸逆者。蓋上逆吐逆嘔逆之謂也。上逆者。桂枝之所治也。吐逆嘔逆者。生薑之所治也。

橘皮枳實生薑湯證。不具。杶按。此方蓋橘皮之證多。故爲一斤。枳實之證少。故爲三兩。今加生薑半斤者。豈無有嘔證多矣乎哉。故此方嘔證不具者。蓋屬闕文。宜以諸湯加生薑半斤之方推知之。

黃耆桂枝五物湯證。不具。此方本於桂枝加黃耆湯方內加黃耆一兩。足前成三兩。生薑三兩。足前成六兩。而去甘草二兩。但煑法水率不同耳。故東洞翁曰。桂枝加黃耆湯證。而嘔不急迫者主之。是所以生薑之爲六兩也。

厚朴七物湯證。不具。此方雖生薑、大棗相對。亦生薑多於大棗。則豈得無嘔證。不具乎。故東洞翁曰。此方於厚朴三物湯桂枝去芍藥湯二方內。更加生薑二兩。足

前成五兩。蓋二方證而嘔者主之。

半夏厚朴湯證曰。婦人咽中如有炙臠。豈因有此一證。而得用此方乎。今依千金方。則作治胸滿心下堅。（按千金方及冀鞭字皆作堅此堅字亦鞭字也）咽中帖帖。如有炙肉臠。吐之不出。咽之不下。是吐之不出。咽之不下。似有嘔逆之狀。故有生薑五兩。半夏一升。此方豈惟婦人之治耶。雖男子亦有此證。則宜施之。

當歸生薑羊肉湯證。不具。此方未試之。故今略之。

茯苓甘草湯證。不具。杶按。此方之證。以有茯苓、生薑各三兩觀之。則有悸無嘔者。蓋屬脫誤也。故東洞翁曰。當有衝逆而嘔證。余曰。心下悸上衝而嘔者。此方主之。屢試屢驗。

生薑半夏湯證曰。病人胸中似喘不喘。似嘔不嘔。似噦不噦。徹心中憒憒然無奈。杶按。是疑非此方全證。何則。生薑、半夏之爲功。本惟治嘔吐。然今於此方何其謂似嘔不嘔乎。若其然。則似無生薑、半夏之所治之證矣。由是觀之。似嘔不嘔四字。蓋屬衍文。而有嘔吐之證。不具可知矣。雖然。似喘不喘。似噦不噦者。似有嘔吐兼發之證。故今煮半夏半升。以內生薑汁一升者。是欲大取生薑之功也。余故曰。半

夏能治嘔吐兼發者。生薑能治但嘔者。又能治嘔多吐少者。故方內有生薑、半夏併用者。則必謂嘔吐。或謂卒嘔吐。或謂嘔吐不止。若有生薑而無半夏。則謂但嘔。或謂乾嘔。或謂乾嘔噦。或謂噦逆。或謂食穀欲嘔。或謂嘔而胸滿。或謂諸逆。是可以徵焉。然則此方治嘔吐兼發者明矣。故法曰嘔止停後服。豈其謂似嘔不嘔而後謂嘔止停後服可乎。

茯苓澤瀉湯方生薑四兩。但云胃反。吐而渴欲飲水者。今有吐而無嘔者。蓋屬脫誤。因屢試此方。若施無嘔者。則未嘗見奏其效者。若施之吐後。但嘔而渴者。則其效之速也。如桴鼓相應然。由此觀之。此方能治病人胃反。嘔而渴欲飲水者。夫胃反者。吐食也。然則此胃反吐之吐字。蓋嘔字之誤可知矣。不然。屬重複。若作嘔字。則其義始穩當其證亦可謂具而已。按嘔吐者。是水毒之上逆者也。桂枝能下其上逆。生薑能止其嘔。澤瀉、朮、茯苓能瀉之小便。甘草能緩其嘔之急迫者。益知此方之下脫嘔證明矣。類聚方可並考。

生薑瀉心湯方有半夏半升。生薑四兩。而無嘔吐證者何。曰。乾噫食臭。是乃嘔之輕證也。然今有半夏、生薑。而無嘔吐兼發證者何。曰。然此方於半夏瀉心湯方內。

減乾薑二兩。加生薑四兩。豈無嘔吐兼發證乎。夫半夏瀉心湯之爲方。治嘔而腸鳴。心下痞鞕者。既於本方謂嘔而腸鳴。故今於此方而不重舉嘔證者。欲使人思得之也。仲景之方。多此類也。然則此方略嘔證而脫吐證者歟。
茯苓飲證曰。自吐出水。方曰。生薑四兩。然則此方豈但吐出宿水乎。必有嘔證明矣。

辨誤

凡生薑之功。詳於諸家本草。雖然。其說非疾醫之義。蓋服餌家腐談而誤世者。不爲不少矣。曰。薑久服通神明。曰。薑要熱則去皮。要冷則留皮。曰。薑制半夏、厚朴之毒。曰。生薑屑、生乾薑、生薑。分別用之。曰。薑能彊禦百邪。以上諸說。非疾醫之義。奚俟余之言哉。嗚呼。如食之通神明之說。則出於僞書本草經。朱子嘗取此說以註論語。余雖未知其是否。何其說之迂也。陳藏器去皮留皮之言。彼豈知生薑之功。在一根之中矣乎。又至如彼生薑制半夏、厚朴之毒之說。一何盲昧之至於此乎。若夫生薑制半夏之毒。則仲景何用生薑半夏湯。小半夏湯乎。若夫生薑制厚朴之毒。則仲景何用厚朴生薑半夏人蔘甘草湯。厚朴半夏湯乎。苟如李杲之言。半

夏、厚朴。實爲鈍物。又與不用同焉。夫仲景之用生薑與半夏、厚朴也。同取其毒之用耳。又何制之爲。況生薑能彊禦百邪之言。則時珍誤裁斷王安石薑能彊我者也。於毒邪臭腥寒熱皆足以禦之之說。而惟云彊禦百邪。於義不通安石之說。猶且牽強。而況於時珍之言乎。是大惑後人。不可從焉。孫思邈曰薑爲嘔家聖藥。陶弘景嘗謂不撤薑食不多食。言可常食。但不可多爾。有病者是所宜矣。二子之言爲得焉。

品考

生薑宿根。謂之老薑者。爲良。霜後採之。水洗塵土。不必去皮。惟剉用。　本邦醫家用生薑也。徒託之病家婦女子之手。而未嘗問其生新否。乃云生薑一斤水煎。若依醫人之言。則生薑者。是徒加之具耳。豈爲治病之材乎哉。醫者其宜擇生新者。取其效已。

藥徵續編

日本　肥後醫人邨井杶著
鄞縣　曹赤電炳章校點

卷下

桃仁

主治瘀血。少腹滿痛。故兼治腸癰。及婦人經水不利。

考證

桃仁承氣湯證曰。少腹急結。
大黃牡丹皮湯證曰。少腹腫痞。
葦莖湯證不具。
　右三方桃仁各五十枚。
下瘀血湯證曰產婦腹痛。又曰。經水不利。

右一方。桃仁三十枚。

大䗪蟲丸證曰。腹滿。

右一方。桃仁一升。

抵當丸證曰。少腹滿。

右一方。桃仁二十五枚。

抵當湯證曰。少腹當鞕滿。又曰。婦人經水不利。

右一方。桃仁二十枚。

桂枝茯苓丸證。不具。

右一方。桃仁諸藥等分。

據此諸方。則桃仁主治瘀血急結。少腹滿痛明矣。凡毒結於少腹。則小便不利。或如淋。其如此者。後必有膿自下。或瀉血者。或婦人經水不利者。是又臍下久瘀血之所致也。

互考

桃仁承氣湯證曰。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此似無醫治所預也。豈非

自愈之證乎。雖然。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者。雖其血自下。亦有少腹急結證也。若或有前證。而血不自下。少腹急結者。亦宜與此方攻之。猶產後血不自下。瘀熱上衝。少腹急結者。夫急結者。必滿痛。是桃仁五十枚所主也。故云。服湯已。其血必自下。大便微利則愈。然則桃仁治少腹急結滿痛明矣。後世醫者。未見其血自下而但見少腹急結。以爲熱結膀胱。豈不想像之治乎。余故曰熱結膀胱四字。後人妄添可知焉。下者愈。脈經作下之則愈爲是。

大黃牡丹皮湯。後世以爲治腸癰之方。雖然。此方豈唯治腸癰矣乎。凡治諸瘍膿未成者。苟膿已成者。非此方之所治也。至少腹腫痞按之卽痛。如淋。小便自調。其脈遲緊者。則此方之所治也。如彼時時發熱自汗出復惡寒證。此爲腸癰表證也。是非此方之所治也。若有少腹腫痞按之卽痛。如淋。小便自調。其脈遲緊證。則不問其腸癰也否。又不問其瘀血也否。宜與此方。何以不問其腸癰也否。又不問其瘀血也否。而與此方乎。曰。觀少腹腫痞。按之卽痛。如淋。小便自調證。而後宜與此方。況於其脈遲緊者乎。故方證相對。則血必自下。若其脈洪數。則膿已成。非此方之所宜也。是所謂觀其脈證也。雖然。不隨其脈遲緊。而今隨其少腹腫痞按之卽

痛。如淋。小便自調證。是所謂隨證治之也。然則少腹腫痞者。是桃仁所主明矣。葦莖湯證。不具。但謂欬有微熱。煩滿。胸中甲錯。是爲肺癰。是外證也。以此四證。名肺癰者。非疾醫之義。今不取焉。雖然因胸中甲錯證。則知瘀血內結矣。因欬有微熱煩滿證。則知瘀血欲成膿矣。不可不以此方吐之。況又云再服當吐如膿。則知胸中瘀血。遂化成膿矣。是所以有欬。有微熱煩滿證也。夫葦莖、薏苡仁、桃仁、瓜瓣。皆有化血成膿之功也。今雖曰當吐如膿。亦吐者皆膿也。瘀血所化也。由此觀之。則桃仁雖曰治少腹瘀血。亦變用則有治胸腹瘀血結痛之功。是所以方有桃仁五十枚也。下瘀血湯方。治臍下毒痛。及婦人經水不利。毒痛者。故後人此爲腹中有乾血著臍下。夫不問乾血也否。苟有臍下毒痛證。則宜與此方。雖然。服之新血下如豚肝。或經水利者。腹中臍下所著乾血。共下明矣。唯新字可疑。由此觀之。則下瘀血湯之名。蓋後人所命焉。余以爲此方本是丸方。疑古有小䗪蟲丸之名。方銘不傳。故後人名曰下瘀血之湯。但以蜜和爲丸。以酒煎之。似非湯法。下條有大䗪蟲丸。可并考。又按法曰。產婦腹痛。法當以枳實芍藥散。假令不愈者。此爲腹中有乾血著臍下。夫腹痛煩滿不得臥。豈唯產後有之乎。產後最多此證也。治以

枳實芍藥散者。是法也。以法治之而不愈者。診之腹中有毒。而痛著於臍下。此爲腹中有乾血著臍下矣。故今轉其方用用下瘀血湯下之。曰未見其血自下。而用此方者。何也。曰。今用芍藥治腹痛用枳實治煩滿不得臥。而不愈者。蓋產時已見瘀血續自下。今瘀血不續自下。是必乾血著臍下。使瘀血不自下。是以腹痛煩滿。不得臥也。不可不以此方下之。故服湯後新血又下如豚肝。謂之方證相對也。若不見血自下。而但用此方治臍下毒痛者。不想像臆度之治而何也。若有瘀血。則當有臍下甲錯及結痛證。以此二法。候內有瘀血。故今用桃仁三十枚。此爲治瘀血毒痛。所以用蟅蟲破之。用大黃下之也。類聚方產後二字加曲截者。蓋此方不但治婦人產後腹痛矣。雖男子亦有瘀血自下臍下毒痛證。則宜服此方。服湯已。瘀血又自下者愈。方極但云臍下毒痛。是不問瘀血也否。與此方之謂也。由是觀之。謂之乾血著臍下。亦屬想象臆度。不可從焉。大蟅蟲丸證者。後世所謂勞瘵也。故金匱要略。有五勞七傷。虛極。及緩中補虛之說。豈仲景之言哉。是蓋後人妄添或註文誤入。不俟余辨。但至羸瘦腹滿。不能飲食內有乾血肌膚甲錯。兩目黯黑證。則此方所宜也。杶按。此方蓋古來相傳之方。而仲景取以治傷寒差後有此證

者。此人本有久瘀血。今患傷寒。故差後又見此證。故用四蟲。及桃仁、乾漆、地黃、大黃以破血行瘀。況有桃仁一升乎。夫乾血者。久瘀血也。苟有久瘀血。則必有肌膚甲錯。腹滿證也可以見矣。

桂枝茯苓丸證。不悉具。雖然。此方本五味等分。則一藥各治一證。故宜以一藥之功。而分治一證矣。按此方蓋治瘀血上衝。腹中毒痛。心下悸。及婦人胎動血自下。或經水有變者。故法曰。漏下不止。胎動在臍上者。是也。由此觀之。則桃仁非主少腹有毒。瘀血自下。與不下乎。余故曰。桃仁之功。大抵與牡丹皮相似矣。蓋以治腹中及臍下毒痛故也。金匱要略此方之條。古今諸家註解。不得其義。余嘗作此解。今不贅於此。

東洞翁嘗立診察瘀血三法。其說盡矣。仲景又別有診察瘀血外證之法。曰其身甲錯。曰胸中甲錯。（胸中蓋心胸上也）曰肌膚甲錯。此三法宜以甲錯而診察瘀血也。二方皆有桃仁。故今附於此。

辨誤

李杲云。桃仁治熱入血室。杲之言過矣。夫仲景治熱入血室證。無有用桃仁之方。

本論太陽下篇。治熱入血室者。有二法。一刺期門。一用小柴胡湯。一不載其方矣。
未嘗見用桃仁者。治血豈惟用桃仁乎。

品考

桃仁。惟一品。無萃渡者。奸商或雜梅仁。不可不擇。我門去皮不去尖。

巴豆

主治心腹胸膈之毒。故兼治心腹卒痛。脹滿吐膿。

考證

桔梗白散證曰。欬而胸滿。及吐膿。
備急圓證曰。心腹脹滿卒痛。
九痛丸證曰。心痛。及腹脹痛。
以上三方。巴豆各一兩。
走馬湯證曰。心痛腹脹。
右一方。巴豆二枚。

據此諸方。則巴豆或一兩。或二枚。然本與諸藥等分。但白散之方。巴豆一兩。以配桔梗貝母各三兩。金匱要略九痛丸方附子本作三兩。餘皆等分。千金方但作一兩。蓋作一兩。則附子亦與諸藥等分。今從此。凡仲景之用巴豆也。雖備於急卒之病。皆是驅逐膈間之毒物。蕩滌腸胃之閉塞。故諸方皆爲等分。夫巴豆同桔梗用。則使毒成膿。同貝母用。則能去咽喉之毒。同杏仁用。則能驅心胸之毒。同大黃、乾薑用。則能吐下心腹結毒急痛。同附子、吳茱萸用。則能治心中寒冷毒痛。仲景之方用巴豆者。唯此四方。大抵足盡巴豆之功效矣。

互考

走馬湯、備急圓、九痛丸三方。皆不載諸本論。而載諸金匱要略。蓋脫誤矣。走馬湯證曰。中惡。又曰。通治飛尸鬼擊病。千金方走馬湯證曰。治肺藏飛尸鬼注。因名曰飛尸走馬湯。九痛丸證曰。兼治卒中惡。備急圓證曰。若中惡客忤。停尸卒死者。按右三方證。曰飛尸。曰鬼注。曰鬼擊。曰中惡。曰客忤。曰停尸。皆是晉唐醫人之所附會。而決非仲景之意。又非疾醫家之言。古者巫醫並稱。故後世遂以巫者之言。混於醫事。實晉唐醫人之所爲也。故彼所前言諸證。似證非證。孰惡孰鬼。將何以分

別之乎。不可從焉。假令巫有前數事。亦於醫事何與之有。故隨其證而後治之。則何必論是惡是鬼乎哉。若夫天地之間。有惡者。有鬼者。有尸者。有注者。有停者。有忤者。亦人無一毒畜積於身軀間者。則是惡是鬼。亦豈有注之擊之中之忤之者矣乎。此人嘗有一毒。畜積於身軀間者。故是惡是鬼。亦能注之擊之中之忤之也。醫者宜治其一毒而已。晉唐醫人之說。不可從矣。況於宋明之醫說乎。

辨誤

桔梗白散法曰。強人飲服半錢匕。羸者減之。又曰。若下多不止。飲冷水一杯。則定。走馬湯法曰。老少量之。九痛丸法曰。強人初服三丸。日三服。弱者二丸。但備急圓。最備其急卒之病。而其服法。無量老少強弱者何也。曰。此方者。最備其急卒之病。則服法不必量老少強弱也。夫病苟至急卒。則豈遑於量老少強弱乎。宜隨其毒淺深輕重治之耳。如彼走馬湯白散證。却急於備急圓證矣。然今云量其老少強弱者。恐非仲景之意也。蓋仲景之治病也。惟隨其證而治之。故其證重。則方亦多服之。其證輕。則方亦少服之。故雖強人。其證輕。則方亦隨少服之。雖羸者。而其證重。則方亦隨多服之。是仲景隨證治之之法也。何必羸者弱者減之。強人壯人多

服之乎。所謂量老少強弱者。是唯爲粗工垂其戒者歟。醫之守之。慎之至也。至彼飲冷水止。其下多者。最是後人之恐巴豆者之言。其妄添亦可知已。凡恐藥者。不知恐病者也。不知恐病者。則病不可得而治焉。是醫者之所常病也。今也不然。有醫而恐藥者。是不知治病之方法。與察病之規則者也。無如之何而已。夫病人之恐醫也。恐其醫之藥也。是醫施已恐之之藥也。是無他。夫醫不知其察病之規則。與治病之方法而欲施已恐之藥也。可勝嘆哉。嗚呼。醫猶且恐之。病人豈不恐之乎。此天下古今之通病。而所以恐巴豆及諸藥者。爲之故也。夫苟有其證。而服其藥。又何恐之有。苟無其證而施其藥。則百藥皆可恐焉。又何獨巴豆之恐乎。

品考

巴豆帶殼者良。是惟一品。無有僞品。宋王碩曰。巴豆不壓油而用之。巴豆之功。多在於油也。王碩者。能知巴豆之功者也。

蜜

主治結毒急痛。兼助諸藥之毒。

考證

大爲頭煎證曰。寒疝繞臍痛。

爲頭湯證曰。歷節不可屈伸疼痛。又曰。脚氣疼痛。不可屈伸。又曰。寒疝。腹中絞痛。

爲頭桂枝湯證曰。寒疝腹中痛。

以上三方。蜜各二升。

大陷胸丸證曰。結胸。項亦強。

右一方。白蜜二合。

大半夏湯證曰。嘔吐。心上痞鞕。

右一方。白蜜一升。

甘草粉蜜湯證曰。心痛。

右一方。蜜四兩。

下瘀血湯證曰。產婦腹痛。

右一方。蜜和爲丸。酒煎。又與諸藥等分之例。

甘遂半夏湯。證不具。

右一方蜜半升。

據此諸方。則蜜能治諸結毒急迫疼痛明矣。最能治腹中痛者。故同爲頭用。則治寒疝腹痛。同甘草用則治心痛急迫。同大黃用。則治胸腹結痛。同甘遂用則治水毒結痛同半夏用。則治心胸鞕滿。由此觀之。則蜜能治其急痛。而又能助諸藥之毒也。故理中丸。八味丸。栝樓瞿麥丸。半夏麻黃丸。赤丸。桂枝茯苓丸。麻子仁丸。礬石丸。皂莢丸。當歸貝母苦參丸。爲頭赤石脂丸。右十一方。皆蜜和爲丸。是弗助諸藥之毒耶。故如烏頭、附子、巴豆、半夏、皂莢、大黃。皆以蜜和丸。則倍其功一層矣。是其徵也。若或以糊爲丸則必減其功之半。常試有驗。無不然者。余故曰。蜜能助諸藥之毒矣。或云。煉過則緩諸病之急。不煉則助諸藥之毒。豈其然乎哉。

互考

大爲頭煎。爲頭湯。爲頭桂枝湯條。有寒疝及脚氣之名。是蓋晉唐以後之人之所加焉。疑非仲景之舊矣。宜隨其證而施此方耳。

大陷胸丸證。似不具。然今按其方。此方之于治也。毒結于心胸之間。項亦強痛。如

柔痙狀者。主之。本論但云。項亦強。強字之下。疑脫痛字。故大陷胸湯證曰。從心下至少腹鞕滿而痛不可近者。主之。又曰。心下滿而鞕痛者主之。湯法已然。丸方亦豈無強痛之證乎。然則此方。亦當從心下至少腹鞕滿而痛。項背亦強痛者主之。比諸湯方其證但緩也耳。況有大黃有葶藶有甘遂有杏仁芒消。豈無項背心胸至少腹不強痛乎。是蜜之所以補其結毒疼痛也。

大半夏湯證曰。治嘔。心下痞鞕者。雖無急痛結痛之證。然其人嘔。而心下痞鞕。則豈無心胸不痛之證乎。故和蜜一升於一斗二升之水。而煑之。但取蜜與藥汁二升半。則是欲多得蜜之力也明矣。然則不可謂無所急痛矣。

甘草粉蜜湯證曰。毒藥不止。千金翼方毒藥作藥毒爲是。此方本主緩結毒急痛。故兼治一切藥毒不止煩悶者。後世見之。以爲蜜能解百藥毒。蜜若解百藥毒則仲景之方。何其用蜜之多乎。夫蜜之於諸藥也。能助其毒。又於其病毒也。能緩其急。猶粳米與小麥乎。甘草及粉。亦其功大抵相似。故如此方則爲緩其急用之。凡蜜之爲物。同諸藥用之。則能助其毒。今同甘草及粉用之。則又能緩其急痛也。煩悶。豈非藥毒之急乎。又所以兼治蚘蟲心痛也。杶又按。所謂藥毒者非攻病毒。毒

藥之藥毒。而必是害人毒藥之藥毒矣。故曰藥毒不止煩悶者。所謂煩悶者。非攻病毒毒藥之煩悶。而害人藥毒之煩悶也。苟止攻病毒毒藥之煩悶者。非疾醫之義矣。煩悶是毒藥之瞑眩也。豈其止之可乎。余故曰。此藥毒者。非攻病毒毒藥之藥毒矣。由此觀之。則蜜之功可以知矣。（害人毒藥者蓋非醫人誤治之毒藥）

甘遂半夏湯證曰。病者脈伏。其人欲自利。利反快。雖利。心下續堅滿。按此證。非此方正證。此方蓋芍藥甘草湯證。而心下鞕滿嘔者主之。夫芍藥甘草湯之爲方。非治疼痛拘攣急迫者乎。然則此方。亦豈得無治心下鞕滿疼痛急迫證矣乎。是所以合其蜜半升也。堅滿之堅。當作鞕。

辨誤

本草曰。蜜和百藥。李時珍曰。調和百藥。而與甘草同功。此二說。俱以味之甘。故云有調和之功。蓋甘草者。諸方多用之。蜜則不然。由是觀之。蜜調和百藥之說。最可笑矣。雖然。若謂之治結毒疼痛急迫。則謂之與甘草同功亦可也。然則蜜有能緩病之急之功也。大抵與甘草相似矣。彼不知之而謂之調和者。所謂隔靴搔痒之類乎哉。或曰。大烏頭煎。烏頭湯。烏頭桂枝湯。功何在於蜜乎。蜜有調和烏頭之意。

余曰。此不知治療之法者言也。嘗造此三方。去蜜用之。未嘗見奏其功。如法者。況有服之如醉狀者乎。故此三方。蜜之立功最居多矣。

蜜煎導之方。李時珍曰。張仲景治陽明結燥。大便不通。誠千古神方也。本論云。陽明病。自汗出。若發汗小便自利者。此爲津液內竭也。雖鞕。不可攻之。當須自欲大便。宜蜜煎導而通之。杶按。此爲以下七字。蓋王叔和所攙入也。本論多有此句法。豈仲景之意乎。夫津液內竭與不竭。非治之所急也。宜隨其證治之。故此證本有不可施大黃、芒消者矣。今作此方以解大便初頭鞕者。則當須大便易而燥結之屎與蜜煎導俱烊解必下。豈謂之潤燥可乎。宜謂之解燥結之屎矣。此非蜜之緩病之急之一切乎。時珍不知而謂之潤藏府。通三焦。調脾胃者。最非也。凡仲景之爲方。隨證治之。則無一不神方者。豈唯此方特千古神方乎哉。又按此章當作小便自利者大便必鞕。不可攻之。於是文字穩。法證備。始得其義。

品考

蜜者　本邦關東北國不產。但南海鎮西諸州多產之。我門不擇崖石土木諸蜜。皆生用之。不用煉法。唯宜漉過。王充曰。蜜爲蜂液。食多則令人毒。不可不知。煉過

則無毒矣。是王之說。爲餌食言之。若爲藥材。則平人食之有毒。毒乃蜜之能也。煉過無毒。則同於不用。無毒。豈得治病毒乎。

䗪蟲

主治乾血。故兼治少腹滿痛。及婦人經水不利。

考證

下瘀血湯證曰。產婦腹痛。又曰。經水不利。

右一方。䗪蟲二十枚。

土瓜根散證曰。帶下。經水不利。少腹滿痛。經一月再見者。又曰。陰癩腫。

右一方䗪蟲三兩。

大䗪蟲丸證曰。羸瘦。腹滿不能飲食。內有乾血。肌膚甲錯。兩目黯黑。

右一方䗪蟲一升。

據此三方。則䗪蟲能下乾血。利經水明矣。臍下若有乾血必痛。故兼治少腹滿痛也。夫經水不利或一月再見者。亦以臍下有乾血也。乾血者。久瘀血也。是少

腹結毒也。可按候之。此三方之外。仲景無用䗪蟲者。大鱉甲煎丸方內。雖有䗪蟲。其方駁雜。無所徵焉。今不取。

互考

下瘀血湯證曰。產婦腹痛。土瓜根散證曰。帶下。經水不利。少腹滿痛。又曰。經一月再見者。右二方。皆以䗪蟲爲主藥。似爲婦人血毒設之。雖然。或云治癩。或云內有乾血。肌膚甲錯。何必婦人血毒之治乎。由此觀之。則䗪蟲及此三方。不啻治婦人血毒矣。雖男子亦可用之。但臍下有血毒者。婦人最多。故仲景嘗立此方法。以治婦人之病。是其遺法耳。凡一身之內。有血毒所著者。必見肌膚甲錯證。若著臍下。則有兩目黯黑。羸瘦。腹滿不能飲食證。後世不知此證。名曰五勞。爲爾申約其審聽之。

曰七傷。曰虛勞。曰勞瘵。皆屬空談理義。我門所不取也。是以如下瘀血湯。亦治男子少腹滿痛。小便不利。及淋瀝。或血自下者。此人當必有肌膚甲錯等證。又按此方服法曰。頓服之。新血下如豚肝。然亦謂腹中有乾血著臍下。則似言相矛盾。此方本爲乾血而設之。今服此方而其血下。謂之新血可乎。凡用䗪蟲三方。皆爲治

乾血之方。蓋乾血。乃久瘀血也。若治新血不下證。則別有桃仁承氣湯。大黃牡丹皮湯。大黃甘遂湯。若治畜血。則有抵當湯及丸。故治乾血。則有此方。及土瓜根散。大䗪蟲丸。是皆以䗪蟲爲主藥。此爲䗪蟲能破久瘀血之用也。由此觀之。則新血下如豚肝者。是蓋畜結之血。新下如豚肝色之謂乎。

土瓜根散證曰。經水不利。少腹痛。經一月再見者。下瘀血湯證曰。乾血著臍下。經水不利者。然則經水不利者。是乾血所爲明矣。又曰。主陰㿗腫。按丈夫陰器連少腹。急痛謂之㿗也。此證亦瘀血所爲也。此雖其證不具。然據少腹急痛證。則自有此方證具矣。

大䗪蟲丸證曰。羸瘦。腹滿不能飲食。內有乾血。肌膚甲錯。兩目黯黑。此證者。乃後世所謂勞瘵。五勞七傷是也。皆是世醫常談。其說屬臆度也。但羸瘦腹滿至兩目黯黑。其證不可廢也。其證不可廢。則此方亦不可廢也。是必仲景遺方而有所可徵者。至五勞虛極。及七傷。及緩中補虛數證。則後人妄添。不俟余言矣。李時珍本草。䗪蟲附方有之。大黃䗪蟲丸。治產婦腹痛。有乾血者。用䗪蟲二十枚。去足。桃仁二十枚。大黃二兩。爲末。煉蜜杵和。分爲四丸。每以一丸。酒一升。煮取二合。溫服。當

下血也。張仲景方云云。按是下瘀血湯之方。而非大黃䗪蟲丸之方也。時珍何以稱此方而謂大黃䗪蟲丸乎。其文亦大同小異。蓋時珍所見金匱要略有別所傳之本乎。又本草傳寫之謬誤乎。若夫本草之謬。則大黃䗪蟲丸下。必脫金匱要略五勞以下法語。而本草治產婦腹痛條上。脫下瘀血湯四字矣乎。大觀本草所引蘇頌圖經蠐螬條曰。張仲景治雜病方。大䗪蟲丸中。用蠐螬。以其主脅下堅滿也。由此觀之。則十二味方者。名大䗪蟲丸。而大字之下無黃字。此非大黃䗪蟲丸也。又䗪蟲條曰。張仲景治雜病方。主久瘕積結。有大黃蟲䗪丸。乃今下瘀血湯也。然則本是二方。而金匱要略十二味方者。蓋古名大䗪蟲丸。猶大柴胡湯大承氣湯大青龍湯大半夏湯大建中湯大陷胸湯之大也。當須別有小䗪蟲丸之方矣。疑今下瘀血湯。蓋名大黃䗪蟲丸。故以大黃䗪蟲爲主藥也。且今名下瘀血湯者。疑非方之名。而當須以下此瘀血之湯。主之之意矣乎。後之錄方者。誤脫大黃䗪蟲丸五字。而稱之曰下瘀血湯乎。又後之輯金匱要略者。遂謂之下瘀血湯。而名此方者矣。猶抵當。爲頭桂枝湯。救逆湯。新加湯類乎。況此方是丸方。猶抵當丸。以水煑之。然則此方亦不可名湯也。由此觀之。下瘀血湯。宜稱大黃䗪蟲丸。而十二味

大黃䗪蟲丸。宜稱大䗪蟲丸矣。東洞翁嘗謂大黃䗪蟲丸。（乃十二味之方）說非疾醫之言。杶謹按。翁蓋指五勞虛極。及七傷緩中補虛之語乎。夫羸瘦腹滿。不能飲食。內有乾血。肌膚甲錯。兩目黯黑數語。可謂此方之證具矣。若按其腹狀而內外諸證。診察相應。則此方當須奏其功耳。明者其謂之何矣。

鱉甲煎丸方。千金方。外臺秘要。皆作大鱉甲煎丸。蘇頌圖經。作大鱉甲丸。張仲景方云云。方內有䗪蟲。然非仲景之意。疑仲景之時。別有鱉甲煎者。後世失其方。蓋蘇頌所見別方矣。東洞翁曰。此方唐朝以降之方。而非古方。故不取焉。杶謹按。千金方外臺秘要已載之。則決非唐朝以降之方矣。恐翁未深考之。唯䗪蟲之功於此方無所徵矣。故不贅于此。

品考

䗪蟲。狀似鼠婦。而大者寸餘。形扁如鱉。有甲似鱗。橫紋八道。露目六足。皆伏於甲下。少有臭氣。似蜚蠊。本邦未產。此物但華舶來一品。余嘗多畜而使用之。屢得其效。

蝱蟲

主治瘀血。少腹鞕滿。兼治發狂。瘀熱。喜忘。及婦人經水不利。

考證

抵當湯證曰。少腹鞕滿。又曰。有久瘀血。又曰。有瘀血。

右蝱蟲三十枚。

抵當丸證曰。少腹滿。應小便不利。今反利者。爲有血也。

右蝱蟲二十枚。

據此二方則蝱蟲治瘀血明矣。是與水蛭。互相爲其用。故二品等分。唯湯方用三十枚。丸方用念枚。夫湯之證。急也。丸之證。緩也。故分兩。亦有多少也耳。

互考

淮南子曰。蝱破積血。劉完素曰。蝱食血而治血。因其性而爲用也。按用蝱蟲之方曰。破積血。曰下血。曰畜血。曰有久瘀血。曰有瘀血。曰婦人經水不利下曰爲有血。曰當下血。曰瘀熱在裏。曰如狂。曰喜忘。是皆爲血證諦也。然不謂一身瘀血也。但少腹有瘀血者。此物能下之。故少腹鞕滿。或曰少腹滿。不問有瘀血否。是所以爲其證也。

品考

蝱蟲。夏月多飛食人及牛馬之血。小者如蜜蜂。大者如小蜩。形似蠅。大目露出。腹凹褊。微黃綠色。或云水蛭所化。間見之山中原野羣集。然則大者山蛭所化。而小者水蛭所化矣。俱用之。段成式曰南方溪澗多水蛆。長寸餘。色黑。夏末變爲蝱。㹠按。水蛆。蓋水蛭之誤。蛆蛭字相似。

阿膠

主治諸血證。故兼治心煩。不得眠者。

考證

芎藭當歸膠艾湯證曰。妊娠下血。

白頭翁加甘草阿膠湯證不具。

大黃甘遂湯證曰。水與血俱結在血室。

右三方。阿膠各二兩。

黃連阿膠湯證曰。心中煩。不得臥。

黃土湯證曰。下血。吐血。衄血。

右二方。阿膠各三兩。

猪苓湯證曰。心煩。不得眠。

右一方。阿膠一兩。

據此諸方。則阿膠主治諸血證。心煩不得眠者明矣。然心煩有數證。不得眠亦有數證。若無血證。則屬他證也。故法無血證者。皆爲脫誤矣。

互考

芎藭當歸膠艾湯證曰。婦人有漏下者。(右一證)有半產後。因續下血都不絕者。(右一證)有妊娠下血者。(右一證)假令妊娠。腹中痛爲胞阻。(右一證)按此條。古來未得其解。余嘗如此段落。分裁爲四章。其義始明。其證亦可得治之。解曰。婦人有漏下。腹中痛。心煩。不得眠者。此方主之。右第一章。婦人有半產後。下瘀血。都不絕。腹中痛。心煩。或不得眠者。此方主之。右第二章。婦人有妊娠下血。腹中痛。心煩不得眠。或頓仆失跌。或胎動不安者。此方主之。右第三章。婦人有妊娠。腹中痛。漏胞。經水時時來。心煩。不得眠。或因房室所勞傷胎者。此方主之。右第四

章。以上諸證。皆婦人妊娠。或半產。或產後下血。而心煩腹痛者。此方所宜治也。諸證當須有不得眠之候。然無血證。則非此方所宜也。

白頭翁加甘草阿膠湯證不具。但云產後下利。此方豈惟產後下利治之乎。凡本方證而下血。心煩急迫不得眠者。此方主之。由此觀之。豈惟婦人乎。雖男子亦有熱利下重。大便血。心煩急迫不得眠者。則宜用此方。夫下重者。下利重多也。非後世所謂痢病。肛門下墜。利急後重之謂也。蓋利急後重者下利急迫重多也。古者便爲之後。故後重者。下重也。下重者。下利重多也。是此方所治也。

黃連阿膠湯證曰。心中煩。不得臥。蓋此方治下利腹痛。大便血。心中煩悸。不得眠者。夫黃芩之於下利。黃連之於心中煩悸。芍藥之於腹中痛。主以治之。惟阿膠之於心煩。不得眠。亦不見血。則無所奏其效。然則此方治下利腹痛。心中煩悸不得眠而見血者明矣。若不見血而施此方。豈其謂之得其治法乎。

大黃甘遂湯證曰。婦人少腹滿。如敦狀。小便微難而不渴者。是乃此方所主也。脈經。敦狀作敦敦狀。敦音堆。敦敦者。不移不動之謂也。若作敦狀。則敦音對。器名。杶按。其此證謂之有血亦非也。謂之無血亦非也。然謂之小便微難。則謂之非血亦

非也。是所謂因法立略。因略取法。法略相熟。則雖未見其血。亦有此證。則施此方。施此方。則血自下。血自下。而後其證自差。故仲景曰。其血當下。其此可謂之略而已。夫略也者。不熟其法。則不可得此者也。生後者此爲水與血。俱結在血室也。此章蓋後人所妄添也。生後。產後也。產後若有前證者。此爲水與血。俱結在血室。水血本無二。血是指瘀血。血室謂其分位。義屬想像臆度。今不取焉。夫水血若有二。則仲景何其不謂水與血當下乎。今謂其血當下者。是水血無二之謂也。醫者其思諸。

猪苓湯證曰。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主之。又曰。少陰病。下利六七日。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主之。夫少陰病者。脈微細。但欲寐也。又曰。欲吐不吐。心煩。但欲寐。五六日。自利而渴者。是雖今見此少陰本證。若其人有血證。則心煩不能眠也。故見其下血。而後施此方。則未嘗有不差者。若不見其血下。則雖屢施此方。亦未嘗見奏其功者。數試數驗。不可不知矣。

辨誤

阿膠。後世有補血之說。然今讀諸家本草。其所主治。皆是在於治瘀血也。凡久年

欬嗽。赤白痢下。下血。吐血。咯血。衄血。嘔血。老人大便秘結。或小便淋瀝。及見血。婦人經水諸變。妊娠之病。無不屬瘀血者。古方既然。後世諸方。皆然宜矣。今醫見之。謂之補血藥。雖然。以余觀之。謂之化血而可也。何以言之。則阿膠配之猪苓、澤瀉、滑石。則瀉瘀血於小便。配之大黃、甘遂。則下瘀血於大便。配之黃芩、黃連。則除瘀血心中煩者。配之甘草、黃蘗、秦皮、白頭翁。則治瘀血熱利下重者。配之當歸、芎藭、地黃、芍藥、艾葉。則止瘀血腹中疞痛者。配之朮、附子、黃土。則治瘀血惡寒。小便不利者。由此觀之。則豈謂之補血可乎。後世皆見其枝葉。而不知其根本。醫之所以誤治者不亦宜乎。

品考

阿膠以阿縣所製者爲名。今華舶來之物數品。入藥當以黃透如琥珀色爲上品。或光黑如瑿漆。不作皮臭者爲良。若眞物難得。則此邦皮膠黃透。夏月不濕軟者可權用。

粳米

白虎湯。白虎加桂枝湯。白虎加人蔘湯。

右三方。粳米各六合。

附子粳米湯。竹葉石膏湯。

右二方。粳米各半升。

桃花湯。

右一方。粳米一升。

麥門冬湯。

右一方。粳米三合。

品考

粳者。稻之不黏者。又名秔。羅願曰。稻。一名稌。然有黏不黏者。今人以黏為糯。不黏為秔。

辨誤

明李春楙曰。凡仲景方法。用米者皆稻米。王叔和改稻米作粳米。後世方家倣之。不知其是非。余曰。其是是非非。春楙所能知也。夫人未嘗知所以仲景方法。與病

證相對。而何得分辨稉粳二米之功乎哉。夫稻也者。秔稉通稱也。稌亦然。顔師古刊誤正俗。(本草綱目掌禹錫所引證)本草稻米。卽今糯米也。或通呼粳糯爲稻。禮記曰。稻曰嘉蔬。孔子曰。食夫稻。周官有稻人。鄭玄曰。以水澤之地。種穀也。秔按。穀者粳糯並稱焉。漢有稻田使者。是通指稉秔而言。所以後人混稱。不知稻卽稉也。顔說非也。禹錫亦不知其非也。旣謂通呼粳糯爲稻。並通指秔稉而言。而又云後人混稱。不知稻是卽糯也。今依此二說。而謂漢以上無粳米。皆是臆度不足取焉。李春懋亦未知此謬矣。王叔和改稻米作粳米。此說未知出於何書。但外臺秘要第五溫瘧病方內。引千金論。白虎加桂枝湯服度煑法後曰。傷寒論云。用秔粳米。不熟稻米是也。今校之千金二方。無所見焉。古本有此說。亦不可知矣。我門常依仲景之方。而試粳米之功。奏其方之效。則今粳米。卽古粳米。不俟余辨矣。醫者苟用之。不別粳糯亦可也。殊不知粳糯卽是一稻米矣。又按肘后方。治卒腹痛。粳米煑飲之。是卽附子粳米湯方內。用粳米之意。葛洪蓋取之乎。

互考

爾雅翼。引氾勝之云。三月種秔稻。四月種秫稻。稻若詩書之文。自依所用而解之。

如論語食夫稻。則稻是秔。月令秫稻必齊。則稻是稉。周禮牛宜稌。則稌是秔。詩豐年多黍多稌。爲酒爲醴。則稌是稉。又稻人職掌。稼下地至澤草所生。則種之芒種是明稻有芒有不芒者。今之稉則有芒。至糯則無。是得通稱稌稻之明驗也。然說文所謂沛國謂稻曰稉。至郭氏解雅稌稻乃云。今沛國稱稌。不知說文亦豈謂此稌訛爲稉邪。將與郭自異義也。杶按。許愼東漢人。郭璞西晉人。許豈有將與郭自異義之理乎。蓋許愼之說方言也。郭璞之說稌。亦稻之屬也。近來古方家。或惑本草者流之說。而偏用今之糯米者非也。

小麥

甘草小麥大棗湯。

右一方小麥一升。

大麥

消石礬石散。

右一方。用大麥粥汁服之。

枳實芍藥散。

右一方。用麥粥汁服之。

已上皆用今大麥。

粉

甘草粉蜜湯。

右一方。粉一兩。

品考

粉。粱米粉也。千金方。解百藥毒篇曰。解鴆毒及一切毒藥不止煩懣方。乃此甘草粉蜜藥也。粉作粱米粉。毒藥。蓋藥毒顛倒也。金匱要略依此。又千金翼方。作藥毒不止解煩。外臺秘要解諸藥草中毒方內引千金翼方療藥毒不止解煩悶。今本千金翼方脫悶字。又粱米粉作白粱粉。白粱。乃粱米白者也。又有黃粱。故今作白粱者。所以別於黃粱也。二書又俱毒藥作藥毒。由是觀之。粉是粱米粉。而毒藥。是

藥毒明矣。正字通曰。凡物礲之如屑者。皆名粉。粉爲通稱。非獨米也。故粉有豆屑米粉。又有輕粉、胡粉、鉛粉、白粉之名。則如此藥方。亦不可單稱粉矣。然則二書作粱米粉者爲正。況復金匱要略成於趙宋。固多脫誤。蓋脫粱米二字明矣。千金方翼方。外臺秘要。成於李唐。但有訛謬耳。今宜從三書。作粱米粉。試之得有應驗矣。

辨誤

凡粉。米粉也。釋名曰。粉。分也。研米。使分散也。夫米者。謂諸米。說文。米粟實也。爾雅翼曰。古不以粟爲穀之名。但米之有稃穀者。皆稱粟。然則米是粟實之稱也。說文。粉傅面者也。韻會云。古傅面亦用米粉。又染之爲紅粉。杶按。米者。九穀六米之米也。周禮地官舍人掌粟米之出入。註九穀六米者。九穀之中黍、稷、稻、粱、苽、大豆、六者皆有米。麻與小豆、小麥、三者無米。故云九穀六米。然則粉是六米粉明矣。不必俟余辨。故宜呼稻米粉。黍米粉。稷米粉。粱米粉。米粉矣。無單稱粉之義也。尚書益稷粉米之粉。別有其義可考。或曰。甘草粉蜜湯之粉。胡粉也。李彬之說。胡粉有毒。能殺蟲。本草曰。殺三蟲。陶弘景曰。療尸蟲。陳藏器曰。殺蟲而止痢也。由此諸說。則非胡粉能治蟲乎。然則粉必胡粉。而似非米粉也。事物記原。輕粉條曰。實錄曰。蕭史與

秦繆公練飛雲丹。第一轉與弄玉塗之。名曰粉。卽輕粉也。此蓋其始也。（實錄乃三儀實錄也）是燒其水銀者也。又胡粉條曰。墨子曰。禹作粉。張華博物志曰。紂燒鉛作粉。謂之胡粉。續事始曰。鉛粉。卽所造也。（杺按鉛粉蓋粉鉛之誤）右二說。雖出實錄。蓋諸家雜說。而非事實也。飛雲丹之說。涉怪誕矣。或曰粉、鉛粉。或曰粉、輕粉。雖然古書單稱粉者。多是米粉也。益稷曰粉米。蓋指其形狀。周禮人職曰。粉餈。況復從米分聲。則皆似指六米也。胡粉、輕粉。以其物似米粉。而得粉名矣。然則粉非胡粉、輕粉明矣。凡方書。曰胡粉曰輕粉。曰粉鉛。未嘗見單呼粉者。今唯甘草粉蜜湯一方。金匱謂之粉與蜜。方名亦謂之粉蜜湯。故後世醫者惑焉。或曰胡粉。或曰輕粉。或曰稻米粉。殊不知千金方及翼方、外臺祕要旣謂之粱米粉。豈可不取徵於三書乎。今略謂之粉蜜湯者。猶桂枝加桂湯之桂耶。況復試之粱米粉。最有效矣。由是觀之。金匱方內。脫粱米二字明矣。天下醫者惑。則其證不治。可嘆乎哉。

赤小豆

瓜蒂散。

右一方。赤小豆一分。

赤小豆當歸散。

右一方。赤小豆三升。

右二方之外。用赤小豆之方。皆非仲景之意。今不取焉。

膠飴

大建中湯、小建中湯、黃耆建中湯。

右三方膠飴各一升。

主治膠飴之功。蓋似甘草及蜜。故能緩諸急。

考證

小建中湯證曰。腹中急痛。又曰裏急。又曰婦人腹中痛。大建中湯證曰。上下痛而不可觸近。黃耆建中湯證曰裏急。依此三方。則膠飴能治裏急。夫腹中急痛。腹中痛。豈非裏急矣乎。余故曰。膠飴之功。與甘草及蜜相似矣。

酒

八味丸、土瓜根散、赤丸、天雄散。
右三方各酒服之。
下瘀血湯。
右一方酒煑之。
品考
中華造酒與本邦造法不同。然試其功。又無所異矣。凡單呼酒者。皆用無灰淸酒。

醇酒

美淸酒。同麻黃醇酒湯。
右一方美淸酒五升。
品考
醇酒。乃美淸酒。故云以美淸酒煑。漢書師古註。醇酒不澆。謂厚酒也。按厚酒者。酒

之美者也。故曰美清酒。

清酒

當歸芎藭膠艾湯。

右一方。水酒合煑。

品考

李時珍引飲膳標食題云。酒之清者。曰釀。說文。釀醞也。然則清酒。宜用平常所飲。無灰清酒也。

法醋

大猪膽汁導法。

右一方。

品考

法醋無所考。蓋如法造釀之醋矣乎。成本無法字。

苦酒

苦酒湯、黃耆芍藥桂枝苦酒湯。

右二方上方無升合。下方一升。

品考

陶弘景曰。醋亦謂之醯。以有苦味。俗呼苦酒。由此說。則苦酒是俗稱。蘇恭曰。醋有數種。惟米醋二三年者入藥。杶按。此米者。是稻米。釋名曰苦酒。醇毒甚者。酢苦也。本邦所造。皆米醋。甚釅。今用之有功。其人必心煩不止。故黃耆芍藥桂枝苦酒湯法曰。溫服一升。當心煩。若心煩不止者。以苦酒阻故也。阻者。蓋惡阻之阻也。用之必有心煩不止者。是其阻也。

美酒醯

黃耆芍藥桂枝苦酒湯法後曰。一方用美酒醯代苦酒。然則美酒醯者。蓋以美酒所造之醋矣。酢醋本謂之醯也。故周禮有醯人職可考。

白酒

栝蔞薤白白酒湯。

右一方。白酒七升。

栝蔞薤白半夏湯。

右一方。白酒一斗。

品考

周禮酒正。職辨四飲之物。三曰漿。鄭玄曰。漿、今之酨漿也。陸德明音義。昨再反。疏云。此漿亦是酒類。故字亦從酉。省酨之言載。米汁相載。漢時名爲酨漿。許愼說文漿字註云。漿、酢漿也。本作𤖭。從水將。省聲。今作漿。又酨字註云。酨、酢漿也。從酉𢦏聲。博雅云。酨、漿也。師古亦云。酨、漿也。禮記內則曰。漿水醷濫。鄭玄註。漿字曰酢酨。按或曰酨漿。或曰酢漿。或曰白酒。皆是酒正所造之漿也。千金方。白酒作白酨漿。或作白酨酒。外臺祕要亦同。但指此方內白酒矣。夫謂之酒者。造釀之法。大抵與酒同。又以酒正所掌。故謂之白酒。或謂之白酨酒。蓋白酒者。白酨酒略稱矣。李時

珍本草綱目地水類載漿水。釋名謂之酸漿。兵部手集謂之酸漿水。產寶亦同。時珍今不載白酒、酨漿、白酨酒、白酨漿者。蓋屬脫誤矣。但薤白附方。引仲景栝蔞薤白白酒湯。又引千金方栝蔞湯。（卽仲景栝蔞薤白半夏湯。白酒作白酨漿）雖有白酒、白酨漿之名。然本部不載之者。彼人未得知仲景用白酒之意也。彼是一草醫。但好本草家之言者也。不足深責之。唯註酨字曰酨音在。酸漿也。是知酨之爲酸漿。而不知漿水之爲白酒也。杬按。白酒。乃大觀本草玉石部漿水是也。周禮酒正職漿明矣。然則白酨漿、白酨酒、白酒。及酨漿、漿酨、酢漿、酸漿、酨酒。皆是漿之別名略稱也。造法詳出于陳嘉模本草蒙筌。時珍亦取嘉模之法。雖然。其造法不悉具。疑有脫誤矣。近比問諸華客汪繩武曰。白酒卽白酨漿。原米之濃汁。以一倍之汁。加三倍之水。冲入作爲白酒矣。造法。用糯米浸一宿。蒸熟。候溫。以白色麯末。拌入缸內。用稻草護暖。三日後成漿。入水。卽成酒。氣味甘苦。十月間做者。名曰十月白。尤佳也。今按此造法。與我邦呼爲甜酒者同法。或一夜而熟者。呼雞鳴甜酒。或二三日而成者。謂之醴酒也。造法大抵相似。嗚呼。韃清奸商所言。不足信焉。今唯存以備博物者一事云爾。

辨誤

仲景之方。始有白酒之名。晉唐以後。諸子方書。及諸家本草。未嘗有說白酒之功者。何哉。晉唐醫人。未知此物之功乎。諸家本草。何其略之乎。又可疑耳。但李時珍本草所引子母秘錄。有栝蔞白酒治乳癰之方。此外又無所見焉。余嘗謂仲景氏之方法者。自王叔和撰次之後。歷隋唐至宋明。而無有一人全執之者。如何則我今以其藥物與病證知之。曰。何以知之乎。曰。夫仲景嘗用䗪蟲。而諸家醫書。未嘗見用其方者。仲景嘗用白酨酒。而諸家本草。未嘗論及此物。仲景嘗治婦人藏躁。有甘草小麥大棗湯。而古今諸家。未嘗知其證之治法。則不能用此方。仲景嘗治胸痺。有白酨酒二湯。而天下醫者。未嘗知胸痺證候。則不能用白酨酒二方。然則二千年來。不能全執仲景方法也。我今於是乎知之。嗚呼。吾黨小子。幸依東洞翁之德。而得全執仲景方法。豈可不謂天之寵靈乎哉。夫白酨酒之功之湮滅也久乎哉。諸家本草。唯載漿水於水部。而不知爲造釀之物。故不載之造釀部。而載之地水部。大觀本草。又誤載之玉石部。亦可笑哉。漿水與酒酢。實爲造釀物矣。若其以地水造之。而載之水部。則酒酢亦當載之水部。蓋本草之謬。往往如此。

考證

栝蔞薤白白酒湯證曰。胸痺之病。喘息欬唾。胸背痛。短氣。栝蔞薤白半夏湯證曰。胸痺不得臥。心痛徹背。因此二方之證。則白酒能治胸背及心痛煩悶。夫前方之證輕。而後方之證重。其義如何。則凡胸痺之爲病。喘息欬唾。胸背痛短氣是也。今其痛甚。而心痛徹背。則其證爲重。故前方者。白酒七升。而後方爲一斗。其以此分別其輕重而已。

漿水

礬石湯。

右一方。漿水煑之。

蜀漆散、半夏乾薑散、赤小豆當歸散。

右三方。漿水服之。

淸漿水

枳實梔子豉湯。

右一方。以清漿水煑之。

品考

漿水、清漿水二品。俱與白酒同物。清者。蓋取其清者。

辨誤

古今醫人不知白酒、白截漿、白截酒、漿水。皆爲同物。遂無一人解其品物者。是不能手自使用仲景之方也。可勝嘆乎。凡仲景之方。非仲景所自制之方也。蓋撰用古人之成方。而取其純粹者也。故如附子、爲頭、天雄。本是同根一物。而或曰附子湯。或曰爲頭煎。或曰天雄散。是仲景取古人各各所稱之方。以不改其名。而使用之者也。是以此一漿而或謂白酒。或謂漿水。或謂清漿水。如彼醯酢、苦酒亦然。皆因古人所稱。而唯取其方治而已。無復異論。醫者其思諸。

白飲

牡蠣澤瀉散、五苓散、半夏散。

右三方。皆白飲服之。其餘皆云飲服。

品考

白飲。蓋白湯。或云無所考。

辨誤

凡曰飲。曰白飲。蓋一物矣。然此三方。但謂白飲服之者。必有所異乎。然金匱要略。茵陳五苓散服法曰。先食飲方寸七者。蓋飲字上脫白字。飲字下脫和服二字。外臺秘要可考。若夫飲者。是四飲六飲之飲。則周禮酒正。有清醫漿酏。膳夫職有六。清水漿醴䣼醫酏。乃六飲也。而飲皆寒飲。故食醫職曰飲齊眡冬時。註曰。飲宜寒。由此諸說。則單稱飲者。及稱白飲者。豈此四飲六飲之謂矣乎。又膳夫職食飲。註曰。食、飯也。飲、酒漿也。則是又單稱飲者。恐酒漿二物之謂乎。雖然。如此散方。豈以酒漿二物而互服之乎。又按飲及白飲。疑俱是白酒之謂歟。又謂之白湯。亦無所徵焉。俟他日考訂。

飲

葵子茯苓散、猪苓散、栝蔞瞿麥丸、半夏麻黃丸、乾薑人參半夏丸、排膿散、麻子仁丸、防己椒目葶藶大黃丸、桔梗白散、蒲灰散、滑石白魚散、蜘蛛散、當歸貝母苦參丸。

右十三方。皆謂飲服。三國志華佗傳曰。便飲麻沸散。須臾便如醉死。然則飲者。乃服散之義乎。又湯水飲散之謂乎。考見上。

煖水

五苓散服法。煖水。蓋溫煖之湯矣。

辨誤

五苓散服法曰。白飲服之。或云白飲是白湯。白湯是熱湯。熱湯是煖水。若其說是。則何謂服以白湯。助以煖水乎。按白湯是熱湯之謂。而煖水是溫煖之湯矣。殊不知一湯而分以二名乎哉。

沸湯

文蛤散。

右一方。以沸湯服之。

麻沸湯

大黃黃連瀉心湯、附子瀉心湯。

右二方。以麻沸湯漬之。

品考

沸湯、麻沸湯。並是熱湯。出於本草綱目。

雞子白

苦酒湯。

右一方。

雞子黃

排膿散、黃連阿膠湯。
右二方。

鷄屎白

鷄屎白散。
右一方。

馬通汁

柏葉湯。
右一方。

品考

大觀本草云。屎名馬通。按屎。卽白馬屎。絞取其汁。故曰馬通汁。

猪膏

猪膏髮煎。
右一方。

猪脂

雄黃葶藶方。
右一方。

品考

猪膏、猪脂本是一物。說文曰。戴角者脂。無角者膏。是但註其字耳。內則曰。脂用葱。膏用薤。鄭玄曰。脂肥凝者。釋名曰。膏則猪脂。猪膏者。宜以凝釋分之。

猪膚

猪膚湯。
右一方。

品考

禮運曰。膚革充盈。疏云。膚是革外之薄皮。革是膚內之厚皮。然則猪膚者。猪之外膚也。

猪膽

大猪膽汁導法、白通加猪膽汁湯、四逆加猪膽汁湯。

右三方。

品考

仲景之用猪膽。唯三方。皆用其汁。是乃生猪膽汁也。非以乾者爲汁用之。本邦不畜猪。無所得其生猪膽矣。庶以乾猪膽爲汁用之亦可乎。

獺肝

獺肝散。

右一方。

品考

獺乃水獺。

羊膽

四逆加猪膽汁湯。
右一方。方後云。如無猪膽。以羊膽代之。

羊肉

當歸生薑羊肉湯。
右一方。

蜘蛛

蜘蛛散。
右一方。
品考

羅願曰。鼅鼄布網於簷四隅。狀如罾。自處其中。飛蟲有觸網者。輒以足頓網。使不得解。乃此物也。其餘不入藥。

蠐螬

大蠱蟲丸。

右一方。

品考

邢昺曰。在糞土者名蠐螬。陳藏器曰。蠐螬身短足長。背有毛節。入秋化爲蟬是。

白魚

滑石白魚散。

右一方。

品考

東洞翁曰。白魚。卽白鯉魚。李時珍引劉幹曰。白魚生江湖中。色白頭昂。大者長六

七尺。按史記周紀。白魚躍入於王舟者。即此物。

互考

大觀本草云。白魚甘平無毒。主去水氣。大者六七尺。色白頭昂。生江湖中是。乃開寶本草宋馬志之說也。然白魚之名。出於周紀。由來久矣。廣韻鱎字註云。鱎。居夭切。集韻。舉夭切。音矯。白魚別名。李時珍云。白魚釋名。鱎魚音喬。白亦作鮊。白者色也。鱎者。頭尾向上也。鮊唐韻旁陌切。音白。博雅。鮊、鱎也。字書。皆以爲鱎。說苑宓子賤陽橋魚之橋。說苑及爾雅翼等。皆作橋梁之橋。字書何以改橋爲鱎從魚乎。陽橋本魯地名。橋鱎竝音喬。夫以所生陽橋之水之魚。名鱎乎。未知何是。說文韻會倶無鱎字。玉篇鱎。奇兆切。白魚也。字書蓋由玉篇以爲陽橋魚之鱎乎。若由說苑陽書之言。則此白魚者。其爲魚薄而不美者歟。由此觀之。白魚之名。本出於周紀。躍入於王舟者。豈指衣書中白魚乎。李時珍曰。形窄腹扁。鱗細。頭尾倶向上。肉中有細刺。武王白魚入舟。即此。我肥藩江河中有此物。其形大抵似鯉。曰白鯉魚。其味薄而不甚美。能利水愈腫。用之有效。漁人取而棄之。又非鯉類。疑此物真白魚矣乎。俟後日試效。

衣中白魚

爾雅釋蟲。蟫、白魚。郭璞註。今衣書中蟲。一名蛃魚。別錄及圖經千金翼方。亦同。千金方、外臺秘要。或曰衣中白魚。或曰書中白魚。又單稱白魚。雖然。本經未嘗以白魚爲本名。則古方所謂白魚者。是必魚部白魚。非衣書中白魚矣。況又蟲而得魚名者。以其形稍似魚。其尾又分二歧。故得蟫及蛃魚、壁魚、蠹魚、之名。雖然。但不可單以白魚爲本稱也。後之用此者。能治小便不利。則益以衣中白魚爲古方白魚矣。滑石白魚散證曰。小便不利。此方本載於金匱要略小便利淋篇內。則蓋淋家小便不利者主之。本草衣魚。主治小便不利。別錄療淋附方又載此方。主治小便不通。然則諸家皆以衣魚爲白魚明矣。雖然。此方內白魚。未可知衣中白魚否。並存此二物。以俟後之考訂試效。

辨誤

凡藥方內。有不以本名稱。而以異名呼之者。不欲使人知其物也。是皆後世醫家之陋也。獨仲景之方。無以異名稱之者。如彼烏頭、附子、天雄。則以其年數形狀稱

之。如彼芒硝、硝石、朴硝。則以其製之精粗。功之緩急取之。如彼白截酒、漿水。則以諸家所稱之名呼之。或以諸家所傳之方錄之。蓋無異義。按仲景撰用諸家之方。未嘗變其方名。依其所稱而取之耳。然則如此白魚散。當須依其本名矣。由是觀之。白魚者。蓋非衣中白魚明矣。明者其審諸。

文蛤

文蛤湯、文蛤散。

右二方。文蛤各五合。

考證

文蛤湯證曰。渴欲得水。而貪飲者。文蛤散證曰。意欲飲水。反不渴者。又曰。渴欲飲水不止者。據此二方證。則文蛤者。不問渴不渴。能治意欲飲水者。

品考

唐本草註曰。文蛤大者圓三寸。小者圓五六分。非海蛤之類也。杶按。圓字疑圍字之誤矣。蜀本圖經云。背上斑文者。三月中旬採。陳藏器曰。文蛤。未爛時。殼猶有文

者。杶又按。蛤蜊之小而有紫斑者是也。

雄黃

雄黃熏方、疳蟲蝕齒方。

右二方。

品考

凡雄黃者。以雞冠色瑩英者爲上品。諸家本草可考。

礬石

礬石丸、硝石礬石散、礬石湯。

右三方。

品考

礬石。白而瑩淨明亮者爲上品。一種自然生者。如柳絮。名柳絮礬。爲最上品。我藩阿蘇山垂玉溫泉。多產此物。

戎鹽

茯苓戎鹽湯。

右一方。

品考

戎鹽。卽青鹽。說詳於諸家本草可考。

辨誤

李時珍本草附方。引此方。曰。小便不通。戎鹽湯。用戎鹽彈丸大一枚。茯苓半斤。白朮二兩。水煎服之。仲景金匱方云云。按金匱要略。作小便不利。夫不利與不通。其證不同。不利者。雖少少利之。亦不快利之謂也。不通者。決不通利之謂也。卽小便閉是也。故仲景於此方。謂之不利。而不謂之不通也。今考其病證。有所不同者。又戎鹽湯上脫茯苓二字。唯分兩不異而已。至謂水煎服之。則略其煑法。何其疎漏乎。又云。仲景金匱方。夫時珍之取仲景之方。往往如此。或云張仲景金匱要略。或云金匱玉函方。引其書名。亦不一定。錄其煑法。亦多略之。至如略引其書。則無害

於治。今略其煮法服度。則恆醫苟取其法以施之病人。豈惟不無益其病而大害於其治矣。時珍之作本草也。其疎漏亦往往如此。況至於品目其庶物亦自有闕略。失其真者。天下醫人。何其心醉彼人矣乎。

雲母

蜀漆散。

右一方。

禹餘糧

赤石脂禹餘糧湯。

右一方。

辨誤

宋版傷寒論赤石脂禹餘糧湯方。曰太一禹餘糧。此方宜用禹餘糧也。太一二字。後人妄添。說詳於諸家本草。

代赭石

旋覆花代赭石湯。

右一方。

品考

赭石。本出於代州者爲上品。故得代赭石名。猶蜀椒、川芎。若得赤絳青色。如雞冠有澤者。宜供治材。不必代州之物矣。

真硃

赤丸。

右一方。此方内真朱爲色。故得赤丸之名。

品考

真硃者。卽丹砂。丹砂。卽硃砂也。陶弘景曰。作末名真硃。卽今辰砂也。凡以辰州物爲良。故得辰砂之名。猶代赭石矣。

辨誤

和醫多不分硃砂與銀朱。並呼爲辰砂。往往用之大誤病人。銀朱本出於水銀。最有毒。可不辨乎哉。

黄丹

柴胡加龍骨牡蠣湯。

右一方。

品考

黄丹。卽鉛丹。

白粉

蛇床子散、猪膚湯。

右二方。

品考

白粉。卽鉛粉。今胡粉也。釋名曰。胡粉。胡餬也。脂和以塗面。本草粉錫條可考。

黃土

黃土湯。

右一方。

品考

黃土。卽竈中黃土。

苦參

當歸貝母苦參丸、三物黃芩湯。

右二方。

狼牙

狼牙湯、爲頭赤石脂丸。

右二方。

品考

狼牙。卽本草草部狼牙草。

辨誤

後世以狼獸之牙充之者。非也。豈有以狼獸牙汁。瀝陰中之瘡之理乎。

蒲灰

蒲灰散。

右一方。

品考

蒲灰。諸家本草無所見焉。是葢香蒲草機上織成者。別錄方家燒用是也。李時珍本草蒲蓆附方載此方。

葦莖

葦莖湯。

右一方。

品考

葦莖。乃蘆葦之莖。去葉者也。外臺秘要作剉葦。又引仲景傷寒論云。葦葉切一升。然則莖葉俱用之。

知母

白虎湯、白虎加人參湯、白虎加桂枝湯、酸棗湯。

右四方。

主治煩熱。

考證

白虎湯證曰。表有熱。又曰。裏有熱。白虎加人參湯證曰。大煩渴。又曰。表裏俱熱。舌上乾燥而煩。又曰。發熱。又曰。身熱而渴。酸棗湯證曰。虛煩。今由此諸證。則知母能治煩熱。

麥門冬

麥門冬湯、竹葉石膏湯。

右二方。

蛇床子

蛇床子散。

右一方。

麻子仁

麻子仁丸。

右一方。

品考

麻子仁。疑非今大麻、火麻之類。別有考。不贅於此。

土瓜根

土瓜根散、土瓜根導法。

右二方。

辨誤

土瓜根散。脈經作王瓜根散。本草或云土瓜。或云王瓜。禮記月令。作王瓜生。呂氏春秋。作王善。淮南子亦作王瓜。則土字蓋王字之訛也。宜呼王瓜根散。

品考

王瓜。其殼徑寸。長二寸許。上圓下尖。秋冬間熟。紅赤色。子如螳螂頭者是也。

乾蘇葉

半夏厚朴湯。

右一方。

葱白

白通湯、白通加猪膽汁湯。

右二方。

敗醬

薏苡附子敗醬散。

右一方。

品考

敗醬。後世或以白花者爲真物。然今以黃花者試之有效。故我門不取白花者。

瓜子

大黃牡丹湯。

右一方。

品考

瓜子。用甜瓜子仁。今或權用冬瓜子。

瓜瓣

葦莖湯。

右一方。

品考

瓜瓣乃瓜瓣。說文。瓣、瓜中實也。

蕘花

小青龍湯。加減法內有蕘花。本方無所用之。

瞿麥

栝蔞瞿麥丸。

右一方。

薯蕷

八味丸、栝蔞瞿麥丸。

右二方。

商陸

牡蠣澤瀉散。

右一方。

海藻

同上。

右一方。

葵子

葵子茯苓散。

右一方。

品考

凡方稱葵子者。卽冬葵子。

乾漆

大䗪蟲丸。

右一方。

皂莢

桂枝去芍藥加皂莢湯、皂莢丸。

右二方。

蜀椒

大建中湯、烏梅丸。

右二方。

椒目

防己椒目葶藶大黃丸。

右一方。

烏梅

烏梅丸。

右一方。

秦皮

白頭翁湯、白頭翁加甘草阿膠湯。

右二方。

蘗皮

白頭翁湯、白頭翁加甘草阿膠湯、梔子蘗皮湯。
右三方。

山茱萸

八味丸。
右一方。

柏葉

柏葉丸。
右一方。

品考

凡藥方內稱柏葉者。皆用今側柏葉。

竹葉

竹葉石膏湯。
右一方。
品考
凡方內稱竹葉者。用淡竹葉也。諸竹亦可補其闕。

竹茹

橘皮竹茹湯。
右一方。
品考
凡方內稱竹茹者。用淡竹之茹。若無。則諸竹亦可權用。

亂髮

猪膏髮煎、滑石白魚散。
右二方。

人尿

白通加猪膽汁湯。

右一方。

右七十又八品。仲景一二方劑。俱使用之。故無所取其徵者。如彼粳米之於白虎湯、附子粳米湯、竹葉石膏湯、麥門冬湯七證也。小麥之於甘草小麥大棗湯證也。赤小豆之於瓜蔕散證也。膠飴之於大小建中湯二證也。雞子白之於苦酒湯證也。礬石之於礬石丸、硝石礬石散、礬石湯三證也。土瓜根之於土瓜根散證也。乾蘇葉之於半夏厚朴湯證也。瓜子、瓜瓣之於大黃牡丹皮湯、葦莖湯二證也。皂莢之於皂莢丸、桂枝去芍藥加皂莢湯二證也。蜀椒之於大建中湯證也。秦皮、白頭翁、蘗皮之於白頭翁湯二方證也。山茱萸又薯蕷之於八味丸證也。是所以其日用試效者也。雖然。皆在於成方妙用如何而已。不必在於取一味一味之功。則又無所以取其徵者。故東洞翁於此七十餘品。蓋闕如。但粳米之於方也。凡七首。此物之於民食也。其美與錦比焉。其功亦所以最大者。故又治其疾病亦多其功。而

本草不載此物者。何哉。惟陶弘景別錄。始載粳米治病之功。曰。益氣。止煩。止渴。止洩。不過此四功也。蓋仲景之用粳米也。白虎湯三方證曰。大煩渴。或曰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或曰口燥渴。或曰渴欲飲水口乾舌燥。或曰熱骨節疼煩。竹葉石膏湯證曰。逆欲吐。麥門冬湯證曰。大逆上氣。大逆者。上逆也。上逆則必煩渴。煩渴則舌上必乾燥。是粳米有止煩止渴之功也。桃花湯證曰。下利。又曰下利不止。附子粳米湯。又能治腹痛下利。是粳米有止洩之功也。故陶弘景嘗見此數方之證。以爲粳米止煩止渴止洩也。益氣者。是道家言。非疾醫之事矣。近世稱古方家者。以爲民生常食之物。安能治彼病毒矣乎。是未知粳米之功。取徵於此七方也。夫粳米若作穀食則實爲蚳民生命。作之藥物則又足以爲治病大材。猶生薑、大棗。作之菜菓則足以養性。作之藥物則大有力於治病毒也。雖然。仲景之用粳米也。有其主治。未可悉知者。唯存而不論亦可也。肘后方有粳米一味。治卒腹痛之方。由此觀之。又附子粳米湯之治腹中雷鳴切痛。桃花湯之治下利腹痛。亦似偏取粳米之功矣。猶小麥之治急也。如彼白截酒。則中華人家常所造釀者也。經日易損。故不能久藏蓄之。我邦飲物。未嘗用白截酒矣。故無敢造釀者。假令醫家雖

其欲常藏蓄之。未能每每造釀之。則豈得備於不虞矣乎。苟亦每每造釀之。不堪其費之多也。故若遇胸痺之病。則白截酒其何所取之。是我古方家之所嘆也。嗚呼。皇和與中華土宜之所然也。我其無如之何而已。此外若有往往試之者。俟他日之論定考徵云爾。

安永戊戌初夏十二日

藥徵續編終

附言十七則

一仲景之方之有徵也。藥亦有徵。東洞先師嘗有藥徵之舉。大行于海內。始開天下古今之人之眼目。非如後世諸家本草之書之墨墨也。嗚呼。天下古今。何其諸家本草之書之墨墨也。是實耳聽之而目不視之者之言也。墨墨亦宜乎哉。故其書之夥多也。雖汗牛充棟。亦何徵之有。是其所以爲墨墨也。

一古者本草之書之出也。陰陽服餌之言也。陶弘景羽之鏃之。深入天下古今之醫之肺腑。陶實爲之嚆矢矣。夫晉唐以降之爲醫也。蓋以二家之言。別立醫之方法者也。故其爲方法也。不之服餌家。則之陰陽家。又何醫治之有。仲景之方法。于是乎亡。又何徵之爲。嗚呼。藥之有徵也。二千年來。始有先師之舉。嗚呼。天下古今。別有其人乎。

一晉唐以降之方之存也。有若肘后方。有若千金方。有若外臺祕要。其方垂數千。今欲取之而徵之於其法。無一可徵之於其法之方。何其無一可徵之于其法之方耶。無藥之可徵之于其證之方也。無藥之可徵之于其證之方。則無方之

可對之于其證之法也。方之不對于其證也。病何以治哉。苟施其方而謂之治者。非偶中則病自愈之時。與毒自靜之時也。醫人其著眼于此。則疾醫之道。明明察察。

一王叔和嘗撰次仲景之書云。未知其是否。蓋所謂撰也者。撰擇仲景之方法。於己之臆度者也。所謂次也者。相次自家之方法。於仲景之書者也。是傷寒雜病論之所以攙入附會也。隋唐之醫之所以不能辨別分析焉也。葛洪之作肘后方也。孫思邈之著千金方也。王燾之輯外臺祕要也。皆不知取之於仲景氏。而取之於叔和氏傷寒雜病論之不顯也。職是之由。天下之爲醫者知視仲景氏之方法於三子者之書。而未嘗能知視仲景氏之真面目。於傷寒雜病論尙乎哉。至趙宋之時。藏一本於御府。天下之爲醫者。未嘗能知有仲景氏之方法矣。故未嘗能知仲景氏之爲何等者。當此時天下之爲醫者。知仲景氏之言之一二有存焉。而未嘗能知仲景氏之方法之全然有存焉。又未嘗能知仲景氏之醫之爲古之疾醫之遺矣。又當此時天下之爲醫者。別立醫道于己之臆度。是汗牛充棟之書之所以起也。嗚呼。當仲景氏之書之不顯之時。而別立醫道云

者。則不得不取之於己之臆度矣。至開寶治平之際。而仲景氏之書之再出也。摹印雕版。頒行天下。于是天下之爲醫者。雖知有仲景氏之方法。視仲景氏之書。亦猶己之臆度之醫道矣。我今于林之校正。成之註解乎見之。于是仲景氏之方法之與趙宋氏之醫道者。混淆焉。涇渭不分。緇澠不辨。遂至今之醫流矣。

一聖人既沒。大道乖矣。七十子已死。大道裂矣。當春秋戰國之際。聖人之大道。與天下國家。共分崩離析矣。豈得不命與數矣乎。嗚呼。聖人之大道猶且然。況于小道醫之爲術乎。世之無聖人也久矣。我無所取于正矣。嗚呼。我不能取正于聖人之道。則我其不可不取徵于聖人之言。苟不取徵于聖人之言。則言皆不得不取之于己之臆度。事亦然。于是乎聖人之道將墮于地矣。醫之爲道亦然。苟不取徵於仲景氏之言。則言皆不得不取之於己之臆度。事亦然。夫言也者法也。事也者方也。素問九靈之說。醫也理也。本草之說。治也妄也。妄之與理。君子不依。故彼書之說醫也。其謂之存炎黃氏之遺於十之一二則可也。謂之炎黃氏之道則惑也。故如彼書。又無有方法之可言。則後世之有方法也。苟不取之於妄之與惑。則不得不取之於己之臆度矣。仲景氏沒後。天下古今之爲醫

者。滔滔皆是。所謂晉後之醫者。僞統乎哉。故先師獨取徵於仲景氏之方法。以開二千年來眼目者也。嗚呼。藥徵之爲書。不亦偉乎。

一先師者。非文儒之徒也。故其著書也。不爲修辭。不爲文章。其意唯在於辨古人之妄。釋今人之惑而已。故言皆係於事實。先師嘗謂參互而考之。次之以古今誤。其藥功者。引古訓而辨之。是以先師之爲藥徵也。仲景之方。取徵於仲景之法。仲景之法。取徵於仲景之藥。方法之與藥。無一所違戾者。余故曰言皆係於事實。何其修辭文章之爲。世醫之詆斥先師也。以文章修辭者。抑末。今余之於此編亦然。余也性實。拙於文辭。取笑於大方。亦所不辭也。

一余之爲醫也。陋且拙也。豈足奉東洞先師之敎。以修仲景氏之術乎。雖然。余也從事斯方三十有餘年於茲矣。余之爲醫也陋且拙。亦豈無所不熟十之一二乎哉。余也自嘗修仲景氏之術。不加減於方。不出入於藥。唯隨其證而治之耳。嗚呼。余之爲醫也陋且拙。亦豈無所不愈十之一二乎哉。如余但奉先師之敎。以建方之極。取藥之徵者也。故今所徵於此之藥者。是皆所徵於日用之病者也。夫今之爲醫者不然。不自憚之甚。妄意加減於方。出入於藥。寧知方法之有

規則乎哉。是余之所畏也。

一東洞先師常用所徵本編之藥。凡五十有三品。余亦於此品。而所以徵之。得其徵者也。無復異論矣。先師之言至矣盡矣。吾豈有所容喙哉。今此編所載十品。附錄七十有八品。十品者常用之物而本編所不載也。是乃余之常用所徵。而所得其功效者也。是所以私竊補先師之遺也。又未嘗取之於已之臆度。而所以徵之於日用之事實。試之於日用之證候者也。嗚呼。如此數品。先師豈有所不徵乎。蓋未終之而沒者也。噫可惜乎哉。余之補之。有所大憚於先師者。世之君子。其謂之何哉。雖然。余也其不言之。孰又言之。余也死矣。此言已矣。嗚呼。余之補之。唯不免狗尾續貂之誚。是懼。

一續編十品。先師日用所施之物也。本編不載其功之與徵者。何也。是前所謂蓋未終之而沒者也。惟蜀漆之助牡蠣龍骨而治動之劇也。蜜之緩諸病之急而助諸藥之毒也。是余之所常試。而古今醫人所未嘗言及者也。余之執斯方。三十年之尙矣。豈無一二之所得矣乎。明者其試諸。

一䗪之爲蟲。我邦未產此物。二十年前。余再遊于先師之門。先師出一頭示余。余

又得一二於直海元周之所。余遂贈之先師。先師喜而藏之。然則先師未嘗得試蠶蟲之功效矣。爾後余多得之。於是余先試之內人之病而有效焉。後又試之於他人之病而有效焉。此時先師既沒。噫。我邦試蠶蟲之功者。余於先師之門。爲之先登。故今著之。

一粉之爲物。趙宋以來。未嘗得其的實之品。故醫者誤治甘草粉蜜湯證者。不爲不少。余今訂之諸書。而始得其眞物。又始得治其證矣。

一白酨酒之治胸痺之病也。唐宋以後。諸書所不載也。余又訂之。而得其造釀之法矣。胸痺之病。其自此有治乎哉。

一先師嘗謂余曰。吾自唱古疾醫之道。數十年於今矣。遊我門之士。不下數百人。雖然有傳方之人。而無傳道之人也。吾子其勉旃。余自辭先師二十年於茲矣。余嘗知受業於東洞之塾者。亦不下數十人。余又見其人。無一人不口先師之醫者。然未嘗聞有得先師本旨者。若有其人。亦或有專長於下劑者。或有純執家塾方者。或有二三執仲景之方。七八取唐宋之方者。或有取己之臆。負東洞之教者。或有學無其力。業無其術。稱古今並執者。其次者。或有一端。稱奉東洞

之教。終行後世之方者。或有謂東洞之教偏於古而不知今者。或有謂東洞之術。便於痼疾。而不宜於平病者。如此抑末。不足以掛以齒牙矣。夫以我藩推之海內皆是矣乎。以余之所見推之。余之所未見亦然矣乎。是余之所長大息也。要之是皆雖曰奉東洞之教。亦不能實讀仲景之書者也。可勝嘆哉。嗚呼。仲景之方法者。執之知之。則不能不爲之。不能不爲之者。知之者也。不能爲之者。不知之者也。先師沒後。仲景氏之方法熄矣。是余之所以勤勉勞劬者也。

一仲景之書者。古之疾醫之遺也。天下古今。知之者鮮矣。其不知之。故人人有異說。或有以素靈解仲景之書者。或有以晉唐醫學。說仲景之書者。近世或有以名與數。解仲景之書者。或有取己之臆。辨仲景之書者。要之是又不知仲景真面目者也。苟欲知仲景真面目。請在達於仲景方法。而後施之於今日日用事實而已矣。

一余嘗爲門徒講傷寒論。聽者百餘人。余之講傷寒論也。一一取徵於仲景之規則。一一取徵於仲景之方。一一取徵於仲景之法。一一取徵於六經史子。一一取徵於兩漢以上之書。一一取徵於某書某篇某人某言以示其事實。余於是

謂門徒曰。仲景氏方法者。古之疾醫之遺也。苟不。經聖人制作之手。安能有此方法乎哉。故其道也正。其方也正。其法也正。其術也正。無所不正者。其不正者有之。此爲後人攙入。今之爲醫者不然。不知執仲景氏之方法之正。不知學仲景氏之治術之正。此反正之徒也。今其取反正之方法治術。以奉此於君之與親者。不忠之臣也。不孝之子也。噫。已不啻不忠不孝。而使人之臣子不忠不孝者。其謂之何哉。醫者其思諸。

一先師之作藥徵也。改稿凡七。余嘗得實歷之本是也。二十年前。齋遊於京師。因請正於先師。先師謂余曰。此本實屬草稿。爲門人所竊去者也。正本今在於紀州。雖然是亦余之所草也。吾子宜見大體。豈在於文字章句之間乎哉。攜而西歸。後又得安永之本修夫氏定正之本也。余又別有定本。以余之所聞於先師訂之。天明五年乙巳之夏。京師有上木之役。余之定本不敢出之。

一續編及附錄、定正、考索。十易裘葛。安永戊戌初夏始脫其稿。雖不能得先師訂正。亦因剞劂氏之請。遂謀上梓之事。刻成其後也悔矣。

天明七年丁未初冬十二日邨井杶大年識

後記

《本草衍義》(一名《本草廣義》) 廿卷。宋·寇宗奭撰于政和六年(公元一一一六年),宣和元年(公元一一一九年)由其侄寇約付梓。本書原系單行本,金·張存惠將其歸附于《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據《静嘉堂秘籍志》記載,寇氏原籍應是陝西下邽(陝西渭南)。成書時已屆晚年,曾任澧州司户曹事及收買藥材所辨驗藥材之職。寇氏于公元一一二七年尚著有《新編證類圖注本草》。

是書悉依二經(《嘉祐本草》、《本草圖經》)類例,分門條析。首爲序例三卷,闡述了作者的學術觀點。提倡防病爲主,崇尚醫德。寇氏認爲治病當明「虚實冷熱邪正内外」八要,藥宜對證而足量。寇氏還認爲四氣當指香臭,寒熱温凉實是藥之性。次爲藥物十七卷,載藥四百七十種,另有三十六種以類相從歸并于各藥之下。本書系補充歷代本草未備

之言，每種采擷一、二點論述，或述其產地形態，或敍其采收鑒別，或言其炮制制劑，或論其性味功效，或備其主治禁忌，此實爲本書的重要特色。本書還糾正了不少前人之誤，批駁了方士煉丹服汞殺人之謬，尤爲難能可貴。

此次重刊，以清·光緒三年（公元一八七七年）陸心源重梓南宋刊本爲主校本，以《本草綱目》爲參校本，結合文義醫理予以勘核。

《藥徵》三卷，吉益爲則撰。書成于明和八年（公元一七七一年），天明甲辰（公元一七八五年）始得梓行。吉益氏，字公言，號東洞，日本安藝人，誕于元禄十五年（公元一七〇二年），卒于安永二年（公元一七七三年），享年七十有二。東洞先生，古方派之巨擘，崇尚仲景醫學，力斥傷寒六經之説。方證相對，藥皆毒，毒即能，萬病一毒論等獨特見解，是吉益氏的學術特色，在本書内均有着明顯的體現。是書收集藥品五十有三，每品分考徵、互考、辨誤、品考四項，以《傷寒論》、《金匱要略》原文及作者經驗徵辨之。吉益氏著述等身，或由其親筆，或由門人整理，計廿

種左右。如《方極》、《類聚方》、《方機》、《古方兼用丸散方》（附《仲景方分量考》）、《方選》、《家塾方》、《醫斷》、《醫事或問》、《古書醫言》等。

此次重刊，以《皇漢醫學叢書》本爲主校本，以《金匱要略》、《傷寒論》爲參校本予以勘核。

《藥徵續編》三卷（附録一卷），村井杶（大年、椿壽）著，首刊于安永七年（公元一七七八年）。村井杶系吉益氏弟子，日本肥後人。作者在《藥徵》基礎上，續徵十品，續增七十八品，辨安釋惑，體例與《藥徵》同。作者另著有《方極删定》。

此次重刊，以《皇漢醫學叢書》爲主校本，以《金匱要略》、《本草綱目》爲參校本予以勘核。

達美君